

中華光榮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第三次出版)

中  
華  
光  
榮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

NIHIL OBSTAT

P. H. Pley SVD.  
Libr. Censor.

IMPRIMI POTEST

P. J. Düster SVD.  
Vices gerens Sup. reg.

IMPRIMATUR

Yenchowfu, 9. Julii 1931

† A. Henninghaus SVD.  
Vic. Apost. de Yenchowfu.

## 小引

吾主耶穌告訴宗徒們說過「將來你們在世上要受逼迫，到底放心罷。我得勝了世界」又說。「人家難爲了我，也要難爲你們」依着聖雅各伯宗徒的講論，這兩句話不光是爲十二位宗徒們說的。聖徒說「凡人願意同耶穌基督熱心度生，將來受難爲」聖教會的網鑒，聖人們的行寔，都証吾主耶穌的預言應驗了。

各國裡有難爲聖教會，拿殺教友的人。咱中國聖教會也遭過一些風波。教友們受過許多難爲。而且爲天主致命死的教士教友不少。

這本書上光述說三十一位致命死的真福人。不提還沒有列入神品的。其中也有十位外國主教神父。他們在中國致命，同致命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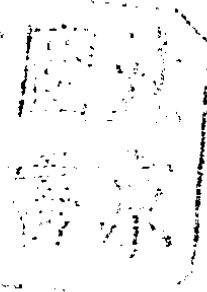


二十一位本國神父教友一樣甘心受了極大的辛苦，許多的難爲凌辱，而且獻上了自己的性命，爲救咱本國人的靈魂不下地獄。他們在天主台前作我們的主保。爲此我們該當感謝他們，呼號他們，效法他們，一心掛念天主的光榮衆人的靈魂，不怕爲光榮天主救別人的靈魂受難爲凌辱。

敝司鐸順教宗吳爾榜第八位的命承認，凡在這本書上記載的聖跡，除非是教化皇查考認爲真的，其餘別的雖然也是可信的，却不敢說衆人當信爲真。

▲中華光榮▼目錄

甲○在福建省爲主致命者

劉方濟各 西班牙國人民、多明我會司鐸、一千六百四十八年（順治五年）斬死  
  
見一百二十八面

桑伯多祿 西班牙國人民、多明我會主教、一千七百四十七年（乾隆十年）斬死  
見二十二面

德方濟各 西班牙國人民、多明我會司鐸、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乾隆十一年）絞死  
見二十四面

華若亞敬 西班牙國人民、多明我會司鐸、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乾隆十一年）絞死  
見二十五面

費若望 西班牙國人民、多明我會司鐸、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乾隆

十一年)絞死

見二十六面

施方濟各 西班牙國人氏、多明我會司鐸、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乾隆十一年)絞死

見二十六面

乙○在四川省爲主致命者

趙奧斯定 中華司鐸、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嘉慶二十年)在獄中死

見一百五十三面

徐加俾厄爾 法國人氏、巴黎傳教會的主教、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斬死

見一面

袁若瑟 中華司鐸、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嘉慶二十二年)絞死

見一百七十面

劉保祿 中華司鐸、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絞死

劉達陡 中華司鐸、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絞死

見一百七十五面

見一百六十三面

丙○在湖北省爲主致命者

劉方濟各 法國人氏、味爵會司鐸、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絞死

見五十五面

董加俾厄爾 法國人氏、味增爵會司鐸、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在十字架上死

見八十七面

丁○廣西省爲主致命者

馬奧斯定 法國人氏、巴黎傳教會的司鐸、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站木籠死

見十三面

白老楞佐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斬死

見二百五十二面

曹依搦斯 中華節婦、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咸豐六年）斬死

見二百五十七面

戊○在貴州爲主致命者

吳伯多祿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嘉慶十九年）在十字架上絞死

見一百八十二面

張若瑟（程万）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嘉慶二十年）絞死

見一百九十面

劉伯多祿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絞死

見一百九十六面

郝若亞敬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絞死

見二百面

盧熱羅尼莫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斬死

見二百〇五面

王老楞佐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斬死

見二百〇五面

林亞加大 中華童貞、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斬死

見二百〇五面

張若瑟（文瀾）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斬死

見二百十九面

陳保祿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斬死

見二百十九面

羅若翰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斬死

見二百十九面

王瑪爾達 中華節婦、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斬死

見二百十九面

吳瑪爾定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斬死

見二百四十三面

張若望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斬死

見二百四十三面

陳若望 中華教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斬死

見二百四十三面

易路濟亞 中華貞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斬死

見二百四十三面

## ●第一篇 眞福徐加俾厄爾四川主教

致命 (B. Gabriel Dufresse)

吾主耶穌說過：「我是善牧童。我爲我的羊捨生致命。我還有別的羊。我也該領他們回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話。然後就但有一個羊圈一個牧童。」

普天下人都是吾主耶穌的羊，都該聽從他的道理，遵守他的誡命，入他的羊圈。說的是都該入聖教會。在這個羊圈裡，雖然有三百兆天主教人，到底不在裡頭的。邪教外教人還是很多。比方嚙中國有四萬萬人，還不認識天主，不恭敬他。不奉他獨一無二的眞教。吾主耶穌疼愛他們的靈魂。千方百計要救他們不下地獄，所以打發他



所揀選的善牧童上我們中國來，把失迷了的羊領入他的羊圈。就是外國主教神父們，千山萬水，上這裡來傳教，勸外教人入聖教會。現今天主教在中國平安。主教神父能教明明的傳教。大概君民知道他們千山萬水來，在中國傳教，設立學房、嬰孩院、養老院、養病院，或行別的善事。爲此尊重傳教的。從前大不如此。不許神父們進中國傳教。廟庭殺了主教神父們，難爲了教民。爲此主教神父們都是偷偷的進了中國，暗暗的傳了教。黑夜白日保不定什麼時候，落在官手裡。雖然如此，到底外國主教神父們仍然棄家撇業過海，願意領咱中國外教百姓棄邪歸正。

乾隆嘉慶二位皇上在位的時候，有一位神父姓徐，聖名叫加俾厄爾。他雖然知道在中國傳教必遭死的危險，到底他認死也要在中

## 國傳教

徐神父係法國人氏。生在雷蘇意(Lezouy)於一千七百五十年陽十二月初八日(即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他的父母很熱心衆人都尊重他們。他小的時候很盼望陞神父爲天主出力。爲此父母許他念書。先叫他在比隆(Billom)城裡上學。然後打發他在巴黎京聖類思修道院裡念書。他的品行才分都是超羣出衆。老師同窓都喜歡他。

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上加俾厄爾陞了六品。因爲很盼望在外教裡傳教。所以當年入了巴黎京傳教士大修道院。第二年陞了神父。當年陽十二月初四日。徐神父就起了身要上四川去。那時候還沒有汽船。所以過海很難。

徐神父先在澳門下了船住了一些時候。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上纔到了四川。學了話以後本主教託他管一個大地方。那裡的教友們多年沒見過神父。爲此徐神父遭了一些難。虧了他的信德、明智、勇敢都是出奇的大。他總不失望。而且難處越大，神父越依靠天主。那時候神父給巴黎京傳教修院長寫信說：「遇見這樣的難處實在該有非常的勇敢、出奇的忍耐。開工很難，講道很難，勸化罪人鼓勵善人都不容易。再加上走路的辛苦，風吹日晒，就知道在這裡傳教的人受什麼苦。我求神父爲我代求天主賞賜我這些德行。我在這裡很喜歡。如果叫我再揀選什麼本分、什麼門道，我一會工夫也不遲延，立刻就求在這裡傳教。因爲天主在一總的患難中格外扶佑安慰堅固我。」

徐神父傳教纔有二年，就得了重病。到底終傳了以後病全好了。不久神父下會的時候，巡役翻了他的祭包，訛了他十六塊銀錢。却蒙了天主的保護，沒有叫人認出他是外國傳教士來。大概下會的時候，神父責備了幾個不安分的教友。所以他們商議着，要把神父送官。到底天主又保護了他，沒有落在他們手裡。

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上，乾隆出了上諭，該滅天主教。因此各處都拿教友們。另外拿主教神父們。吾主耶穌親自對宗徒們說過：「人在這個城裡難爲你們，就該跑到別的城市裡住。」爲此徐神父同別的神父們藏起來了。徐神父已經遭了兩次危險。差不多被衙役逮住了。本主教已經被押坐監，打算着叫神父們都自送，好叫教友們得平安。所以把這個意思告訴神父知道。陽二月二十四日徐神父一

得了主教的信，就同送信的教友一齊進城，見了官說：自己是西洋教士，甘心願意爲教民，又爲光榮天主被押受刑。到底官不難爲神父，反敬重他，解他到省裡，也不許兵卒在路上難爲他。

二月二十七日，他到了省城臬台衙門裡。臬台就問他姓什麼、年紀多大，在西洋何幹，爲什麼來到中國，在中國做什麼，住在那裡，有銀子沒有，有護詔沒有。神父一條一條都回答了，就是沒有露他的下落，恐怕連累教友們。爲此臬台說：若不露教友的名，就該受刑。神父說：「我寧受各樣苦刑，不要露一個教友的名。」大概臬台也看中神父的德行，沒有叫他受刑，但把他同別的神父們一齊解到北京去了。

陽四月二十八日都到了北京，在那裡被押。那時候味增爵會裡的

神父們在朝廷裡有大面子，他們就轉求了皇上開釋被押的神父們。陽十一月初九日皇上聽他們的祈求果然開釋了坐監的神父們，許了他們住北京，或隨便回澳門。徐神父同他的本主教盼望從澳門再進四川，所以上了澳門。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底他們從那裡又起身走了。一千七百八十九年陽正月裡就到了四川，在各處下會堅固教友們的信德，給他們開工送聖體。因為徐神父常捨着命很勤勵下會，本主教求了教化皇立他爲副主教。教化皇讚美徐神父的德行，盼望陞了主教以後他能設爲天主多出力。所以立了他爲四川副主教。本主教死了以後徐主教該接他的位。一千八百年陽七月二十三日（就是嘉慶五年六月初二日）徐神父就陞了副主教。因爲本主教第二年去了世，所以徐主教接了他的位，管理四

## 川教務

不久徐主教請了臨近的主教們同一些神父們到四川會議，怎麼樣可以傳揚聖教，加增天主的光榮。教化皇知道了，就很誇獎徐主教的熱心。也不光准許了主教們會議定的規矩，而且勸了一總傳教的主教神父都遵守。

因爲一千八百零五年四川提督更嚴禁止天主教，所以徐主教黑夜間下會，白日不出門。成都府新津縣官得了暗信，主教藏在本縣，所以傳了一個新教友同一個逐出的修道的，姓黃，聖名瑪弟亞，問他們主教的下落在那裡。那個新教友推辭說，黃瑪弟亞知道。黃瑪弟亞先說不知道，主教藏在那裡。到底挨了三板子以後，就說要領衙役去拿主教。官就叫幾個衙役跟着他去。黃瑪弟亞領了他們到

一家子奉教的那裡。衙役先把家主同他的兒打了一頓。然後解他們到城裡刑罰了他們。家主的兒難受的露了主教的下落，把衙役領到那裡。衙役就把徐主教綁起來了，解到衙門裡。是一千八百五十年陽五月十八日。新津縣官尊敬主教，沒有難爲他。問了他的姓名等事，以後就把他解到成都臬台衙門裡。臬台也沒有刑罰他，光把他押起來了。主教常講道理勸官及來看他的人棄邪歸正。光榮十字架瞻禮上，就是陽九月十四日，官叫把徐主教傳來，又問他姓名、本家、下落等事。主教答應常小心，不要露教友的姓名住處。官下了堂以後，把主教解到商總督那裡。商總督很煩惡天主教，所以定了主教的斬罪。雖然沒有奏明皇上，當天領他同三十三位教們到北關外，離的城四五里遠一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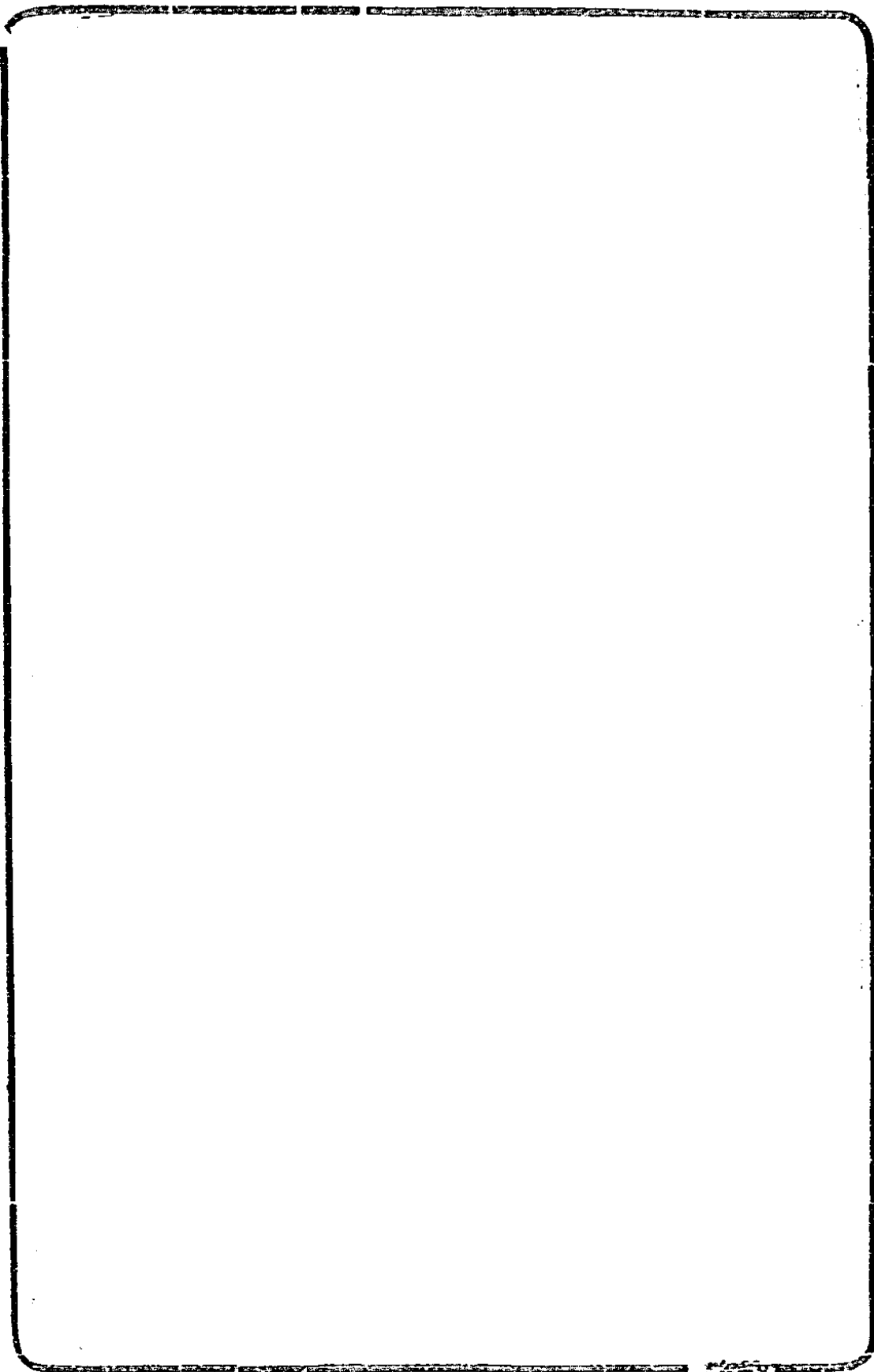
場裡。在那裡先叫那三十三位教友們背教，好免勒死。教友們都是一口同音說：「我們寧死不背教。」然後都跪下，求主教降福赦罪。主教給他們念了赦罪經，勸了他們爲得天堂的永福，不要怕現今的暫苦。說完這話就降福了他們。官想着教友們見主教，斬死必定怕死而背教，所以先叫主教死。徐主教就跪到地下，甘心樂意低下頭。待一會工夫，他的頭就掉在地下，靈魂升了天堂。是一千八百十五年陽九月十四日，即嘉慶二十年八月十二日。

主教死了以後，教友們不但怕死，反都很盼望致命升天。到底總督把他們押起來，不久就定了他們的流罪。

徐主教的死屍，三天的工夫捨在殺場裡，不許埋葬。教友們就去敬拜，用布、棉花等物接了主教的血，存在家裡，盼望天主看主教致命。

的功勞，保護聖教降福教友，第四天總督纔許了他們埋主教的屍首。

徐主教致命的時候，有了六十五歲。在中國傳教三十一年。教化皇比約第七位，一千八百十六年纔得了這個信，很讚揚了主教的德行。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陽六月初九日，教宗厄我畧第十六位，出了上諭。稱徐主教爲可敬。後來教化皇也列他入了真福品。雖然主教還沒有列入聖品。到底准准的在天主台前爲教民的主保。我們要感謝天主扶佑了主教勇敢致命，賞賜他升天堂，享致命聖人所享的光榮福樂。也要求天主，看他致命死的功勞，堅固我們的信德，賞賜我們勇敢開明外教人的心，令他們棄邪歸正。



## ●第一篇 眞福馬神父致命

(B. Aug. Chapdelaine)

爲天主行哀矜，生前死後准得厚報。這是吾主耶穌說的，世世代代常應驗的話。從前在法國有一家很熱心的教友，姓馬 (Chapdelaine) 雖然不富貴，却常行哀矜，收留旅人。難爲聖教殺神父們的時候，他藏着一些神父們養活了他們。天主爲報答他這些善功，賞賜他許多的好孩子們。其中第九個孩子生在一千八百十四年，三王來朝瞻禮上，聖名叫奧斯定。這個孩子又熱心又勤勵，善聽父母的命。奧斯定從小盼望陞神父傳教。他的父母先不願意。到底他不住的懇求天主及聖母相幫。過了幾年，父母果然許了他念書。高等學畢業後，他就入了修道院。又念了幾年書。陞了神父以後，本主教叫他

四年的工夫、相幫一位老神父。這位神父死了以後、馬神父就陞了本堂司鐸。

馬神父本來很盼望在外傳教、不願意在家管理教友、所以不住的求了天主及主教、許他在中國傳教。本主教七年之久、不允他所求。到了第八年、纔許他入巴黎京傳教、大修道院。管這修道院的神父高看馬神父的才德、所以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陽四月二十九日、打發他上中國傳教去。

馬神父在廣東下了大船。不久就顧了一隻小船、要上廣西去。不料想在路上被搶、不能前去。因爲沒有別的法子、就回了廣東、却不失望。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陽十一月二十六日、又顧了一隻小船、上廣西去。這一次雖沒有被搶、到底管船的訛了他一百五十塊銀。

元。過了三個月，神父就到了貴州省貴陽府，在一位老神父那裡歇了幾天，就起身走了。聖方濟各沙勿畧瞻禮上，就是陽十二月初三日，神父到了廣西一個新堂口裡。住在那裡。過了幾天，有一個外教人，因為他兒奉了教，就進了城，告了馬神父。西林縣官姓陶，就差了衙役們把馬神父傳了來，問他說：「你傳什麼教？」神父答應說：「我傳天主教，勸人行善。」陶官說：「我知道天主教的道理是好的。天主教是個善教。我光怕你是傳邪教的，為此傳了你來問問你。既然你是傳天主教的，就不必害怕。我不難為你。可是有一條，就是你該當在城裡講道理，別上鄉裡去，因為鄉民都是莊稼人。他們很忙，沒有工夫聽道理學經。你在城裡也少遭一些風波。把你的銀子、你的寶貝東西，都交給我罷。我給你存着。你走。」

的時候我還交給你。馬神父沒有什麼寶貝東西，但有一點銀子。就把銀子當堂交給陶官。陶官守着衆人把銀子鎖在櫃子裡，用封條封了。陶官這樣辦法，內裡有個很好的意思。就是願意糊弄在跟前的衙役及別的差役們。恐怕神父一走，他們赶上他，搶他訛他。差役們一看神父手裡一點東西也沒有了，就各自堂下去了。陶官見衆人出去，暗地裡把銀子還給神父。到底他不敢留神父在本縣裡傳教。一來怕自己被害。二來怕上司出命叫他難爲神父。馬神父這時候也作難。所以暫且隨着官的意思。離開廣西，心裡打算着第二年再回來。

第二年陽十二月裡，馬神父果然回了西林縣。西林縣換的新官張明鳳，很煩惡天主教。神父纔來了三個月，就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陽二月二十二日。外教人就遞給官一個稟貼說、本城內有一個洋人傳邪教、令民行惡、使家室不安、誦惑人心、不服帝王官長。過了兩天官就差人去拿了神父。馬神父那時候還能逃跑、教友們也都勸他快回貴州避難。到底神父不肯逃跑、反說：「我跑了爲你們不好。所以我不離開你們。」教友們只是求神父快走。神父還是不走。他們沒有法子就把神父藏在一個奉教的秀才家裡。衙役們各處找神父。因爲找不着神父、就難爲教友們、搶了他們的東西、燒了他們的房屋。以後果然把神父找出來了、同幾個教友一齊解到城裡去了。

過堂的時候官問神父說：「你上這裡來是做什么。你爲什麼誦惑民心、拘引他們隨你的邪教。我知道你來到這裡是要聚兵作反。你



該棄絕這個邪教。

神父說：「我傳的教是獨一無二的真教。是我不能棄絕的。」那知道，神父說了這話以後，張官不問青紅皂白，句句話硬捏神父的不是。神父又說：「我上這裡來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光是爲勸人行善好得天堂。」

官又問說：「你有多少銀子。你爲什麼跑了？」

馬神父不答應，官就生了氣，把神父打了三百小板子，打的肉爛皮開。到底神父也不諂聲，光想吾主耶穌受鞭打的苦刑，求耶穌賞賜忍耐。

打了以後，皂班就給神父戴上銬鎖。把他拉到班房裡，押起來了。第三天（就是陽二月二十六日）官又過堂，問神父說：「打你的時候

你沒有覺疼麼？神父說：「賴天主的仁慈我現今不覺疼。」官聽這個話，就恥笑神父說：「咳，你還是信你的天主麼？打嘴巴來。」衙役遂就打了三百嘴巴子，把神父打的臉也腫了，牙也打掉了。到底神父還是不認聲。同先挨打的那一回一樣。

官見了，就想着神父用了邪法，不叫嘴巴疼，遂就叫人殺一個狗，把狗血倒在神父頭上，好破神父的邪法。神父見他們行這樣的異端，心裡很難受。就求天主開明他們的心，賞他們棄邪歸正。到了第四天，官打發人去給教友們說：「你們的教士若拿五百兩銀子，我就開釋他。」教友們說：「神父固然是拿銀子。大老爺真開釋了神父，別說神父拿，我們也情願拿一百二十兩銀子。」官因此又讓了二百兩，光叫拿三百兩，就開釋他。當時就有三個教友見了

神父把這話從頭至尾述說了一遍。馬神父說：「你們回去稟明大老爺罷。連一個大錢我也不拿。大老爺任意辦我就是了。我死爲你們有好處。」

因爲神父寧死不拿錢，也不求開釋。所以晚晌六點鐘，官把他裝在木籠裡站死了。這個木籠很舊，已經朽爛了，所以神父臨死的時候，跌倒地上，喘了一口氣。以後就升天堂。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陽二月二十七日，即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黑夜十一點鐘。

次早兩個皂班把神父的屍首抬在城外，砍了他的頭。神父死了，雖已經有七八點鐘的工夫，到底砍頭的時候，從頭裡湧出來三道血。在跟前的外教人都驚訝這個奇事說：「這個人已經死了多時，他的血還能湧出來，這是什麼人呢？」

皂班把神父的頭掛在一棵樹上，把身子捨在那裡走了。大概頭爛了身子被狗吃了。

不久天主發顯了馬神父的德行，罰了告馬神父的三個人，都得了惡死。又颺了大風把張官的衙門颺毀了，嚇的張官鑽在床底下喊叫說：「我妄斷了洋人的死罪，得罪了天。」待了不久，他的官也壞到底。連掛神父頭的那棵樹也被霹靂雷劈了。這都是叫外教人明白，馬神父是傳真教的善人。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陽九月十七日，教宗比約第九位出了聖旨，稱了馬神父爲可敬奧斯定。

●第二篇 眞福桑主教 (B. Petrus Sanz) 同四

位眞福司鐸致命

▲甲 桑主教

桑主教，聖名叫伯多祿，是西班牙國人氏，生於一千六百八十年間。他父母教他從小熱心恭敬天主，愛慕聖母，保存潔德。伯多祿遵父母的教訓，常把天主放在眼前，遠離犯罪的機會，在德行道路上恆心前進。爲此天主很寵愛他，指引他入了多明我會。伯多祿在修會裡恆心勉力，死於世俗，活於天主，勇敢捨己從人。一千六百九十八年陽曆七月初六日，長上許了他發願。過了六年，就是一千七百零四年陽曆九月二十日，伯多祿陞了司鐸。

桑神父嫌在家裡不能隨心爲天主受苦出力，很盼望在外國傳教。

爲此上司打發他上呂宋預備在中國傳教。一千七百十三年陽八月底桑神父到了呂宋瑪泥拉城，在那裡有多明我會的大修院。桑神父先學了中國話。二年以後（就是一千七百十五年陽七月十二日）同本會裡一位神父，名叫保祿，一齊上了船。第十四天就到了福建省廈門城。不久那裡的外教人就反起來，難爲了天主教，要殺桑神父。爲此教友們求他的長上，命他上漳州府避難。桑神父在那裡雖然平安，到底不能爲天主出力，所以常想趁着頭一個機會回廈門。

教化皇很重看桑神父的德行，所以叫南京、北京、澳門三位主教們在一千七百三十年，聖瑪弟亞宗徒瞻禮上，聖了他爲福建主教。一千七百三十二年，在福建還是很利害，難爲天主教。本省總督把

桑主教同三十六位神父們充軍到澳門，主教六年之久在那裡充軍，常想他撇下的教友們如無牧之羊，受猛狼謀害。所以天天盼望回去。過了六年，天主纔聽了他的祈求，賞賜他一千七百三十八年聖母月第九日再到了福建。

### ▲乙 桑主教之四位同伴

徐主教屬下的神父們都遭過一些患難，受過一些勞苦。而且四位神父們同主教一樣爲天主致命死了。

第一位是德神父，聖名叫方濟各 (Fr. Serrano) 他是西班牙國人氏，生在一千六百九十五年陽十二月裡。方濟各從小很盼望入會陞神父，所以十八歲上入了聖多明我會。一千七百零四年陽四月二十二日，在會裡發了大愿。陞了神父以後，就求本會的上司許他上

中國去傳教。上司先打發他上呂宋去同徐主教一樣學中國話。然後在福建傳教。

第二位是華神父，聖名叫若亞敬 (Joach. Royo) 華神父從小好行哀矜可憐窮人。一千七百零九年，陽三月二十四日入了多明我會。到了第二年，陽三月二十五日聖母領報瞻禮上，就發了大愿。

有一天一位神父說，在中國傳教的神父們不穀。雖然若亞敬纔有二十一歲，也沒有陞神父，到底一聽說這話，立刻就求上司打發他上中國去傳教。上司知道他才德兼全，所以叫他一千七百十二年，陽九十六日起身，同着幾位本會的神父們上了瑪泥拉在那裡陞了六品，以後就上了福建相幫那裡的神父傳教。待了不久，主教就聖了他爲神父。



第三位是費神父，聖名若卑（Joannes Alcober）生於一千六百九十四年，耶穌聖誕瞻禮上。他的本家在西班牙國加納答（Granada）城裡。因爲他從小熱心恭敬聖母，所以聖母格外寵愛他，保護他心身潔淨，也指引他入了多明我會。那時候他纔滿了十五歲。就是一千七百零九年耶穌聖誕瞻禮入的會。到了第二年，陽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會裡發了大愿。念完了書就陞了神父，先在本國講道勸人，後來上了呂宋瑪泥拉城，在修院裡三年之久學了中國話。一千七百二十八年上的福建，在那裡傳教受了十八年的勞苦。

第四位神父姓施，聖名叫方濟各（Fr. D. San）他也是西班牙國人氏，生於一千七百十三年，陽十月初二日。小的時候在多明我會學裡念了書，十七歲上入了此會。過了一年，就是一千七百三十一年，陽

九月十二日發了大愿。後來得了眼疾，到底很忍耐，又很用心盡了各樣的本分。有一天因為聽說中國人大概不認識天主，恭敬邪神，他很動心，願意去令中國人棄邪歸正。雖然纔有二十三歲也沒有陞神父，到底上司很重看他。就在一千七百三十五年上，打發他上瑪泥拉，從瑪泥拉到了福建。

上頭已經說過桑主教在澳門充軍後，一千七百三十八年，陽五月初九日回了福建，閱歷一總的堂口，安慰他的教民，堅固他們的信德。主教常常的早起晚睡，省一些工夫為恭敬天主救人的靈魂。半夜裡就起來，念經、默想、做彌撒、講道理。黑夜白日無論什麼時候，教友來請終傅，主教立刻跟了去，給病人送聖事，幫助臨終的人得善終。官家雖然常常差人拿他，到底主教不害怕，寧願意落在他們手裡。

也不肯捨一個人的靈魂

華神父三十二年之久相幫桑主教傳教，甘心同他一齊受一些勞苦，不光在福建傳教，也在江西浙江救了一些人的靈魂。雖然受了許多的勞苦，又害了幾場病，仍然熱心傳教。衙役捕役常找他，就是沒有逮住他。有一次眼看把他逮住了，他就藏在一個小洞裡，過了三天纔敢出來。

德神父十九年的工夫出奇的熱心傳教，不怕衙役逮他，黑夜白日偷偷的下會。有一次恐怕衙役逮住他，所以教友們把他裝在口袋裡，使杠子抬到病人家裡，給病人開工送聖體終傅。又有一次眼看衙役就逮住他，幸虧教友們把他藏在枯井裡，待了一整天纔敢出來。神父在城裡或在圍子裡藏著的時候，來了教友請終傅，等到黑

天就叫教友們隔着牆，用繩把他續下去，偷給病人終傳。教友們知道神父很疼愛他們，常常的捨着命救他們的靈魂。所以都很孝愛他，保護他不落在衙役及外教人手裡。

費神父常把耶穌善牧童的表樣放在眼前，勉力效法他，所以不畏難。不拘是明着暗着只管下會。另外很掛念病人的靈魂，恐怕自己落在衙役們手裡，所以屢次用很出寄的法子見了病人。有一次他裝有病，叫幾個教友用床把他抬到人家那裡，給病人開了工，送了聖體行了終傳。

自來遇見的苦難以外，神父還甘心格外的加些苦工，爲求天主賞賜外教人回頭，堅固奉教人的信德。

施神父在中國纔陞了神父，從那以後加倍熱心傳教。雖然身上常

有病還是用心給教友們開工講道。教友們若不能來找他，他就去找他們。無論下雨下雪，風吹日晒，黑夜白日，總不辭爲救教友們的靈魂受勞苦，而且不怕落在衙役們手裡，反甘心情願死萬死也不忍一個靈魂下地獄。

雖然多明我會的規矩很嚴，到底主教神父們總沒有輕忽一條，反盡力守了能守的規矩。比方會衣是白羊毛粗布的。雖然在福建很熱，到底主教神父們常穿着會衣，沒有穿麻布或別的輕衣裳。已經說過，主教神父們屢次該逃跑避難。到底連跑的時候，也要做彌撒行默想，並規矩命的各樣神工。爲此天主降福他們講的道理，及一切別的事業。○可見我們願意天主降福我們萬事順當，也就該當盡心安分守己。另外該當嚴守天主十誡，遵行聖教會四規。

▲丙 主教神父被拿

乾隆早已出了上諭禁止天主教。到底桑主教同他的神父們不管不顧的用心傳教。天主動了地方官的心。雖然他知道主教神父們住在那裡，到底裝不知道，一點沒有囉唆他們，反心裡很敬重他們。但有一個外教人姓苗，謀害他們。他知道桑主教常藏在一個開店的教友家。就想訛那個教友的錢。先問他借錢。教友沒有借給他。他就生氣要報仇。他與本城營官很熟識，知道縣官營官被此不和睦。所以給營官說：「咱福安城裡有些奉天主教的人，縣官不遵皇上的上諭，不禁止他們，不罰他們。你該暗地裡給總督投一張稟帖，使他知道縣官不查天主教。這樣你在上頭落個好。也必定把縣官壞了。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麼？」營官說：「這個主意真好。」所以立

時給總督寫了稟帖，上頭說天主教是皇上禁止的邪教，萬惡之緣。縣官却是不查不罰。又上諭不許外國人在中國傳教。到底在福安有幾個傳邪教的外國人？西洋神父們及桑主教的名字以外還寫了城裡及鄉裡教友們的姓名住處。

正那時候從上頭來了委員，查皇上的糧倉。姓苗的就囑咐營官說：「你該把稟帖交給委員，求委員親自交給總督。」營官果然把稟帖交給委員。委員就帶着稟帖回了福州，呈給總督。

總督很惱恨天主教。他一知道省裡有天主教人，就生了大氣，立刻差了人去查訪神父們的下落。那個差人本來是個武官，到底打扮了賣野藥的，可是暗查了神父的住處，查准了以後先要拿德神父。幸虧了神父蒙了天主的指引，早已躲到別處去了，差役也沒有逮

住他

他的兵就上臨近的莊裡去找桑主教。天主也保護了主教，不叫兵逮住他。那莊上有一個好外教人，特意糊弄那些兵，指給他們一個別的地方，叫他們上那裡找去。兵們走了以後，那外教人就暗地裡去告訴主教。主教就離開那個地方。主教方纔走了一個別的外教人，領着兵們上主教住的屋裡去找他。因為找不着主教，就難爲了那一家人家，叫他們露主教的下落。到底他們寧受難爲，不露主教的住處。爲此當兵的就抄他們的家。可惜，翻東西的時候，連主教的祭衣經本子也都翻出來了。兵就喜喜歡歡的回去。預備把東西交給官。不料想有一個好取笑的兵，穿上那些祭衣，好引別人都笑。到底天主立刻罰他中瘋，半身不隨，渾身疼的要命。過了幾天就死了。



死的很兇險。在跟前的人沒有不害怕的，都知道是天主的罰。那個武官聽說費神父藏在康溪坂，就差了兵去拘拿他。他們黑夜裡把神父的房子圍住了。神父無門可出，就落在他們手裡。他們把神父綁起來，解到城裡。神父在路上受了一些苦。難爲的沒法子，就想吾主耶穌在阿里瓦山上被拿解到司教衙門裡的時候受的苦。難凌辱，好勉強自己含忍。因爲當天走不到城，那些兵在一個女教友家住下了。這個女教友姓郭聖，名叫德肋撒，是多明我第三會的會友。兵吃噓的時候，神父爬在地下，疼的一夜不能睡覺。第二早晨當兵的把神父送到莊長那裡。這個莊長很可憐神父，問他差人在路上難爲他了沒有。神父不記仇，不說他們難爲過他。不久那些兵把神父又領到郭德肋撒那裡，抄了郭會友的家。後來也把他同一

大些別的教友綁起來，連神父一齊送到城裡去。

營官審問了他們，以後縣官過了他們的堂，問了他們一些事情，另外問費神父說：『你是多咱上中國來的，還有多少傳教的外國教士，他們都在那裡住？』云云。神父不露別的神父們的住處，但說了自己的事情，也給官講了道理。因為官要知道天主十誡，所以神父把十誡給他寫出來了，又講了十誡的大意。然後官把他同別的教友們一齊押起來，叫兵們留心看守他們。營官不住的差兵下鄉，找別的神父及教友們，教友們都跑散了。也有在山洞裡的，也有在樹林裡的，也有在好外教人那裡藏着的，也有被兵逮了去的。兵難爲了他們，叫他們露神父的住處。

那時候德神父施神父住在溪墘，藏在一個好外教人那裡。這個外

教人姓丁，大號叫朗。外邊的教友們受什麼樣的難爲，神父們在那裡也常得了信。所以神父們彼此商量好了，甘心把自己交給官，好輕減教友們的困苦。到底教友們苦求了神父們，不要自投危險。神父們不得不隨他們的意思，到底想自己早晚必落在差人手裡。所以不住的求天主賞賜勇敢，加增神力，能忍受難爲。

官聽得說在官埔那裡還有神父們，就差衙役拿去。到底衙役找不着神父，光找出神父們的幾件東西來。他們就生氣把那家抄了，還綁了幾個女教友。同一個十三歲的小閨女，名叫依搦斯。想着在城裡要難爲他們，叫他們妄証神父們一些不好的事情。

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教友們雖然求神父速速躲避，不可自投險地。到底天主的聖意，願用苦難磨練神父們的德行，加增

他們的功勞。不幾天的工夫德施二位神父也落在衙役手裡。衙役給他們帶上鐐鎖，然後把他們解到福安營官那裡。營官反正要知道桑主教的住處。因為神父們不說，所以營官叫給施神父壓上槓子。神父還是不露主教的住處。營官又問了神父一些事情，比方問穿着祭衣做什麼事。神父都給他解說。又給他講了一些別的道理。却因為神父儘不露主教的下落，所以官很生氣。一個衙役見了，就使勁踢了神父一脚。神父疼的發了昏。官叫把他抬到監牢獄裡去，同着教友們押在一齊。過了幾天踢神父的那個衙役得了猝死。奉教人外教人都說是天主罰的。

施神父在監牢獄裡慢慢的醒過來了。恐怕自己受不過渾身的疼痛，所以求德神父給他念了赦罪經。衙役見德神父舉手念經，就疑

惑他行邪法、要救施神父。所以使鞋底打他二十嘴巴子。神父不言不語、忍受了這個難爲、求了天主加增忍耐勇敢。

神父教友們都被了押。桑主教常求了天主救他們、或賞賜他們勇敢致命。上頭已經說過、主教沒有被衙役逮住。以後就藏在一個園子裡、教友們暗地裡給他送飯吃。後來衙役們又回來找他。正那時候教友就打發一個孩子去、給主教送信、叫主教小心。主教就藏在一個教友家。衙役們找不着主教、所以難爲了那教友的孩子、叫他說、主教在那裡。孩子越不說、衙役越難爲他。孩子恐怕受不住這個難爲、就說自己不奉教。衙役纔開釋了他。孩子忽然想起來自己犯了背教的大罪、就暗地裏去見主教了告罪。

教友怕主教在自己家裡終久藏不住、就把他託付一個好外教人。

這個外教人不敢把主教藏在家裡。到底看着井裡嚴飾，就把小杌子續下去，叫主教能站在上頭。第二早晨教友們把他拉上來藏在床底下。恐怕這樣還不妥當，所以又把他領到親戚那裡去。主教恐怕自己藏不住，教友們也被掛，就拿了主意要把自己交給官。第二早晨（是一千七百十六年陽六月三十日）黎明的時候，主教就出去莊，坐一棵樹底下，叫一個人稟給官。官就差衙役把他拿了去，給他戴上銬鐐。因為主教走不動，衙役叫人使轎子把他抬到福安縣衙門裡。

華神父聽得說主教投了案，自己也投了案，叫衙役給他戴上銬鐐，解他到福安去。官過堂的時候，說一些毀謗天主教屈枉神父的話。雖然華神父把那些無憑無據的謠言都分辯明白，到底官還是在

供單上寫了一些虛言。退堂以後，衙役把華神父同德、神父施、神父押在一齊。神父們一口同音感謝天主賞賜他們相似吾主耶穌受苦難，求天主扶佑他們勇敢致命，又求了天主保護教民，堅固衆信友的信德。

### ▲丁 桑主教致命

主教神父們教友們都被押，到底縣官想訛教友的錢，所以不往上詳。後來總督聽說了，就催縣官把被押的人疾速解到省裡。主教神父們教友們雖然帶着鎖鍊，在路上走了六天的工夫，受了飢餓棍打，及一些別的難爲凌辱，到底心裡喜歡爲天主受難爲。第六天（陽七月初十日）晚晌到了福州。總督周學健不許他們歇息，立時就過他們的堂，叫他們四點鐘的工夫跪在地下，問他們一些

事情，叫他們背教。到底耶穌的忠徒都明証天主教是獨一無二的真教，命人行善避惡。總督退堂，以後把他們解到臬臺衙門裡。黑夜裡下了大雨。因為沒有避雨的地方，都霖濕了。看守他們的兵不住的罵他們說：『爲你們的緣故，也叫我們霖濕受罪。』

放了明砲以後，臬臺叫把他們押在四個監牢獄裡，派人看守。也不許誰進去見他們。到底一位中國神父，姓何聖名，叫瑪弟亞，花了很多的錢，屢次進去安慰了他們，給他們送了聖體。吾主耶穌也沒有棄捨他的忠徒，心裡安慰了他們，加增了他們的寵佑，相幫他們忍受了各樣難爲。

主教神父們坐監已經有二十天。福安縣的衙役把一些教友們也解了來。其中有上頭說的十三歲的依擲斯。官慫慫他們，許他們一



些錢，叫他們妄証主教神父們的過錯。到底他們都說：「主教神父光行善救人，沒有一點錯處。」連小依搦斯也不害怕，說：「主教神父們都是善人，光行好。」縣官就生了大氣，要動苦刑，但因為王法不許苦刑小孩子，就把他送到家去，交給了父母。

縣官在主教神父身上查不出什麼過錯來，所以要開釋他們。總督一知道了，就壞了他的官，派了別的官過堂。他動苦刑更加利害，逼着教友們說主教神父們的不好。果然有幾個教友受刑不過，說了他們的不好。到底一去了苦刑，立時就反了供，還是誇獎主教神父們的德行。為此受了更利害的難為。

主教神父們半年之久經了好幾個官過堂，也查不出什麼不是來。只因爲他們沒有皇上的命傳了教，所以一千七百四十六年，陽十

二月十八日（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總督定了他們的死罪。教友們光挨打坐監、抄家拿錢。主教神父教友們，都感謝天主的恩典。周學健見他們這樣高興，就越生氣，巴不得立時能斬死他們。到底皇上的批諭還沒有下來。

皇上見了總督的案卷，就想着主教神父們受的刑罰又重又多。所以不肯批准他們的案，反把這個事情擱起來。等到後來酌量酌量再說。總督看皇上的批諭不下來，親自進京見了皇上。皇上雖然還不肯批准，究竟被總督挑唆的批准了。總督回了省，把被押的教友們都解到福安去，叫地方官罰他們。

桑主教還沒有解到省以前，官就叫他同德華二位神父們在一齊住一口屋。既然都知道早晚該致命死，所以熱心預備死，求了天主。

賞賜要緊的勇敢，也給看守他們的捕役講道理。天主果然賞賜他們奉了教。陽五月二十四日上頭說的何神父寫了一封信，告訴主教說：「京報上皇上批准了，先叫主教死，神父們還該候別的批諭。」主教念了這封信以後，立刻跪下同神父們一齊唱了聖盎博羅削及聖奧斯定編的謝恩歌。然後辦了總神工，預備了領聖體。到底看守監牢獄的兵不敢許何神父進去給主教送聖體。主教難受至極，只因爲凡事該隨天主聖意，所以甘心把這個辛苦，同自己的性命一齊獻於天主。

第三天（就是聖母月第二十五日）皇上的批諭下來了。因爲那一天是個外教節期，所以當天沒有斬死他們。第二早晨主教神父們聽見在外頭很亂，就知道主教致命的時候來到了。不久劊子手來了。

正那時候主教跪着念玫瑰經，把自己託付於諸爲義致命之后聖母瑪利亞。劊子手一問誰是桑伯多祿，主教就起來說：「我是。」劊子手就給他解開腳鐐，好叫他能走到殺場裡去。又給他擄了頭髮。然後領他走。在外頭有人給主教斟了茶酒，到底主教臨死以先還要相似吾主耶穌受渴。所以和顏悅色的辭了沒有嗑。到了縣衙門，縣官給他念了皇上的批諭。然後叫衙役給他解了手鐐子，把手綁在背後，又給他插上一個小旗子。上頭有總督寫的字說：「桑主教是惡人。傳邪教哄騙老實人，爲此該斬死。恐怕主教同別的該死的人一樣在路上罵皇上官員，所以也給他戴上籠嘴。」主教懇求不給他戴籠嘴說：「自己必定不罵人，光願意在路上念經。」到底劊子手不但不允他所求，而且還打了他巴掌。主教喜喜歡歡的也把這個疼痛

凌辱、同吾主耶穌在亞納斯衙門裡受惡兵唾臉之苦辱一齊獻於天主。然後就跟着劊子手走了、前後很多的人跟着去看熱鬧。一些奉教的也跟了去、盼望能領主教的死屍、埋葬他。

出去城門大概走了百多步、劊子手命主教跪到一個大石頭上。主教立刻就跪下、求劊子手等一會工夫、忍他再念幾句經求天主收他的靈魂。劊子手果然許了。主教念完了經、就喜喜歡歡的說：「如今我升天堂罷。」劊子手見主教臨死這樣歡喜、就動了心說：「我也願意升天堂。」主教說：「你奉教守天主的誠命、也就能升天堂。」後來這個劊子手果然奉了教。主教還對劊子手說：「不要遲延殺我、使勁砍我的頭罷。」劊子手砍了一刀、主教的頭就落到地下、靈魂升了天堂、得了暫苦之永報。

桑主教致命的時候有一個好外教人。姓陳名叫二員。他見主教勇敢歡心爲天主致命，就動了心，不怕兵們阻擋，也不怕別人恥笑，大胆去接主教的血。回了家就把神像都毀壞了，明說自己奉天主教，也勸他兒們奉教。他們果然也都隨着他棄邪歸正。

主教死的時候，何神父同一些教友們也在那裡。衙門裡的人走了以後，他們就去恭敬主教的聖屍，也照着衙役花了一些錢，許把主教埋在教友的林上。神父就給主教穿了祭衣，按着聖教會的禮規埋了他。

北京澳門主教們知道桑主教爲天主致了命，就叫在各堂裡唱歌感謝天主賞給桑主教致命的恩典，並天堂的光榮。

教化皇本篤第十四位一得了信，就請紅衣主教們聚齊，告訴他們

天主教在中國光榮了他的忠僕桑伯多祿。又請他們都感謝天主的恩。求天主加增中國教民。

▲戊 神父們致命死

桑主教致命以後四位神父們還在監裡候批。正這個時候來了教化皇的召諭。先叫德神父相幫桑主教。後來叫他接桑主教的位。教化皇發這個召諭的時候還不知道桑主教死了。德神父也沒有盼望能陞福建主教。就把教化皇託給他的教民獻於天主的仁慈。到了陰四月、總督臬台及別的官員、按着老規矩把一總的囚人叫到跟前來、好查點查點奏明皇上、也把四位神父們提出來。因為他們不坐一個監、久已沒有見過面、如今彼此談論致命光榮天主的事情。總督用鐵筆在他們額上刻了斬犯二字。神父們一知道自己

該死。都喜歡升天堂的日子快來到。官查點囚人以後再把他們押在監裡。

這時候西班牙國的船到了廈門。管船的聽說他本國的神父們被押該死，就千方百計要救他們。因為救不了神父們，至少要買桑主教頭，帶到瑪泥拉多明。我會修院裡去。總督一得了信，就出命叫把主教的死屍燒成灰。縣官遵命差了人掘開坟墓，拗開棺材一看，主教的死屍雖然埋了已經八個月，還是同纔死的一樣，一點沒有朽爛。官一見這個奇事就驚訝說：「這個人實在是善人。別人死了以後死屍就朽爛，臭的難堪。這死屍大不同。若我能當家，我准不許燒他。到底我不能不聽上司的命。」燒了主教的死屍以後，教友們花錢買了剩下的骨頭，供在一個教友那裡平安了以後，就把聖髑



送到瑪泥拉多明我會修院裡去了

上頭說的那管船的要救那四位神父。那料想官怕他要差兵強逼他開釋神父們，所以派人加倍用心看守他們。更難爲他們。爲此神父們都病了。到底還是不敢興，而且感謝天主賞賜他們爲他受苦。看守他們的人見了，後來也都奉了天主教。

神父們在監牢獄的時候，天主已經光榮了他們，明顯他們是他的忠僕。定主教神父們死罪的那個總督先受了天主的重罰。就是因爲他辦錯了別的事，皇上定了他的斬罪。總督爲免這個大羞辱就自盡了。他的母親，他的太太也都尋死。從前妄告神父的一個外教人，後來窮的餓死了。一個官很煩惡神父們，妄斷他們。後來得臭病死了。福建浙江攤了水災，歉年，瘟疫，死的人很多。

這些事不但奉教的說是天主的罰。連外教人也說是天主替主教神父們報仇。就是做官的不認是天主的罰。也不開釋神父們。反叫加倍難爲他們。

那個總督死了。以後新總督也同他一樣煩惡天主教。桑主教致命升天以後已經過了十六個月。皇上的批諭還沒下來。總督氣的了不得。就同別的官商量。不等皇上的批諭下來。要招死四位神父們。奏明皇上是得病死的。官都答應了。爲此總督當天（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陽十月二十八日、卽乾隆十三年、陰九月初七日）晚晌十一點鐘叫劊子手暗暗的招死神父們。

德神父見劊子手進了監。就估量他們有什麼意思。所以先跪下念經。念完了經。就勸他們奉獨一無二的真教。劊子手見他安心盼望。

致命，就很驚訝官囑咐的，叫神父躺在地下死。到底劊子手動心，許了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神父不住的念經。劊子手就給神父堵住嘴，耳朵，鼻子。也給他蒙了臉。不久神父就咽氣升了天堂。

別的劊子手到了華神父坐的監裡。神父也猜思他們來殺他。到底也不害怕，反和顏悅色的求他們讓他幾分工夫好念經。念完了經就對劊子手說：「你們辦你們的事兒罷。」他們就叫神父躺在地，給他堵上嘴。用裝滿沙土的小布袋，六次打了他的臉，把布袋放在他嘴上，末了一個人坐在布袋上，叫神父斃死。

同時一個官到了費神父施神父坐的監裡，叫禁卒使手掐死他們。神父們對他們說：「我們很喜歡你們來殺我們，但求你們許我們先感謝天主的大恩。」禁卒許了。神父們正念經的時候，禁卒使手

招死他們當時天主光榮了他的忠僕別的被招死的人臉發黑，嘴歪眼斜。獨獨的神父們不相似死了的一樣，反同睡着覺的人一般。官當夜叫把神父們的死屍燒成灰，省得教友們來恭敬他們。也不叫在一處燒他們。這個事情大概是天主按排的，好叫教友們認准剩下的骨頭是誰的聖髑。劊子手估量教友們早晚來買神父們的骨頭，所以把沒有燒成灰的骨頭另擱起來了。

呂宋瑪泥拉的神父們聽說四位會友們致了命，就打發一位神父名叫若望上福州去找他們的聖髑，帶到本會修院。

天主光榮他的忠僕，顯過聖跡。羅瑪府教化皇叫細細的查考這些聖跡。以後認爲真，因此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陽五月十四日教宗良第十三位，稱了桑主教及德華費施四位神父們爲眞福人。

我們該當喜歡在天主台前多有五個主保。也該求他們轉求天主  
賞賜闔中國百姓都棄邪歸正

## ●第四篇 眞福劉神父致命 (Franciscus Clet)

▲甲 劉神父在家時

眞福劉神父是法國人氏，生在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聖母升天瞻禮後第四天（即乾隆十三年七月裡）。第二天小孩子領了洗，聖名叫方濟各。他父母及別的親戚都熱心奉教事主。方濟各兄姝共有十五名。他是行十。父母用心教訓兒女。爲此方濟各從小熱心修德守規。

方濟各的才分很好。所以念書很快。雖然後來能在世俗場裡當體面本分，到底上學的時候已經拿定了主意要棄家修道，盼望日後傳教救人。

有些父母，一知道兒女要棄絕世俗入會，就千方百計阻擋。方濟各

的父母有信德。所以很喜歡他兒的意思，甘心把他獻於天主。力濟各的四姐已經入了加美爾聖母會。一個兄弟入了苦修會。他自己願意入聖味增爵立的傳教會。所以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上，他帶着本堂神父的薦書，求巴黎京 勒匝禱首修院的上司許他入會。院長看了薦書，又見方濟各那個熱心外面，就估量大概是天主的意思，叫他入會。所以把他留下了，叫他在保守院內預備發愿。方濟各在保守院裡如同老修士一樣，嚴守大小諸規。摠不敢輕忽一條。會友們都敬重他的謙遜、端正、潔淨、聽命、克苦、謹慎、祈禱等德。過了二年保守完畢，主教給他行了擄髮之禮。再過了兩天，就是（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長上許了他發絕財、絕色、絕意之愿。巴黎京摠主教於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陽四月初四日聖了他爲

四品、當年也聖了他爲五品六品。一千七百七十三年，陽十二月十九日，方濟各陞了神父，心滿意足，感謝天主的大恩，把自己重新再獻於天主，巴不得能在外傳教纔好。到底會長叫他先在本處傳教。不久就命他在大修院裡講超性道理書。雖然會內會外之人高看他的才德，到底他自俾自賤，想自己是無知無用的人，把自己按在衆人以下。

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按着本會的規矩，各大修院裡該派一個人到巴黎京，在辣匝祿首修院裡會議，揀選新總會長。劉神父的會友都公舉他進京會議，神父就去了。揀選了總會長，以後打算着回本修院。到底新總會長知道他的才德兼全，所以留他在京裡管保守院。神父心裡謙遜聽命，二德彼此爭論起來了。謙德說自己沒有要緊



的才德、不能當這個有大關係的本分。聽命之德說、既然辭不下、就要順長上的命、如同聽天主的命一樣。

謙遜聽命是天主最喜歡的德行。你謙遜認你的才德不足、但依靠天主聽長上的命、天主常相帮你、實在沒有盡不到的本分、也沒有做不來的好事情。劉神父也蒙天主相幫、管保守院、管的十分好。長上都喜歡、徒弟們常敬重他、甘心樂意服他管教、盡心效法他修德成聖。

### △乙 劉神父來到中國傳教

劉神父三年之久管保守院、到底沒有變心改意、仍然盼望在外傳教。那時候他聽得說、中國人不認識天主、反敬邪神。他就屢次求總會長許他上中國去傳教。到底會長不許。

一千七百九十一年陽二月間，會長要打發三位神父上中國去傳教。就是沒有揀選劉神父。劉神父雖然心中難受至極，到底仍舊依靠天主安排。果然天主安排了。就是揀選的那三位神父裡頭，有一位因爲離的京都太遠，該來到的那一天沒有來到。劉神父想着這是天主的按排，所以再求了總會長。總會長也估量那位神沒有來到，是天主的安排，就許了劉神父去。

劉神父歡天喜地感謝長上，又進堂感謝天主。會友們聽說劉神父要走，心裡都難受，不想離開他，到底沒法再留，只是慶賀他的福氣，求天主保佑他。神父的父母早死了。因爲事情很急，神父不能家去辭別弟兄姐妹們，爲此快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自己要到中國去傳教，求他們不要難受阻擋，反該隨天主的聖意，又安慰他們說：「若

在這世界上活着不能相見，就盼望在天堂上永遠在一齊。

神父的弟兄姐妹得了這個信，知道生前再不能見他，所以難受的都哭了。他姐姐給他寫了回信，不叫他走，願意他在本國爲天主出力。到底神父已經拿定了主意，不聽他姐姐勸，只管隨天主聖意。臨走以前又給他寫了一封信，安慰他，就走了。

四月初二日，三位神父們到了老和盜海口。那一天早晨，劉神父又給他姐姐寫信說：「我已經到了海口。若今天天氣和平，沒有風浪，午前十一點鐘就開船。我心裡很喜歡，咱們雖然手足情深，骨肉難捨，到底不同順從天主的意思要緊。我雖然當不起傳教救人的本分，但是天主不嫌我卑賤，揀選我上遠處去傳教。這不是你們的大安慰麼？」

過了半年三位神父纔到了澳門。在那裡等候長上安排。過了不多幾天，長上就打發他們上江西去了。因爲那時候在中國聖教會不平安，神父在路上十分小心，常求天主保護。天主果然保護他一路平安無事。過了一月就到了江西。立時就給他姐姐寫信說：「我到了江西省，就彷彿到了一個新世界。這裡的教友們多年沒見過神父，真是可憐。我該重新起頭，盼望天主相幫我，不但勸老奉教的回頭熱心敬主，連外教人我也要勸他們棄絕邪妄，認識天主。我盼望至死常爲天主盡這個本分。」

神父效法吾主耶穌，待人很有愛情，謙遜良善，忍耐，願意得衆人的歡心，好令他們聽道理，認識天主。爲此天主也降福了神父的事業。賞賜他救了許多的人。

神父來到中國的時候，年紀已經有四十三歲，學中國話很難。爲這個緣故，神父心中難受，到底沒有失望，給苦修會裡的兄弟寫信說：「我往中國來的太晚，學中國話實在很難。爲此我想我在中國沒有什麼益處，不中什麼用。還不如回法國好。我轉念又一想，這裡的神父很少，教友們沒有人管教，就看，還是在這裡好，就如同俗話說：『耕地無牛把地荒，不如套驢也收糧。』」

### ▲丙 劉神父在湖廣傳教

神父在江西待了一年的工夫，長上就派他同兩個別的會友一齊上湖廣去傳教。過了幾個月，那兩位神父們都去了世。所以劉神父一人全管湖廣那一帶。真是穀他管的。雖然地面大，周圍大概有兩千里，到底神父不失望，也不騎馬，不坐車，都是徒步而行。黑夜白日

不敢歇歇。大概別人受不住他所受的辛苦。神父果然也病了幾次。身上也瘦了。

那時候穀城縣的教友們比別處的多，所以神父不在外下會的時  
候，常住在穀城。在那裡蓋了一座小土房。教友們上那裡去過瞻禮、  
望彌撒、聽道理、領聖事。神父爲光榮天主救人靈魂，雖然事情很多，  
到底不嫌勞苦，很盼望同耶穌善牧童一樣，爲他的羊捨生致命。江  
西地面太大，所以北京長上打發本會裡一位法國神父，同幾位中  
國神父去了相幫劉神父。到底劉神父不敢歇歇，更不敢空閑，仍然  
熱心講道理，屢次給小孩子們講解問答經言，勸他們老實聽命，守  
規敬主。凡有聰明熱心的男孩子，神父就教給他們辣丁文字，好叫  
他們後來修首陞神父。

不光神父們該傳教勸人，個個教友也都有天主的嚴命，該掛念天主的光榮，救別的靈魂。劉神父常提醒教友們善盡這個要緊的本分。又立了天神會。凡入這會的教友們，都許下格外用心教訓幼童們，教給他們聖教會的經言道理，代洗臨終的人。

代洗臨終的人，第一是很要緊的，第二有很大的功勞。爲此教友們都該會代洗。劉神父常給教友們講代洗的禮規，勸他們代洗臨終的人。倘若外教人因爲沒領洗死後下了地獄，恐怕教友該承當聖經上記載，一個人說自己愛天主，到底不愛人，他就撒謊糊弄自己。真愛天主的人不能不愛人，不能不熱心救人的靈魂。真福劉神父心裡有這樣雙愛情。上愛天主，千方百計加增天主的光榮。下愛世人，巴不得能救一總的人都升天堂纔好。不光自己心裡有

這愛情的神火，也願意在別人心裡點灼或養這個神火。所以同神父們說話，或給他們寫信的時候，屢次講論恭敬天主救人的靈魂，囑咐他們該教訓教友們熱心恭敬聖母、代洗臨終的小孩大人。劉神父自己很重看鐸德的地位本分，也勸了在下的神父們常重看。又勸了本會裡的修士們，按着時刻行默想、省察、看聖書、念經，及會規所定的各樣善工。

到底神父不光勸別人熱心守規修德。凡他勸別人所做的事，也都是他自己常做的。

神父天天早晨四點鐘起來，默想一點鐘的工夫，然後纔做彌撒。因為念短誦提醒我們對閱天主，善盡本分，又在我們心裡養愛情的神火，所以劉神父無論辦什麼事情，常念了一些短誦。素常克苦以



外神父每瞻禮六、爲感謝吾主耶穌受苦救世、守了大齋。神父雖然很穩重、心裡屢次念經想天主、到底他的脾氣喜悅和順。散心的時候很歡樂、同別的神父們談論喜笑。爲此別人也都喜歡同他說話。

一個人整天忙忙碌碌做一些活辦一些事、若不是爲天主做的、沒有功勞、恐怕還招惹天主降罰。劉神父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論做什麼事、常隨天主的聖意。爲此他的日子都是滿日子、都滿了一些功勞。沒有空空度過去的。

一天的事業都辦完了、到了晚晌、神父就獨自在屋裡避靜念經、思想他一天的事情、查考有錯處沒有。到十點鐘纔安歇。

那時候雖然還禁止天主教、到底教友們不受大難爲。就是一千八

百十二年（是嘉慶十七年）陽七月間穀城縣房縣外教人妄告奉教的要作反。縣官信他們的語，立刻差衙役去，各處查拿教友。劉神父想着自己爲堅固教友們的信德，安慰他們的憂苦要緊，所以隨着他們的意思藏起來了。既然不能明明的講道理做彌撒，所以自己專務避靜，神工行克苦，懇求天主賞賜教民平安。

衙役們到了堂裡沒有找着神父，就把他的房屋並聖堂全拆毀了。不久聖教又平安一些。神父又能下會。到底仍然該很小心，不要惹出事情來。那時候天主用別的苦難試探了神父的德行。比方有人在本會長上跟前妄告他。雖然神父很包屈，到底不給自己原情，也不許別人給他原情。

一千八百十八年，神父又遭了兩個大難。就是相幫他傳教的一位

神父死了。劉神父自己也害了重病。好幾個月的工夫不能行動，腳上也長了惡瘡。一年半也沒有治好。

天主叫神父遭這些難，無非是愛他的憑據。因為聖經上說：「天主喜愛一個人，就以苦難試探他。」劉神父事事常隨了天主的聖意。高興享福的時候，或受苦難過的時候，一樣拿孝子的心愛慕天主。為此天主很寵愛神父，也令眾人敬重他。而且外教人也很高看他的德行。遭難的時候，常去找他。都依靠他的轉求說：「神父沒有求不到的恩典。」原來天主常常的光榮，熱心愛慕他的人。人常隨天主的聖意，天主也常隨他的意思，允他所求。○我要述幾個行事，說明天主怎麼樣寵愛劉神父，聽了他的祈求。

在神父屬轄的教友裡頭，有一個女教友，聖名叫保辣，附了邪魔，常

糊說霸道。神父念了驅邪魔經，勸他辦妥當神工。告解後教友總沒有再受魔鬼的難爲。

有一天劉神父走路的時候，幾個短路的，要刦奪他的東西，到底神父來近了，他們見圍着他，周身大光，也見他走路腳不動地，離地大概有四尺多高。匪徒就敬畏的不敢下手。

有一次劉神父坐着船走路，該路過一個關口。管船的怕那裡的差人看出來他是外國人，連累了自己，就叫神父求天主賞賜順風，好能疾速過去。果然神父一求天主，就起了順風，轉眼之間船就過了海口，方纔過去了，風也就息了。天主也賞賜劉神父能知道人心裡的密事。人犯了罪，有時候也瞞不了他。

天主也默啓劉神父一些未來的事情。比方有一天神父講道理的時候說：「聖教會還要遭患難，地方官要查拿我們，你們裡頭也要背教的，用腳踐踏耶穌的苦像。」神父說完這話就跪到祭台跟前，痛苦流淚。不久教友們果然受了外教人的難爲。劉神父在穀城縣做彌撒的時候，忽然有兩個飛鳥，在堂外環繞着飛，末了就飛進堂來了，一面飛着一面叫喚。神父做完彌撒就把兩個飛鳥逮住，放在籠子裡，對教友們說：「後來衙役們也要把我們拿去，押在監牢獄裡，彷彿我把這兩個鳥放在籠子裡一樣。」神父說完這話就去用早飯。吃完了飯，又去看這個鳥。到底鳥已經不在了。誰也不知道是怎麼樣跑的。正那一天衙役果然來拿住神父，把他交給官。大概這兩個飛鳥是天主指引飛來的，好提醒神父該預備致命。

▲丁 劉神父致命

劉神父好幾年的工夫，天天求天主賞賜他致命的大恩。天主果然允了他的祈求，滿了他的盼望。

一千八百十八年（是嘉慶二十三年），神父正七十歲的時候，在湖廣起了風波。當時有一個外教人，與一個奉教的有仇，常想着害這個教友。有一天把自己的房屋放火燒了，就進了衙門妄告那個教友給他放的火。官知道他說的話不實，就沒有批准他的呈子，也沒打發衙役去拿那個教友。到底因為有皇上的旨意，各處該當查拿西洋人，所以縣官營官差了三四百人去，搜尋西洋人。縣官的賞格，拿住劉神父活送到縣，賞銀一千兩。

神父同幾個教先住在一個洞裡。因為在那裡頭不大妥當，就走到

河南府、住在一個好教友家裡。一千八百十九年、五月間、神父正在那裡藏著的時候、黑夜睡著覺、彷彿見了一個年幼人、穿著白衣、兩次喊著神父的名字說「你起來罷、衙役們來到了。」神父想著是個夢、沒有什麼意思。轉眼又看見那年幼人、走到他的床前、拉着他的胳膊說「衙役們來了。你還睡覺麼？」神父立刻起來、做了彌撒、就預備逃跑。那時候有一個不按分的教友、先把中國沈神父賣了。如今也要負責賣劉神父。就領著一些衙役、把神父住的宅子圍住了。神父知道他致命的時候來到了、就效法吾主耶穌、去迎接那些人、對那個壞教友說「我的朋友你來做什麼？」又爲動他的心就發了很大的愛情說「我心裡實在可憐你」。

可惜、這個新佑達斯的心比從前負責賣吾主耶穌那個佑達斯的心

還硬。他不但動心，而且生了大氣，苦口對神父說：「你爲什麼可憐我？」說完這話，就對衙役們說：「你們找的就是這個人。你們快下手罷。」衙役們立時就給神父帶上鎖子。連幾個教友們也被鎖起來。他們家裡的東西也都被人搶了去。

衙役們把劉神父同教友們解到南陽府。官雖然見神父年老老叟，不但不可憐他，反格外利害待承他。

有一天神父對這個惡官說：「老兄，如今你審判我，這樣利害，毫不留情。後來我的天主也要這樣審判你。」官冷笑說：「很好。如今我刑罰你。要看你的天主怎麼樣罰我。」說完這話，就命皂班使鞋底子打神父的嘴巴。

誰想神父的預言要快應驗了呢。到底過了幾天，惡官果然受天主



的罰死了

劉神父受的刑罰實在重。有時候打他的嘴巴。有時候叫他跪鎖鍊三四點鐘的工夫。雖然白天受這樣難爲，到黑夜裡還是常在一條小板凳子上跪着念經。管監的人見了，不敢上前去惹他分心。不過遠一些看守他。有一次他問教友們說：「這個老頭整夜醒着不睡，是求什麼呢？」

不久換了別的管監的，他不叫神父念經，所以在那板凳子上放了一條鐵鍊子。神父見了，也不把鐵鍊子拿下去，還是一樣跪在上頭，同行祈禱克苦善工。

劉神父在南陽府被押十天的工夫。以後被解到開封府，離南陽府大概有六百里遠，在路上帶着銬鎖，受的苦無數。

神父在開封府一月的工夫所受的苦，比在先受的苦更利害。因爲管監的把他鎖在一個柱子上，叫他光能低着頭，總不能抬頭，又該使大勁纔能些微動彈。到底神父不說一句抱怨的話，反常爲天主的緣故含忍，把自己所受的苦，同吾主耶穌的苦難一齊獻於天主。開封府的知府知道劉神父在湖光穀城縣傳過教，就把他送到武昌府投審。又加上神父年老力衰，誰能估量他在路上受的苦有多大呢。到底神父心裡想着，吾主耶穌被拿解到衙門裡的時候帶着鎖鍊，惡黨前拉後推，千方百計難爲他。又想吾主耶穌受了萬般苦難，以後背着重大的十字架，走到加爾瓦畧山上，被釘十字架上死。吾主耶穌的表樣堅固了神父的心，令他忍受了各樣苦難。神父上武昌府去的時候，有一個人親眼見過，他雖然餓的走不動，

渾身淨傷，到底不說抱怨的話。他就很誇獎神父的德行說：「我見那個老人，心裡實在希奇。他一路受人拳打腳踢，渾身是傷，衣裳染成血片。受那樣的刑罰，不但不說一句抱怨的話，反到面帶喜色，實在令人敬重。」

那時候在武昌府監牢獄裡，還有些教友們，爲奉教的緣故被押。官怕劉神父安慰他們，堅固他們的信德，勸他們不背教，所以把神父押在別的監裡，同下等犯人在一齊。到底天主按排的叫管監的不顧上司的命，把劉神父同沈神父和十個教友們押在一齊。沈神父同那些教友們早些被押。神父教友們歡天喜地，彼此慶賀自己的福氣，一齊感謝天主的恩典，天天公念了早晚工課及別的經。管監的連同時坐監的外教人，都敬重不敢阻擋。

那時候北京味增爾會的藍神父，連河南的幾家子教友也都被拿，該同劉神父一齊過堂質對。劉神父一聽這個信，就想着藍神父被拿，大概是怨自己頭一次過堂的時候說話沒有小心，連累了那位神父。所以心裡難受的了不得，巴不得自己受刑而死，補贖這個大過失。到底藍神父被押並不怨劉神父，不過是因為劉神父謙遜，願意把罪攬到自己身上，也願意別人輕賤自己，慢待自己。當時劉神父在監牢獄裡給一位同會的神父寫了幾句話說：「大概我明天該受刑而死。到底你別妄想我是爲天主致命的聖人，因為我有一些過錯。盼望着受了死纔能補贖我的罪。」

劉神父坐監最大的難處，是幾個教友因為信德不堅固背了教。有一天神父心裡格外難受，哭了他們的罪。彷彿吾主耶穌在山園裡

格外傷心流淚，因為知道右達斯負賣他，別的宗徒們要離開他，伯多祢要背他。

過堂的時候，劉神父總沒說過一句保護自己的話。有一天他同沈神父一齊聽審。官叫打沈神父巴掌。劉神父就對官說：「爲什麼打沈神父呢？他並沒有罪。反我該挨打，因為獨獨的我一個人有罪。」官總沒聽別人當堂說過這樣的話，願意代罪犯受刑罰。所以想着劉神父要譏笑他，就生了氣，罵神父說：「你這個老東西，來到中國煽惑民心。皇上必定要你的頭。」神父平平安安的答應說：「很好。我甘心情願死。」

上頭已經說過劉神父的會長藍神父被押受刑，劉神父心裡很難受。所以屢次爲他求了情。雖然官的心硬，也慢慢的看出劉神父的

大德行來，赦放了藍神父平平安安的回北京。

劉神父致命死了以後，藍神父說：「我真驚訝劉神父的德行。過堂的時候，他千方百計保護我和沈神父。我實在想不到他那樣的大勇敢，一心盼望爲天主捨生致命。他那麼勇敢爲天主致命的光景，如同刻在我心上的一樣，至死是我忘不了的。」

一千八百二十年，陽正月初一日，武昌府的官又過了劉藍沈三位神父及一些教友們的堂。劉神父回監以後，親筆寫一封信，記載這一次過堂的事情。他就說：「過堂的那一天是瞻禮七。官命我同本會長藍神父連沈神父，並教友們一齊上堂。先拿豬肉來命我們吃。誰吃了誰算背了教，可免受刑。果然有一些背了教的教友吃了，却也有二十三個教友勇敢寧死不背教。官叫把他們都押在監裡，等

候皇上的詔旨下來再說。以後又問了我們三位神父的事情，就斷了藍神父無罪，命他起來。但剩下我同沈神父二人聽審。官命沈神父背教。因爲沈神父不肯，官說：既然你不肯背教，就該當同那二十三個奉教的一齊充軍。那背了教的都得開釋，他們平安回家。劉教士因爲你蠱惑了我中華一些人，該受死刑。官說完這話，就把我仍然押在獄裡，等皇上的諭旨來到，立刻治罪。

神父想着自己沒有別的盼望，所以光等着爲天主致命就是了。他說：「我盼望快死，比活着還更情願。我活着是爲吾主耶穌基利斯督，我死是我的利益。」

那時候有一位中國神父，藏在城裡，天天到監牢獄裡看望神父們，同那二十三個教友們。劉神父知道皇上的旨意一到，自己必該受

刑而死。所以天天辦神工領聖體，好預備爲天主致命，又常勸同坐監的教友們不怕爲天主致命，對他們說：「我一定要爲耶穌死。你們要充軍去。別害怕，該當一心依靠天主，不可背了信德。爲愛天主的緣故，該當忍受一切世苦。」

神父當善牧童在監牢獄裡也沒有忘記自己無牧之羊。因爲不能叫他們都來，所以至少請了一些會長們來，堅固了他們的信德。本年陽二月十八日（是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皇上的上諭下來了。官立刻就打發衙役上獄裡去，把劉神父提出來受刑。神父一見他們來就問說：「你們來是叫我往法場裡去麼？」他們恐怕神父害怕，所以不敢直直的答應。神父對他們說：「你們說實話罷。我不怕死。」衙役們這纔敢說：「是。」



劉神父一聽這個話，臉上不但沒有顯出憂愁的樣子來，反倒喜歡至極，感謝天主，升天堂的時刻來到了。後來就跪下，求沈神父給他念了赦罪經。起來降福了教友們，又囑咐他們不必難受，反該喜歡爲天主受苦，盼望在天堂上再見面。

神父說完了這個話，衙役就把他帶到法場裡去。神父到了那裡，先跪在絞架子旁邊念了經。隨後就起來。叫劊子手綁了他。絞了三次，神父就斷氣而死。

別的受絞刑的罪人死了，臉也發黑也發藍，嘴歪眼斜。到底劉神父臉上絲毫沒有變色，且滿面光彩，令人可愛可敬。衆人知道是天主顯的奇事，要光榮他的忠僕。

▲丁 劉神父的光榮

古經上記載天主禁止難爲他的忠僕，千萬不要凌辱有神品的人。就是軼事志第一卷上說：「不要動我聖過的人。」列王經第一卷上說：「誰伸手動了天主所聖的人到底無罪呢？」你查考各國的網鑑就知道，凡難爲聖教會，凌辱主教神父的人，大概生前已經受了天主的罰。殺害劉神父的人也沒有得平安死。比方南陽府的知府待劉神父很兇惡，有一次過堂的時候，神父對他說：「老兄，如今你如此審判我，後來我的天主要如此審判你。」官冷笑說：「我要看你的天主怎麼罰我。」到底神父說的話應驗了。就是神父死了以後纔過了幾天，那官犯了大案，皇上降旨把他萬副凌剔了。負責劉沈二位神父的那個教友也受了天主的顯罰，就是他的舌頭被虫子吃了。臨死的時候他的肚子裂開了，腸子都出來了。不光

他自己、連他的父母也沒得好死。別說奉教人都明白這是天主的顯罰、連外教人也都是胆顫心驚彼此說：「咳呀、你看那謀害劉老爺的人都沒有得好死、連我們如今也都受了連累。因為從殺害劉老爺以後、我們這一方總沒有好年成。年年災難上加災難。」

劉神父死了以後、教友們把他染了血的衣裳、絞死他的繩子、連別的刑具、暗暗的收起來。後來都送到法國巴黎京內味增爵會的首修院裡去。

後來在河南致命死的董神父、那時候在首修院裡管保守的修士們。他見了這些刑具等物很動心、很盼望同劉神父一樣在中國傳教致命。有一天神父把保守的叫在一齊、指着那些刑具等物、對他們說：「這都是致命聖人的血跡。你們看這是劉神父的衣裳、那是

絞死他的繩子。咳，我們若一日也到這個光景，可真算有福氣的了。過了二十年以後，他的盼望滿了。

劉神父死了以後，劊子手把他的屍首，同素常犯人的屍首，一齊都埋在一處。到底教友們黑夜間把他的屍首，恭恭敬敬的起出來，埋在武昌府城外紅山上。後來真福董神父致了命，教友們也先把 he 埋在劉神父的坟旁邊。後來二位神父們的遺骸，都運到巴黎京味增爵會首修院裡，供在堂裡。

天主爲光榮他的忠僕顯過聖跡，所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年，教宗厄我畧第十六位，定了二位神父爲可敬的。因爲天主爲光榮劉神父，又行了別的聖跡，一千九百年，陽四月二十七日，良第十三位把劉神父列在真福品內。

眞福劉神父生前很疼愛我們中國人、爲救教內教外之人甘心、致命。如今在天堂上也忘不了我們。我們效法他盡心光樂天主、寧死不背教、他必定爲我們代求天主的恩典。

## ●第五篇 眞福董神父致命 (B. Gabriel Perboyre)

### ▲甲 董神父小時

大聖味增爵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上（即明朝天啓五年）立了傳教會，叫本會神父們在國內國外傳揚聖教。這會裡的修士們一百多年在中國熱心傳教。且有好幾位神父們爲傳教的緣故受了難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董神父。

董神父生在法國。是一千八百零二年，三王來朝瞻禮上（即嘉慶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第二天領的洗。聖名叫若翰加俾厄爾。尋常光叫加俾厄爾。他的父母很熱心盡教友的本分，甘心把三個兒們三個閨女們獻於天主，許了他們在修會裡爲天主出力。加俾厄爾從小常順從父母的命，他的潔德令人都敬重。在家裡在堂裡念經的時

候內外都是很恭敬很端正。光想天主、總不敢東瞧西看。同別的孩子們來往總沒有撒過謊、罵過人或說不潔淨的話、也沒有見過他同別的孩子們吵鬧或辦不端正的事情。現時的孩子們都該看他的表樣、效法他的端正、和氣、潔淨聽命、熱心念經。父母也該用心管教孩子們、叫他們成好人。不然恐怕父母同孩子一齊受天主的罰。加俾厄爾八歲的時候上了義學。在學裡給同窗們立了好表樣、引着小學生進堂朝拜聖體。有時候見他二刻的工夫不轉眼的看聖體樓子、心裡同吾主耶穌講話、默想他的愛情。本堂神父見他這樣熱心愛慕聖體、就在十一歲上許了他初次領聖體。從那以後加俾厄爾屢次領了靈魂的神糧、求了吾主耶穌保護他終身潔淨。吾主耶穌允許了他的祈求、保護了他一直到死沒有犯大罪、成全了他。

的潔淨及別的德行。加俾厄爾上學的時候總沒有耽擱望彌撒聽道理、朝拜聖體。主日瞻禮上加倍多跪聖體看聖書。他長大了父母打發他上蒙頭邦 Montauban 城、在修道院裡念書。那裡的院長神父就是加俾厄爾的叔父。加俾厄爾在那裡念書、如同在先上義學一樣超過同窗們、用心盡本分熱心修道。不久他去見院長說：「神父我願意入聖味增爵會。」上中國傳教去。院長雖然很喜歡、到底要試探他說：「入會不容易。在中國傳教更不容易。你不大壯實。受不住這些苦楚。」他叔父雖然這樣說、到底也勸他行九日敬禮求天主光照。加俾厄爾九天的工夫懇懇切切的求了中國大主教保聖方濟各沙勿畧爲他轉求天主。敬禮一過、就去見神父、說明自己願意入會在中國傳教。神父看是天主的意思、就許他入了聖味增爵會。



是一千八百十八年，陽十二月裡（即嘉慶二十三年）過了二年聖嬰孩瞻禮上加俾厄爾發了愿。一千八百二十五年陽九月二十三日加俾厄爾陞了神父。第二天就做了頭一台彌撒。

董神父的才學很好。所以上司先叫他教學。後來立他爲公學監督。不久就選他爲本會保守院裡的神師。董神父雖然滿心盼望在中國傳教，到底甘心聽長上的命教學。管保守院，安心等候天主安排。過了十五年，總會長准許了他同別的神父們上中國去傳教。

### ▲乙 董神父在河南傳教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聖若瑟月二十一日，即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董神父上了船。在路上遭了很大的風波。管船的三十六年的工夫當過水手，經過一些大風波，到底總沒有這一回的風波大。船

上的人都嚇的了不得。神父們常呼號聖母，聖母果然保護了他們。過了十二點鐘風息浪平。

當年陽八月二十九日他們到了澳門。董神父下船，到了本會堂裡，感謝天主領了他到中國邊界，求了天主賞賜他平安進中國，救許多外教人的靈魂。

董神父在澳門住了三個月零二十一天，用心學了中國話。陽十二月二十一日，就坐着小船到了河南府。因爲那時候還不許外洋人進中國，所以神父常藏在柴火或別的東西底下。第二年陽二月二十二日（中國正月初六日）神父在福建省福寧府下了船，走了十里路，就到了福建主教大堂。在那裡歇了十四天。陽三月十五日神父辭別了主教，同着四個教友們起身上江西去。

了。在那裡偶然遇見一位神父。這位神父從前是董神父的同窗，如今留他住了半月，後來就把他送到建昌府。

董神父在建昌府雇了一隻小船，過了幾天就到了南昌府。從南昌府路過了武昌府漢口。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七月底，神父到了南陽大堂裡。因為神父在路上受的辛苦很大，所以在南陽府病了三個。月。病好了，主教打發他同一位中國神父出去下會。天主降福了董神父的功業。冷淡教友們熱心起來了。失迷了的羊回了羊圈。神父很謙遜，認自己為無用的奴才，把光榮全歸於天主，感謝天主相幫，滿心願意用盡自己的心血，加增天主的光榮，救中國人的靈魂。雖然在那裡傳教不容易，到底神父願意一輩子在那裡傳教。到底天主的意思叫他離開河南，上湖北去傳教。而且叫他在那裡如同善

牧童爲他的羊，又如同耶穌的真徒，爲他的老師捨生致命。

### ▲丙 董神父在湖北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陽正月間，神父聽上司的命上了湖北，在穀城縣傳教。在那裡不過有十五個堂口。共總兩千來的教友。神父仍舊勤勵傳教。走山路、下會、及別的勞苦以外，還甘心加上了一些苦功，又不住的念經。都是爲動天主的慈心，可憐中國人，賞賜外教人奉教，令教友們前進。

天主的意思不叫董神父光相似吾主耶穌傳教，而且願意他相似吾主耶穌受神形苦難，被負賣給外教人，懸在十字架上而死。吾主耶穌被負賣釘死以前，在阿里瓦山上難受至極。董神父這個事情上也相似吾主耶穌。

魔鬼看見神父把他拘引的靈魂奪回去一大些，把他們領到吾主耶穌的羊圈裡，就生了大氣，要誘惑他失望。至明智的天主果然許了魔鬼誘惑神父，昏迷他的心，光叫他怕天主的公義，要嚴嚴的審判他，推他下地獄，不叫他想念天主的仁慈，同他的公義一樣無限無量。神父常想天主的公義，心裡就很憂悶，沒有一點安慰。雖然恒心念經，到底心裡仍然黑暗憂愁。難受的也不能睡覺，也不能吃飯。所以一天比一天更瘦。

天主許魔鬼誘惑人，並下是願意人上當犯罪，無非是為磨煉人的德行，加增他的功勞，或是為賞賜他做補贖的機會。再說天主許魔鬼誘惑人，必定也格外保佑人，早晚也安慰他。

董神父的憂苦到了極處，就見了吾主耶穌在他眼前，懸在十字架

上對他說：「你怕什麼？難道我沒有爲你死麼？你把你的手指頭放在我肋旁傷裡。後來再別怕下地獄啦。」吾主耶穌說完這話，董神父就不見他了，也再不覺憂苦了，反心裡覺着很有安慰，身體也爽快也壯實了。

▲丁 董神父在襄陽府穀城縣受難爲

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上，乾隆已經發了上諭禁止天主教，不許外國教士在中國傳教。因此中國教民受了一些難爲。另外一千八百零五年，及一千八百二十年上，受的難爲很大。從那以後教友們平安一些，直到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很煩惡天主教，一登了基，立刻就出了禁止天主教的上諭。大小官員爭先難爲聖教。那時候湖北省長差了一個委員，同着兩個武官，帶着一些兵，上穀城縣相幫地

方官拿教民。陽九月十五日董神父正在茶園口同着兩位西洋神父，還有一位中國王神父，過聖母聖名瞻禮。做完彌撒以後，正吃早飯的時候，有一個教友急急慌慌的跑來對神父們說：「官家帶着一些兵來拿天主教。請神父們快快走罷。」

董神父看事情很急緊，所以叫他的客偷走了。他自己到了堂裡，拿了聖爵祭披等物，偷偷的走了，藏在一個竹林裡。那些差人因為找不着神父，所以氣的把神父的東西連房子都燒了，也難爲了幾個教友們。以後把他們解到穀城去，難爲他們，叫他們背教，也逼着他們說董神父在那裡。黑天神父上教友李聚華家裡去了，在那裡吃了飯。李教友給神父剃了鬚鬚，不叫差役們認識他。後來把神父領到他姪家住下。到底神父不肯叫教友爲自己的緣故受難爲。所以

黎明以先同他的先生辛多默及兩個教友們出去，又藏在一個竹林裡。本來這個下落很妥當。到底天主的意思是叫董神父更相似吾主耶穌。所以許了他同吾主耶穌一樣被負賣。

差役們找神父，離的那個竹林不遠，遇見一個新教友還沒有領洗，姓窮名老三，就問他見了西洋教士沒有。窮老三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光想着發財。所以問差役們說：「我若說了，你們給我多少錢？」差役們說：「給你三十兩銀子。」窮老三聽這話，心中大喜，就把差役們領到竹林裡去，指着董神父說：「這就是那個洋人。」辛先生同教友們要保護神父，到底神父不叫打仗。○可見董神父又相似吾主耶穌。窮老三如同右達斯賣吾主耶穌一樣，要了三十兩銀子，負賣了他的本堂神父。先生教友要保護神父同差人打仗，神父禁止他。



們如同吾主耶穌，禁止過伯多祿打惡黨一樣。

差人一見了神父，就相似猛虎撲在他身上，給他扒了衣裳，叫他穿上一個破褂子。又綁了他，也給他戴上鎖鍊，同幾個教友們一齊解到觀音堂（是本縣一個集）。呂官在那裡等候神父。神父一來到了，官就問他說：「你是傳邪教的洋人麼？」董神父答應說：「我是傳天主教的西洋人，求大老爺把我的衣裳給我罷，好叫我穿上。」官果然把衣裳還給了他。隨後就把他掛在一架梁上。晚晌給他戴上銬鐐，把他交給一個惡人手裡。這個惡人利害的很，爲此衆人叫他老虎。他就把神父的腿拴在一個矮板凳上，叫八個人看守他，不許他偷跑。

神父被拿的時候，在他屋裡還有幾瓶子彌撒酒。差役們把酒拿去。

了，到了晚晌就嗑了都嗑的酩酊大醉，迷迷糊糊的光知道睡覺，什麼事也不管了。同神父一齊被拿的教友們趁着這個機會偷跑了。第二早晨（就是陽九月十七日）兵要把神父解到城裡去。到底神父因為昨天受的難為很利害，走不動了。有一個外教人，姓劉名君林，見神父就很可憐的慌，所以花了七百大錢僱了一個轎子，叫人把神父抬到城裡。

天主為賞報這個外教人的善工，賞賜他後來奉了教。就是董神父死了以後不多幾年，劉君林忽然得病很利害，看見有兩個上天的梯子，一個是紅的，一個是白的。董神父在那紅梯子頂上發顯出來。向病人說：「你從那個白梯上往我這裡來，就要享福了。」病人聽了這話就要上梯子。忽然魔鬼借了怪物的形像攔擋他。劉君林早

已聽得教友們說「熱心呼號耶穌聖名能攆魔鬼」所以呼號了耶穌聖名。果然魔鬼立刻跑了。病人見了這個事就對親戚朋友說「我奉教。你們去請先生來罷」先生來了，知道病人明白要緊的道理，就代洗了他。沒待幾天劉君林就升天堂見董神父去了。

董神父到了城以後，一個武官過了他的堂，問他是誰，爲什麼進了中國。神父答應說「我是西洋人，來到這裡要傳天主教，勸人行善避惡」官就反對神父，叫神父背教。因爲神父不背教，官叫打他嘴巴子及一百小板子。打完了就把他押在監牢獄裡。神父感謝天主賞賜他同吾主耶穌一樣受了妄斷難爲。

第二早晨縣官過了神父的堂。差人拿神父的時候也拿了他的祭衣、彌撒本子、聖爵等物。官過堂的時候叫把這些東西放在棹子上，

叫神父說每件有什麼用處。神父答應說「都是爲祭獻天主用的」  
官問他「你是傳邪教的洋人麼」神父答應說「我是西洋人，不  
傳邪教。我傳的是獨一無二的真教」

官拿着聖油盒子問神父說「你給病人刻了眼，把捏出來的水裝  
在這個盒子裡。是不是」神父說「我總沒有辦過這樣的惡事」  
官又把神父的苦像放在地下，叫神父踐踏。神父大胆說「叫我死，  
我也不能背教踐踏苦像」官說「你不背教我就殺你」神父又  
說「好極了。我爲奉教的緣故死了，是我最大的福氣」官聽說這  
話，生了大氣，就打了神父四十嘴巴子，把他的臉打腫了。到底神父  
爲效法吾主耶穌在亞納斯衙門裡挨了嘴巴子，所以忍耐，也爲難  
爲他的人念了經，求天主開明他們的心。然後皂班又把神父押在

獄裡

不久官又坐堂問神父說：「你從那裡進了中國呢？」神父答應說：「從南山。」官叫神父說自己在那個教友那裡住過，在那裡講過道理，收過多少人奉教，在中國還有別的西洋傳教的麼？神父不願叫別的神父們教友們吃虧，所以不答應。後來官又問他說：「你在這裡傳教圖什麼利益呢？」神父說：「我勸人認識天主，事奉天主，行善，好得常生，免惡人該受的永罰。」官看見不能引導神父背教，就叫打他。後來把他押起來了。過了幾天，官把神父解到襄陽府。神父帶着銬鎖，穿着紅褂子，散了辮子，如同大罪人一樣。同別的教友們一齊坐着小船走了。衙役們在路上也不給他吃嗑。到了襄陽府，神父先坐了幾天監。然後縣官過了他的堂，同先過堂的一樣問了他。

一些事情。神父也一樣答應了。官叫他踐踏苦像。神父說：「我總不辦這個事。」

官先說要難爲神父殺他。因爲神父不怕受難爲死，所以官想着慢慢的勸他背教。就問神父說：「你恭敬天主爲你有什么好處？」神父說：「我恭敬天主就是救我的靈魂死後得天堂。」官氣的喊叫說：「你真是瘋狂。難道你見過天堂麼？」說完這話就對在跟前的教友們說：「我給你們說天堂地獄是什麼。生前享榮華富貴是天堂。同你們一樣受貧窮難爲是地獄。」說完這話就退了堂，叫把神父再押起來。

十天以後本城知府又提案審問。這一回神父却沒有受難爲。後來道台也過了神父的堂。神父在道台衙門裡受的難爲很大。道台先

叫打嘴巴子。以後把他掛在樹行子上。又叫他四點鐘工夫跪鐵鎖子。雖然這個刑罰很利害，到底神父沒有說一句話，而且和顏悅色，甘心把受的苦獻與天主，求天主賞賜外教人奉教。神父受刑的時候，道台不斷的恥笑他，吵嚷他，說一些作踐他的話。比方說：『你的教是個邪教，奉教的被押受一些難爲，都是怨你上這裡來煽惑他們的心。你既然恭敬天主，天主爲什麼不救你。爲什麼叫你遭這些大難爲。你們西洋人偷偷的來到中國傳教，是願意在這裡享福發財。到底我可不肯叫你們自在。我要收拾你們，叫你們再不敢上這裡來。』

這些話都傷了神父的心。到底神父心裡的苦同外面的難爲一樣，沒有改他的主意。虐官又把苦像扔到地下，叫神父踐踏。神父還是

說「我寧死不聽這個命」官退堂以後班役又把神父押起來了

▲戊 董神父在武昌府受難爲

董神父已經過了六堂，受的難爲不輕了。到底後來受的苦楚更大更多。過了一個月，襄陽府的官把他同教友們都解到武昌府。脖子上都帶着鎖鍊，手足上帶着鐐，坐在船上。到了武昌府，禁卒把神父及教友們，同一些大罪人一齊押在監牢獄裡。衙役捕役皂班都任意難爲他們，要勒索他們的銀錢。神父的一隻腳，因爲鎖在木塾子上，慢慢的爛了。皂役們見了就可憐他，要輕減他的苦。到底神父聽見別的囚人抱怨，所以說「我願意同別的人一樣受罪，不求格外的寬待」。九個月的工夫，神父在那裡受的苦刑實在一言難盡。頭一次本省臬台過了神父的堂，問他說「你不是西洋人麼？爲什



麼你離家上中國來。神父答應說：「我走了這個遠路，是願意在這  
裡傳天主教。」臬台說：「你要傳教就在西洋傳罷，不必上我們中  
國來。皇上禁止你們上這裡來。再說，中國百姓已經有一個好教，不  
能隨你的天主教。」以後臬台又叫神父背教。到底耶穌的勇徒仍  
然說：「我不背教。」爲此臬台罰他跪鐵鎖子。

神父跪鐵鎖的時候，有一個被拿的教友，名叫鄧大尼老，求了衙役  
們許他見神父。他們果然把他領到神父跟前，他就跪下求神父給  
他念赦罪經。神父給他念了赦罪經。

大尼老不是同董神父一齊擊拿的。雖然爲奉教的緣故受了一些  
難爲，到底忍耐了，而且勸同時被押的教友們說：「我們是罪人，該  
忍做這個補贖。」神父給他赦了罪以後，待了三天，大尼老死在監

牢獄裡升了天堂。他以外還有一個裡拿的教友，當堂求神父給他念赦罪經。神父也給他念了赦罪經。

不久臬台又過董神父的堂，問他爲什麼來到中國。神父答應說：「我來不是爲圖富貴體面，但是爲光榮天主，救人的靈魂。」臬台又問說：「你帶着銬鐐，受一些苦刑，還不後悔麼？」神父答應說：「我不但不後悔，而且以這些銬鐐爲我的大光榮。」

臬台退了堂以後，就叫別的官再審問神父。那個官叫神父跪鐵鎖子，也命在跟前的教友們往神父臉上吐唾沫，採他的頭髮。一個傳教的先生同四個教友果然背了教，凌辱了神父。神父雖然心中難受至極，哭了教友的罪，到底同吾主耶穌一樣甘心忍受了他們的輕慢難爲，求了天主寬免他們。其餘別的教友仍舊寧受難爲，不敢

得罪天主傷神父的心

過完了堂，官把神父押在監牢獄裡。神父一到了那裡，就照常先感謝天主賞賜他爲奉教的緣故，勇敢受了苦。又求了天主賞賜他致命死的大恩。也爲仇人及背了教的教友求了天主的仁慈，還不住的把自己托付給聖母，給自己的護守天神，及一總的聖人聖女。董神父在先受了苦刑，雖然很大，却都比不上在武昌府省長衙門裡要受的苦難大。閩省裡的人都知道，這個省長很利害，沒有不怕他兇性的。

省長一見神父，就叫他承認自己給人家剜了眼。神父答應說：『我總沒有辦過這樣的惡事。』省長叫人把他掛在梁上。過了幾點鐘的工夫，再叫他說：『在那裡還有神父們教友們？』神父仍舊不諛聲。

以後省長難爲神父更很。有時候把神父掛在一個十字架上，從午前九點鐘直到晚晌。又使燒紅的鐵筆，在他額上烙上邪教和尚四個字。也有時候把他拴在一個滑車上，忽往上拉，叫他的頭碰上屋梁，忽撒手，叫他摔到地下。有時候把他的頭髮拴在一個架子上，同時叫他跪鐵鎖。又在他腿上放上一架梁，兩個人騎上頭難爲他。或叫他坐在一個高凳子上，腳不到地，在腳上拴上大石頭，或用快磨石磋他的腳心。神父不怨不尤的忍受了這些苦難。而且臉上帶着喜色，表明他心裡的平安神樂。

因爲神父走不動了，皂班就把他抬到監牢獄裡，可不是爲叫他在那裡歇歇，反用鹽搓了神父的傷。省長看見到底不動心，反說神父必定是邪術人。件作說，該叫神父噓熱狗血，就能破他的邪法。省長

果然叫殺一個狗，命神父嗑他的血。神父雖然很惡影，到底想着吾主耶穌嗑的苦胆，自己也就嗑了狗血。

神父一個月的工夫在監牢獄裡受了一些苦。以後省長再傳他，把他掛在杆子上，叫他說教友們及別的西洋傳教的在那裡。神父不說話。爲此省長又叫皂班打他嘴巴子。

被押的教友們看見神父的大德行，也就長了勇敢，忍受了苦刑。省長看他們不怕死，就想着神父給了他們迷糊湯嗑。所以問神父說：「你給了他們什麼迷糊湯嗑？」神父說：「我沒有給他們迷糊湯嗑。」省長因此又叫皂班再打他嘴巴子。

同輩神父一齊被拿的教友們裡頭也有一個守貞的姑娘，名叫高亞納。他受了一些難爲。官也叫他踐踏一個十字架。到底他說：「我

寧死不犯這個罪。爲此官叫他跪鐵鎖子。兩個皂班拿着大刀裝要殺他。姑娘大胆說：「隨便砍我的頭罷。我寧死不背教。」官又凌辱他說：「你不是守貞的。」姑娘說：「我從小守貞。」官就叫官謀婆驗看。他還是童貞不。姑娘慚羞的了不得。官謀婆驗看以後證明姑娘的貞潔。官又屢次叫他背教。到底姑娘仍然寧死不背教。所以官把他充軍到四川。

省長也疑惑了董神父的貞潔，問他說：「高姑娘是伺候你的丫頭，可是你的太太呢？」神父說：「全不是。」省長就叫他先跪鐵鎖子。然後叫人採他的頭髮。

上頭已經說過，衙役拿神父的時候，也拿了她的祭包。那裡頭也有一個聖油盒子。省長這一次過堂的時候，把聖油盒子開開，問神父

說「這裡頭是迷糊葯，你叫教友們用好，堅固他們的信德。是不是？」神父答應說「這不是迷糊葯」。省長叫打他三十板子。後來問他別的神父教友的下落。因為董神父不說，省長叫打他嘴巴子，把他掛在杆子上，卸下來了，又打小板子，把神父打的肉爛皮開，出了一些血。到底神父不露教友及神父們的下落。省長問他「你還是奉教麼？」神父立刻答應說「是。我奉教。這是我的光榮，我的體面」。省長說「你踐踏十字架，我就開釋你」。神父躬着腰把十字架拾起來，恭恭敬敬的親了說「我怎敢凌辱造生及救贖我的天主呢？」為此省長叫打他一百一十大板。以後又在地下畫一個十字架。要把神父拉過去，彷彿他跣了十字架背了教。神父沒有別的法子，就大聲喊着說，叫衆人都聽見「我奉教。這是你們凌辱救贖我的聖號，可不

是我凌辱他。然後省長叫拿一個邪神像，放在神父跟前，叫神父給他磕頭。神父說：「巴不得我能給他砍頭。我寧願意你們給我砍頭，不願意給邪神磕頭。」

省長也叫人給神父穿上祭衣。神父穿了祭衣以後，省長恥笑他說：「您看他寔在是個活佛。」後來又叫神父承認自己給病人扒了心，刻了眼。神父說：「我總沒有辦過這樣的惡事。」省長叫打他三十大板子。神父疼的起不來了。爲這個緣故，皂班抓了他的頭髮，拉着他起來，叫他承認扒心、刻眼。因爲神父不答應，省長如同瘋子一樣，大聲喊說：「我問你。爲什麼你不答應？」恐怕神父還是用邪法，所以省長叫皂班給神父脫了衣裳，驗看身上有什麼符沒有。因爲神父肚裡常有病，常帶着一個肚帶子。省長一見這帶子，就說：「這是



個符是他用的邪法，不叫他覺疼痛，然後就命再殺一個狗，叫神父嗑他的血，也叫人用一些血擦神父的頭。神父赤身露體站在那裡，羞愧的要死。皂班就把他拉到監裡。

省長的兇心還是不滿。第二早晨又叫神父到跟前，再三再四的問他已經審問的那些事情，叫他承認自己總沒有犯過的惡事。神父光說：「我怎麼說過，就是怎麼着。我不能改話。」省長氣的叫給神父扒了衣裳，打了他十大板。神父還是不說，所以又挨了十大板。省長知道神父不但怕死，而且很盼望致命，所以對他說：「你白白的盼望快死。我要不住的難為你一些時候，不叫你快死。你受完了各樣刑罰，我纔叫你死。」說完這話又叫皂班把神父掛在杆子上，忽拉他到頂上，忽叫他摔到地下。過了一點鐘的工夫，皂班就把半死

半活的神父拉到省長跟前。省長見神父淨傷，到底他不但不動心，而且恥笑神父問說：「你如今好不好？」又重新再問問他屢次問過的那些事情，反正的叫神父認錯。到底神父不說一句話。爲此省長叫皂班又使板子又使鞋底子打神父，因爲神父還是不說，省長氣的如同瘋狂一樣，親自拿着大板打神父，打的那利害法，真沒法說。就是在跟前的人都看着神父不能活了，心中都煩惡省長的兇心，重看神父的德行。

皂班把神父抬到監牢獄裡，都動了心。禁卒恐怕神父的衣裳沾在傷裡，所以給他包了傷，也給他洗了衣裳。一個傳教的先生，名叫全安得肋，在監牢獄裡見了神父，後來說：「神父的臉腫了，渾身淨傷，肉一塊一塊掉在地下，神父實在不像個人。」

省長一月之久二十次過了董神父的堂，千方百計難爲了他。到底神父仍然不變心，而且同他一齊被押的教友們，看他的德行，都長了信德，所以省長要定他們的死罪。却是先對他們說：「你們背教，我就開釋你們。你們不背教，董萬緒該吊死，別的該充軍。」神父說：「我寧死不背教。」然後教友們也都這樣說。省長聽說這話就生了大氣，說：「好罷。你們不願意棄絕那個邪教，就該畫押據結。」董神父立刻拿筆畫了押。別的教友也都畫了押。

然後省長又把他們押起來。等到皇上的批諭下來。過了八個月以後，文書就下來了。這八個月的工夫，神父及教友們不受苦刑。司獄官也許了教友們進去見他們。一位本國王神父也進去了，聽了他們的神工。上頭說的全先生同別的教友給被押的送了飯衣裳鋪

蓋等物。後來神父給主教神父們寫了一封信。因爲神父寫信的時  
候從手上還滲了血，所以信上還有一些血。神父寫因爲地方時候  
都不便易，所以我不能細細的寫明我的事情。大概你們早晚也聽  
別人說一些。我在穀城被拿了兩回審問，到底沒有受大難爲。在  
襄陽府四次過了我的堂。我跪鐵鎖子，吊在杆子上半天。在武昌府  
過了我二十多次堂。大概常受了苦刑，是因爲我寧死不隨着官的  
意思，承認人家妄証我的惡事。我若承認了那些惡事，大概在中國  
各處要難爲聖教。在武昌府，因爲我不願踐踏十字架，我挨了一百  
一十大板。後來你們還要得別的信。同我一齊被拿的教友們當堂  
背教的有三分之二。神父不能多寫別的事。就把書信交給來看  
往他的本處楊神父。

## △已 董神父致命死

一千八百四十年、陽九月十七日、從京裡下來了文書、定了董神父及五個賊盜的死罪。省長當天就差了兵、解他們到殺場裡去了。董神父光穿着褲子、紅褂子、赤着脚。手綁在背後、拿着一個旗子。旗子上寫了他的死罪。素常該死的人在路上淨哭淨罵。神父和顏悅色的念經、令衆人驚訝。

到了殺場裡、給那五個人砍頭的時候、神父跪在地下念經。那五個人斬死以後、劊子手給神父脫了紅褂子、把神父掛在一個杆子上。這個杆子彷彿一個十字架。省長爲增加神父的疼痛出了命、叫慢慢的、一回一回的勒死神父。爲此劊子手把神父脖子上的繩、使標子三次擡起來了。還恐怕神父有一口氣、末了劊子手又踢神父一

脚

神父同吾主耶穌一樣、瞻禮六過晌午、同惡黨在一齊死在十字架  
上

那五個人的死屍很難看、惟獨董神父的死屍相似睡覺的人一樣。  
他的頭射了光。而且神父雖然兩天的工夫懸在杆子上、到底他的  
肉不發硬、渾身柔和、如同活著的時候一樣

仝先生及別的教友們暗暗的給了兵錢、買了神父的死屍及衣裳。  
因爲怕省長罰埋神父的人、所以教友想了一個計策。就是在路上  
叫兵在一個地方歇歇、上屋裡去嗑茶。教友趁着這個機會、抬了一  
個盛石頭及沙土的棺材、換了裝神父死屍的棺材、疾速藏起來了。  
差人就把盛沙土及石頭的棺材埋了

教友給董神父穿了體面衣裳，恭恭敬敬的埋他在紅山那裡，在真福劉神父（B. Fr. O'Leary）旁邊。劉神父二十年以前也爲天主致了命。董神父來到中國的時候很盼望見這位神父的墳墓。如今天主安排的叫埋他在劉神父旁邊。

難爲聖教的人都受了天主的罰。穀城縣官出了票子拿董神父。不久皇上壞了他的官。他就上吊死了。武昌府的省長犯了王法。皇上也壞了他的官，把他充了軍，差不多百姓殺了他。

神父的父母得了信知道他死了，也沒有抱怨天主，也沒有哭他兒。他的母親給送信的神父說：「我的兒上中國去了，以後我總沒有盼望得個別的信。我早已預備了聽這樣的兇信，爲什麼如今哭他呢？我哭他必定得罪天主。再說，我的兒上家寫了信，常寫他很盼望。」

致命死，所以我不敢哭他。他若受難爲背了教，我就該難受哭他。聖母把自己的聖子爲我獻給了天主。我怎麼不該甘心把我的兒獻於天主呢？我知道我的兒很盼望致命。我也很疼愛他。爲此我不哭他致命死。

董神父的母親真是大德的婦人。巴不得人都這樣大方隨天主聖意，把自己的兒女都獻於天主纔好。

### ▲庚 董神父的光榮

吾主耶穌說過：「你該忠心至死，我就賞你常生的榮冠。」董神父遵了這個命。爲此得了常生的榮冠，永遠在天堂上享福。除此以外，天主屢次顯聖跡，光榮了神父的功德。頭一個聖跡就是天上顯出來一個大十字架。一位神父說：「董神



父致了命以後在天上顯出來一個大十字架，好幾處發光。連遠處教內教外之人見了。也有一些外教人說：「您看奉教人所敬的聖號。我也棄絕邪神要事奉天主。」從那以後他們果然學了經言道：「理領了洗。」

上頭已經說過董神父死後發顯給外教人劉君林。這裡不必再說了。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浙江主教 (Mgr. Alexis Rameaux) 立了一個憑據，証董神父治好了一個長水蠱的太太。這個太太姓劉，聖名叫則濟利亞，是大窩里莊人。他花的錢很多，吃的葯很不少，到底不但不見功，而且越吃葯病越利害，眼看要死。親戚請了神父給他終傳，也買了棺材預備了發喪。神父來到了就把董神父的聖髑給了病人，

勸他依靠眞福人的轉達病人遵命做了。不久身上出了很多的水。醫生一見這麼些水就說「這准是太太該死的先兆」却因爲出了這些水、太太的病痊癒了。當時主教、兩位神父、好了病的太太、大夫、還有四位傳教的先生都化了押証這個聖跡。

江西南界主教 (Mgr. Adrian Rouger) 親自蒙過董神父的轉達。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主教寫了一個憑據說「我十五個多月害了重病。醫生沒有方。吃藥也不見功。我一天不如一天好。另外從聖母升天瞻禮（八月十五日）肚裡很疼。我也不能吃飯也不能睡覺。頭常暈。腳走不動。人都想着我要死。到了九月初三日。我同神父們及教友們起頭行九日敬禮。求董神父爲我念經。我也許了要給他立一個祭台。九月十一日（是眞福人致命的日子）我們行

完了九日敬禮。那一天我的病也全好了。第二天我就上船下會去了。

在美國一位傳教的神父、聖名叫斐利斯 (Felix Mariscal) 寫了一個憑據、證明董神父轉求的聖跡說：「在喀得馬辣 (Guatemala) 城有仁愛會的一位修女、姓名簿貴第 (Broquedis)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陽五月初一日他病的很利害。連城裡最明白的醫生都看着病是不能治的了。所以我勸了修女領聖事。本月十七日病人相似臨終的人。臉已經變死色、出了涼汗。我看天主以外誰也不能救這個病人了。爲此勸了本院一總的修女們爲他念經、求董神父轉求天主、賞賜他的病痊癒。十四天以後病人果然全好了。如同從前一樣、各樣的本分他都能盡了。」

在奧國一個太太坐月子，有了死的危險，因爲依靠董神父的轉達，忽然全好了。

離那太太的莊村不遠，有一個別的教友，五年之久受了辱罵天主的誘惑。他爲恭敬董神父做了九日敬禮。以後誘惑全過去了。另外覺着心安神樂。

土耳其國京裡有味增箇會的一位修女，名叫味增集亞九年的工夫有了病，有時候輕些，有時候很重，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陽十二月裡病又翻了很利害。本城裡幾位大夫都看病是不能好的了。所以修女領了臨終的聖事。別的修女們同小孩子們都爲他行九日敬禮，求了董神父轉求天主賞賜他好了病。到了第五天他的病倒格外的重。都想着病人當天要死。那料想修女睡了一覺，醒了以後就

要吃噓吃了噓了以後覺着一點病也沒有了。到了第二早晨修女起來進了堂、感謝真福人的轉達

除此以外天主還顯了別的聖跡、光榮了他的忠僕加俾厄爾

聖教會也光榮了他。就是教化皇良第十三位細細的查考了神父一輩子的行事。看他的德行超衆。又看他死後轉求的聖跡都是真寔的。所以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就列他在真福人當中。許了味增爵會及別的傳教會過真福加俾厄爾的瞻禮。咱中國好幾個地方也過他的瞻禮。盼望教化皇早些稱他爲聖人、叫天下教友們過他的瞻禮纔好

味增爵會的總會長、很盼望在巴黎京本會首修院堂裡供真福加俾厄爾的死屍。所以出了命該起他到巴黎京城來。爲此江西主教

(Mgr. Danicourt)把董神父的死屍裝在船上親自送到了巴黎。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初六日就到了那裡。本月二十五日京裡的紅衣主教(S. Em. Mort)把神父的屍首供在修院裡。

教友念完了董神父的行事必要感謝天主賞賜神父的大德、致命的光榮並天堂的真福，也要求天主的忠僕轉求聖三賞賜中國人都棄邪歸正。

## ●第六篇 西班牙國眞福劉神父在

### 中國致命 (B. Franciscus Capillas O. P.)

▲甲 劉神父入會

一千六百零七年陽八月十四日。天主賞賜西班牙國巴桂嶺城裡 (Baquerin de Campos) 一家子老奉教的一個男子。領洗的聖名叫方濟各。父母感謝天主的恩。把小孩子託付給聖母。求聖母保護他終身潔淨。不落在大罪惡裡。自家雖然很富貴。到底不同一些富貴人一樣嬌養小兒。反令他克己苦身。爲此方濟各一輩子常喜歡行內外刻苦

方濟各先在家裡念過書。後來在巴蘭濟亞城裡 (Palencia) 念了格

物等書許多年幼人念書光是求名。方濟各讀書只有一個盼望，就是陞神父，光榮天主，救他人的靈魂。有學無德不中用。所以方濟各十分熱心修了要緊的德行。另外很謙遜。又因爲一心愛天主，就盼望受難爲凌辱，如同飢渴的人想飲食一樣。老師們同窗們沒有不驚訝他德行的。都稱他爲聖人。

方濟各早已死於世俗，想着自己在世俗場裡如同魚在旱地裡一樣。榮華富貴都不如默想念經領聖事滿了他的心。所以滿了十七歲，就求了多明我會的一位院長神父許他入會。神父果然收留他，叫他在保守院裡預備發愿。本會修士們看他的德行相似老修士的德行完全。所以都感謝天主賞賜本會一個聖人。雖然衆人高看他敬重他。到底他自卑自賤，想自己是個大罪人。有德行的美名，沒



有德行的眞果。所以常把自己安在衆人以下，切望受別人的輕慢。

▲丁 劉神父上呂宋

一千六百二十八年，多明我會的總統，特問本會的修士們，誰願意上呂宋去傳教。那時候方濟各纔陞了六品，就懇求長上打發他去。上司果然應許了。

一千六百三十一年，陽六月十九日，方濟各上了船。第二年正月間，纔到了瑪尼拉。他在路上沒斷行祈禱克苦。黑夜間別人睡覺的時候，他暗暗的起來念經。黎明的時候又上了床，裝黑夜間睡了覺。不久船上的人知道了，所以都讚美他的德行，稱他爲聖人。方濟各在瑪尼拉修院裡念完了書。當年六月初五日陞了神父。長上就命他在呂宋傳教。

神父喜的不知道怎麼樣感謝天主揀選了他傳教。所以很用心講道勸人。在路上總沒有坐車騎馬，常常的步行。行路的時候也念經默想或唱歌。神父效法吾主耶穌黑天念經，屢次在屋裡或在堂裡一宿的工夫祈禱默想。早晨做彌撒常是十分熱心。領了聖體後身上也覺着大有精神。該守的大齋以外，神父還守了一些別的。若有人勸他說：「守這麼些大齋身體必要軟弱，不能盡本分。」神父常說：「早晨領了神糧，就不覺飢餓困乏了。」

大概因為神父身上常束了苦帶，所以得了常遠病。到底還是常行一些別的大小苦工。在呂宋那裡比我們中國更熱。很熱的時候神父特意的不開門戶。在那裡蚊子也很多。神父不但不搗蚊子，而且到晚晌還掀開蚊帳，特意的叫蚊子進來。再說，神父睡覺以前，常把

自己做的大木十字架放在床上，躺在上頭好克苦肉身。行路的時候，若鞋裡有沙子，雖然很疼，到底神父不拿出來。有一次因為這樣克苦，神父的腳腫的不能脫鞋，就使刀把鞋割開。看了看腳上的肉已經爛了一些，該叫外科先生把爛肉割下來。

吾主耶穌勸衆人說：「你們守齋的時候不可相似法利塞人臉上帶着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的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來他們守大齋，你守大齋的時候該用油擦頭也該洗臉（都是古教人坐席以前行的）不叫人看出來你守大齋。」神父雖然常克苦，又守一些大齋，到底常高興，叫心裡的歡樂也在外面發顯出來。寔在如同小孩子一樣令人可愛。

神父雖然在呂宋受了一些辛苦，到底自己還加添了許多別的苦。

工而且一心盼望爲天主捨生致命。所以懇求天主指引長上打發他上日本國去傳教。自己也求了長上這個大恩。天主雖然喜歡神父的心意，到底不願意他在日本國傳教，反叫長上打發他上福建去傳揚聖教。

長上命他上中國去的信來到的時候，神父正害重病。別的修士們都喜歡神父不能走，因爲都不想離開他。就是劉神父自己難受，不能當天起身。所以懇求了天主賞賜他痊癒。過了三天病果然全好了。神父就同一位會友一齊登船，上了台灣。多明我會在台灣也有了一個大修院，凡願意上中國去的修士們都在那裡學話。第二年（一千六百四十二年）陽四月間二位神父們到了福建。

▲丙 劉神父進中國

那時候在中國很亂，北京連北方諸省都賓服新清朝。南方人仍舊跟着老明朝。末了清朝把明朝滅了，佔了闔中國。起初沒有難爲天主教，而且敬重神父們，把湯若望及別的耶穌會神父們留在京內。因爲南方人不服管，白蓮教又常謀反。所以清朝千方百計壓伏南方諸省，各處查拿白蓮教。

那時候在福安有一個紳士，姓申，名萬潰，趁着這個機會謀害天主教。就給清朝的官遞了呈子，妄告天主教一些惡事。另外說，天主教與白蓮教是一事，教士們傳邪教，謀害清朝，男女行姦淫，用邪法迷惑女子，不出嫁，或教散親。

官不查考真假，就出了拘拿教民的票，叫折毀聖堂，燒滅聖書，票子一出，外教下流人就到幾個富厚教友那裡去，搶了東西，凌辱了人。

大概一個人搬石頭，打死了劉神父做伴的狄神父。

在福安城裡有幾個外教人格外煩惡天主教，領着三百來的男女遊街戲弄天主教。在頭裡去了一個人，手裡持着一杆長槍，使大聲喊說：「我把洋鬼子都逐出中國去。他們都是驕傲的邪術人，是可惡的惡人。」隨後來了一個戲弄吾主耶穌的人，背着個十字架。十字架上寫着：「我是洋人的天主。」我來到這個世界好救贖人類。」一些人跟着，也都拿着苦像念珠，裂嘴喊着念：「亞物瑪利亞。」在他們後頭有三十騎馬的戴着鬼臉，戲弄劉狄賈三位神父，手裡拿着紙卷子。上頭寫的一些邪妄事情，並耻笑天主教的話。還有一些人在街上行了很不端正的事。都是爲恥笑在天主教裡守貞的。一個守貞的姑娘偶然見他們行這些事情，敢責備他們說：「都是妄証真。」

守貞的人。那些下流人就使棍子打傷了他。

賈神父看這個光景，就知道自己不能在城裡住，所以把聖堂裡的東西藏起來。黑夜間從一道暗水溝子出了城，上丁頭去，見了劉神父。二位神父們從這個堂口暗暗的下了會。

劉省長是福安人。他一知道他的本城被滿州兵佔了，就帶着一些軍兵要救城，到底打敗仗跑了。不久帶着三千兵又回來了。八天的工夫圍困了城，到底又沒有得救城。第三次（就是一千六百四十八年陽三月間）纔攻破了城，把滿州人都攆了。

### ▲丁 劉神父被拿

劉賈二位神父在丁頭住了兩個月的工夫。不是下會就是念經默想，或行別的善工。彼此勸勉爲天主出力。劉神父還是盼望爲天主

致命。幾次給本會長寫信，怪異自己還不相似吾主耶穌的忠僕，因爲自己受的苦還太少太輕。

那時候不光在福安很亂，連臨近的地方也都不平安。所以神父們該當格外小心。到底正那時候來了個送信的請神父終傅。劉神父立刻跟着他往舉人王達陡那裡去了，因爲他的太太病了。神父在那裡住了三天，就是從一千六百四十七年陽十一月十二日，直到十五日。天天做彌撒，給教友們開工。到了第三天，又來了別的人，請神父終傅。因爲很亂，教友們都不願意他去。到底教友們所怕的，却是神父所切望的。神父就捨着命走了，好安慰那病人的憂苦，幫救他的靈魂。

神父給病人行完了聖事就要回家。一個教友拿着祭包跟着走了。



走到半路上，忽然來了一起子兵，把他兩個人逮住了，解到福安衙門裡。從前官光聽見紳士及別的人說過神父們一些不好。如今親眼看見一位神父，就很喜歡，立刻過堂，問他的姓名住處等事。神父不願意教友們爲他的緣故受囉唆，所以沒有露自己的住處，只說自己下會沒有常住的下落。

縣官過完了堂，就把神父解到鎮台衙門裡。鎮台看着神父很老寔，所以沒有刑罰他，倒把他送回本縣，且叫人給縣官說，自己在神父身上沒有問出罪來。

縣官又過了神父一堂，說一些毀謗天主教並神父們的話。神父說：「天主教是真教，令人避惡行善，恭敬獨一無二的真神。教士們上中國來也不是爲發財，也不是爲謀害國民，獨獨的是爲令中國人認

識真天主恭敬他，並爲救衆人的靈魂。我爲傳教救人甘心受苦，而且不怕捨生致命。我爲恭敬天主救別人的靈魂受苦致命，就心滿意足。

官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話。大概也想着神父光噴大話，所以給他加根。要試試神父真敢受苦致命否。神父疼的不知不覺喊了一聲。到底立刻就提醒自己，效法吾主耶穌不言不語忍受難爲。以後光小聲念經說：「吾主我多謝你，求你相幫我，保護我不失望。」

官恥笑他說：「你的福氣如今滿了麼？」神父說：「雖然肉身覺疼，到底靈魂還能喜歡爲天主受苦。」

官對皂班說：「既然他喜歡受苦，就該當加倍刑罰他。」皂班聽命，到底神父沒有出一聲。官和皂班及在跟前的人都沒有見過這樣

的忍耐。所以都驚訝，要仔細看神父變了面色沒有。爲此叫他抬頭。神父就勉強着坐在那裡。縣官看見神父和顏悅色坐在那裡，就怒氣冲天，叫皂班把神父東扯西拉。到底神父絲毫不抱怨，官氣的再叫加上別的苦刑。神父還是不怨不尤的忍受了，也把這個苦獻於天主，好補贖外教人的罪，爲他們代求奉教的恩。

後來官見神父這樣忍耐，大概心裡些微可憐他，願意救他。所以許給他一些富貴體面，說要求皇上賞他做官，又要終身與他相好，爲他的朋友。神父從小已經棄絕了各樣的榮華富貴，甘心效法吾主耶穌的貧窮謙遜。所以官所許的財貝光榮都沒有動他的心。神父說：「叫我做中國的皇上，我也不肯辜負奉教的大恩。」官聽說這話，氣的差不多親手打了神父，却因爲怕丟人，就沒有親

自打他、光叫皂班打了幾百板子。因爲他們使很大的勁打，所以神父起不來，也走不動。爲這個緣故，皂班把他抬到獄裡，同該死的犯人押在一齊。官看別的刑罰都不能變神父的心，就出了命不該給他飯吃，叫神父餓的改意背教。

### ▲戊 劉神父坐監

神父在監裡常感謝天主賞賜他效法吾主耶穌受苦難凌辱。後來傷好了些，他就給當家神父寫了一封信。上頭記載：「如今我知道苦是什麼。到底吾主耶穌的話在我身上應驗了。因爲我在苦中也覺得有超性的勇敢力量。我的肉身，我絲毫沒有可憐他。彷彿他不是我的。唐官任意難爲我殺害我。到底我盼望仍然勇敢不怕受難爲。」

同坐監的犯人都驚訝神父的德行。沒有不可憐他的。但是禁卒心硬不動，反加給神父各樣苦難凌辱，盼望神父給錢。因為神父沒有錢，所以禁卒更生氣。到底時常日久，神父的忍耐良善也動了他的鉄心。慢慢的也敬重神父，許神父給別的囚犯講道理，也許了教友們看望神父安慰他。

神父在監牢獄裡盡力守了能守的會規。比方定了默想念經的時候。而且半夜間起來按着會規念了夜課經。因為沒有本分經本子，所以光念了背過來的聖詠等經。却因為同坐監的不願意，所以後來神父黑夜間不起來念經，到早晨黎明的時候就補上了黑夜不叫念的經。自己不能做彌撒，到底每早把天下一總的彌撒都獻於天主。又神領了聖體。日間若不給同坐監的講道理，或不見來看望。

他的教友、就念經默想。有便也就寫了信。比方給一位會友寫信說：「我在這裡心安神樂，因為天主的意思叫我這裡坐監，求你相幫我感謝天主的恩典。」又給一位會友寫信說：「天主叫我終身在這裡，我也甘心情願。天主要收我的靈魂，我纔心滿意足。我是天主的祭品。天主隨自己的聖意辦罷。只求諸位會友轉達天主賞賜我勇敢。既然我不能講道理，愈顯天主的聖名，我至少願意以我受的苦難光榮他。」

一個年輕的教友葛多明，我同神父一齊坐監。他求了禁卒許神父在獄門口間喘一點氣。神父知道了，就禁止他說：「再別求這樣的事。我們不可相反天主的安排。天主的意思是叫我在這個黑窩裡做補贖。」在監裡還有別的該餓死的人，劉神父很可憐他們，天天

把教友們送給自己的飯，送給了他們一些。禁卒怕那些人不能餓死，自己就該受罰。到底神父仍舊哀矜他們自己剩下的飯。

還有兩個該死的賊，離的劉神父不遠，因為是冬天，很凍的慌。神父把教友給他的蓋的連自己的大袍子，給他們蓋上。到底神父不光可憐他們的形苦，更要救他們的靈魂。福建話不一樣。恐怕這縣裡的人不大懂那縣裡的話。劉神父也不懂那兩個賊的話。所以葛多明我當通事，勸他們回頭救靈魂。他兩個固執不信多明我講的道理。過了幾天，官告訴他們知道，定他們斬罪的文書下來了。賊盜一知道了，就想起在先聽得講天堂地獄，所以求了神父領洗。神父囑咐多明我該先試探他們的信德。因為他們再三再四求了領洗，一天比一天熱切，所以神父就給他們付洗。他們受刑罰的時候很忍。

耐隨天主聖意

來了新被押的人，劉神父就叫多明我給他們講道理。他就攔了一回，神父就責備他。葛多明我後來說：「一大些被押的果然奉了教，領了洗。神父叫他們天天聽道理，念玫瑰經。神父的黑屋相似天主堂，常有恭敬天主聽道理的人。世俗人雖看不起這樣的人，到底神父很喜歡他們，常感謝天主變化了他們的心，賞賜他們如同在吾主耶穌十字架右邊的賊盜一樣回頭。」

葛多明我可憐劉神父，要求教友們花錢救他。到底神父說：「萬不可花錢救我。我來到這裡必定是天主的意思，願意我在這裡救幾個靈魂。教友要花錢，就可以把做彌撒所用的聖爵祭衣等物贖回來罷。」



城裡的幾個體面奉教的求了官開釋神父說：「皇上不但沒有禁止天主教，反許各處傳天主教，又很寵愛湯若望同別的神父們，屢次同他們商議事情。既然皇上重看天主教，所以劉神父在福建傳教必定不犯王法。」

官答應說：「我知道。到底他們在朝廷裡是恭敬真天主的人。在福建這些外國人是傳耶穌教的，於湯若望大不相同。」

因為道理不動官的心，所以教友們想着，大概銀子能開他的心門。為此捐錢要救神父起。初神父不知道，後來他一得了信，就勸戒他們，又給本會的上司寫信說：「天主願意救我，就能救我，用不着人花錢。神父叫衆人爲我念經纔好。叫他們求天主賞賜我勇敢力量，好隨他的聖意受更利的苦難致命死。神父別許教友們捐錢把我。」

贖回來。天主必定不願意你們給那個虐官錢。書上也總沒有寫過、難爲聖教會的時候教友們花錢救了神父們。那時候教友們早已把錢財哀矜了窮人、不叫難爲聖教會的人得到手裡。教友們不過求了天主救神父們。天主看要緊、就救了他們、如同救了聖保祿及一些別的人一樣。我明明的知道天主令我上這裡來。我若爲教友們還有益處、天主也要救我。

上頭已經說過、禁卒些微減了劉神父的苦、許了教友們給他送飯吃。神父被押的地方是一口漆黑的屋。有時候禁卒許他出來在明亮地方歇歇同人說話。

有一黑夜裡衆人都沒料想、官忽然來查防。一見神父還沒有死、也不在黑屋裡、就叫使板子打了禁卒。然後向神父說、人已經有十天

我叫難爲你。你如今是怕我，可是恨我呢？

神父答應說：「我也不怕你，也不恨你，我光很可憐你。」官又問說：「你還喜歡受苦麼？」神父答應：「我不盼望別的，獨獨的盼望爲天主致命死。」

官聽說這話，就叫跟着的皂班使大勁打神父板子。他們把神父的肉打破了。神父三天的工夫不能站坐，打了他以後，官又問他：「你如今還是想奉教麼？」神父立時答應說：「我仍然奉教。」

官不明白神父受了一些苦刑以後，怎麼還能心安神樂呢。他想着：「神父必定用邪法，不叫他覺疼痛，爲這個緣故，滿屋裡尋找，恐怕有神父藏起來的符咒。」因爲神父沒有用什麼邪法，官也找不着符咒。所以走了。走的時候，嚴禁止神父出那黑屋子，也不許教友們再給

他送飯吃、說「犯命的該受重罰」官走了以後葛多明我很抱怨他。到底神父勸他說「該當隨天主聖意。天主定的時候來到了、官必定要受罰」不久天主降罰的時候來到了。就是劉省長第二次圍困安福城的時候、官上了城牆看看。正那個時候外頭的兵放鎗打死他。接任的楊官暫且沒有囉唆神父的坐監的教友、光保護城因爲耶穌聖誕贈禮來近了、神父很盼望那一天做彌撒、給城裡的教友們開工。所以叫多明我給禁卒三塊銀錢、求他許神父黑夜裡暗暗的進堂、黎明以先必定要回來。禁卒恐怕自己受重罰不敢允許。

### ▲已 劉神父致命

楊官知道團練兵、因爲是莊稼人、不如自己的清兵勇敢。所以幾次

開了城門，同圍軍打仗，追趕了他們。有一天他逮住了幾個兵，給他們加了苦刑，叫他們洩露一些要緊的事情。另外叫他們說，在城裡有給圍軍同謀結黨的人沒有。那些兵受苦刑的時候，問他們什麼就答應什麼。也就說在城裡有一些人暗地裡與圍軍同謀結黨，很煩惡天主教的一個紳士聽見兵的口供，就趁着這個機會，謀害教友們。對官說：『在城裡一些奉外國教的人暗暗的給仇人送信，叫他們賣城。』另外外國劉教士與圍軍同謀結黨，他現今坐監，等候批他斬罪的文書下來。

楊官一聽這話，就差人去傳劉神父。差人來到的時候，神父正念痛苦玫瑰經。一聽他們說的話，就估量大概自己該去致命死。神父到了官跟前，官苦口吵嚷他說：『你是反叛頭，該殺你。』神父不

言不語、心裡把自己的靈魂託付於天主、求天主賞賜善死。官叫皂班等人把神父領到法場去。給他脫了衣裳以後綁了他的手、叫他跪下。劊子手砍了他的頭。神父的靈魂升了天堂。是一千六百四十八年、陽正月十五日。即順治五年、陰十二月二十一日。外教人凌辱了神父的死屍、以後把他扔在坑裡、同斬死的犯人在一齊。過了四個月、教友們纔能收起來。一個大胆的教友在法場裡把神父的頭收起來。多明我會的神父把這些聖髑供起來了。後來把神父的頭送到瑪尼拉修院裡。如今供在西班牙國瓦爾亞斗禮城(Valladolid)堂裡。過了幾十年、外教人把供在福州的聖髑都偷了去。如今沒有人知道聖髑在那裡。

瑪尼拉多明我會的神父們知道了劉神父的事情、就同會外之司

鐸們一齊唱了歌、感謝天主賞給了劉神父致命的大福氣。一千九百零九年、陽五月初二日、教宗比約第十位、把劉神父列在眞福人當中、許了教友們恭敬他。我們也要求他轉求天主賞賜中國外教人棄邪歸正

## ●第七篇 貴州眞福趙司鐸在四川致

### 命

▲甲 趙司鐸領洗以先的行事

聖經上說「天主在聖人們身上顯他的奧妙」眞福趙神父的行  
事証這句話爲實

眞福趙神父是貴州婺川縣人。原姓朱名榮。生於天主降生後一千  
七百四十四年（卽乾隆九年）年輕的時候在婺川縣衙門裡當過  
差役。那時候在貴州還沒有奉天主教的。婺川於四川彭水縣交界。  
在那裡有了一些奉教的。乾隆二十多年，天主教從那裡纔傳入了  
貴州。魔鬼見了就生了大嫉妬，招惹了大風波。乾隆三十七年間（一



千七百七十二年）許多的新教友，因為奉天主教被拿，押在監裡。朱榮從前還不知道有天主教。見了被押的教友們，纔知道了。一千七百七十四年間，一位梅神父到了婺川縣，安慰被押的教友們。不料想自己也被拿，押在獄裡十幾天的工夫。神父在監牢獄裡不住的給差役講道理。朱榮也聽道理，見神父的德行非凡，慢慢的就敬重他，很佩服他的道理。而且屢次獨自去問神父恭敬天主教救靈魂的事情。朱榮小的時候上過學，認一些字，能看聖書，過了十幾天，梅神父出監。朱榮還送他幾里路，同他談論道理。神父走了，却沒有忘記朱榮，反囑咐教友們多同他來往，給他道理書看。那時候有個外教人誤告了幾個奉教的，到底也同他們一齊被押。經朱榮看守。朱榮知道教友們包庇，就待承他們很好，把原告待的很刻薄。朱榮雖

然沒有明明的說奉教，到底心裡有了奉教的意思，棄絕了異端。有一天他入廟玩耍，見泥塑的神像，就起了一番惱恨，魔鬼光榮天主的心，把神像使棍子打碎了。和尚知道他是衙門裡的差人，所以不敢責備他。

那時候徐主教也被拿。（請看第一篇）官差了朱榮同別的差役一齊解他到北京。朱榮在路上待承他很好。主教的道理並善表動了他的心，堅固了他奉教的志意。所以乾隆四十一年（即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朱榮把差事辭了，好預備領洗。梅神父看他的信德很結實，盼望很真切，行為都合教規，就給他付了洗，並代行了堅振。因為那一天是聖奧斯定聖師的瞻禮，所以神父給朱榮起了奧斯定聖名。

## ▲丁 趙奧斯定陞神父

朱榮本是有見識的人，辦事很牢穩，也不辭辛苦。爲此梅神父託他一些事情，另外叫他相幫傳教，代洗。那時候傳教的神父們太少。神父知道朱榮的才分好，又看他很掛念天主的光榮別人的靈，就很盼望他陞神父。所以早就教給他拉丁話，及超性的道理書。時求了天主發顯自己的聖意。

乾隆四十四年（即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四川遭了荒年，餓死的人很多。那時候朱榮相幫婁神父傳了教。這位神父同和神父一樣很重看他的德行，打發他上四川瀘州綦江等處去，代洗臨死的嬰孩。朱榮救了許多孩子的靈魂。以後因爲災難去了，就回去了，再相幫婁神父。因爲他仍然熱心修德傳教，又因爲他學的拉

丁話及超性的道理，用的，斐神父懇求成都府的主教賞賜他陞神父。

主教知道他的見識德行非凡，就於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即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八十一年陽七月初一日）聖了他爲司鐸。這個時候朱榮已經有了三十五歲。

恐怕人知道他從前在衙門裡當過差役，嫌不體面，所以主教叫他把朱姓改了。以後姓趙。又叫他遠離家鄉傳教。神父傳教很有興頭，也有次序，又不敢仗恃自己的見識。遇有關係的事情，就謙遜同別人商量，捨己從人。有一位主教說：「趙神父很老實，很謙遜，很熱心。」還有一位楊神父誇獎趙神父說：「趙神父的學問雖然不大，到底他不辦錯事。就有錯處也比一些別的明白人少多了。」

神父下會的時候，一到了堂口，先三天的工夫講道理。另外講了天主十誡、七罪宗、告解、聖體、耶穌苦難行事。講耶穌苦難行事，講的十分動心。聽道理的教友們有痛哭流淚的。第四天神父就開工，到底一天的工夫不過聽了七八個神工，好叫教友們能穀細細的告解，把靈魂的事情料理清楚。

△丙 趙司鐸在四川致命

雲南省騰越廳西邊有羅羅人（平常稱他們爲苗子）主教打發趙神父同一位法國神父上那裡去。大概那些人老寔，就是胆小，不敢奉教。趙神父同那位神父商量了，要上四川去，把幾家子好教友搬過來，用他們的好表樣感化羅羅人的心。趙神父就從四川領着幾家子奉教的搬到雲城。不久在那裡就有了十幾家子奉了天主教。可

惜，後來因爲地方不平安，同四川音信不通了，不知道他們恒心不。趙神父十餘年在雲南四川交界傳教。受的辛苦雖很多，到底常效法耶穌善牧童，爲救人的靈魂甘心受了各樣勞苦。徒弟們頭一次傳教回來，吾主耶穌領他們進曠野歇歇避靜。趙神父也是年年下會以後，或在龍溪堂裡，或在洛陽溝學堂裡住幾天，行避靜。神工看聖書。

乾隆五十六年，是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九十一年，主教把趙神父調到四川灌縣金堂縣溫江縣。神父各處找吾主耶穌失迷了的羊，領他們入他的羊圈。那時候一個教友姓鄒，因爲不守教規，趙神父責備他，又預言他的子孫不得善終。這個預言果然應驗了。因爲一個上吊死了，一個使刀擣死自己。

嘉慶九年，是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零四年，四川教民遭了大風波。那時候趙神父已經六十歲了，所以對楊神父說：「我年老無力，不能避難，請神父代求天主賞賜我堅心勇敢忍耐。」我在這裡安慰教友們，神父可以避難。楊神父就辭別他走了。趙神父自己在那裡。不久在重慶府有一個教友，因為病重，打發人上邛州去，請趙神父終傳。神父行終傳後回家，在路上見了一個店，所以願意在那裡歇歇。忽然來了一個外教人問他說：「你奉天主教麼？」神父答應說：「我不但奉天主教，我也是傳教的。」那外教人立刻進了衙門，稟明官，某處有個傳天主教的人。官一聽這話，就差人去拿神父。神父老了，沒有大力氣，官就可憐他，給他解開了鎖子，又給他飯吃，末了，就僱一乘轎子，把神父解到成都省城。成都官煩惡天主教，命給神父

加上刑具、把他押在獄裡。有一天官坐堂的時候給神父說：「你老了，又有病。怎麼能受刑罰呢。所以我對你說，你快快的背教，可以放你回家。」神父說：「各樣刑罰我樂受。就是背教的一句話萬不能說。」官生了大氣，叫差人打神父六十板子。神父受了刑以後差役還恥笑他說：「小老頭，你疼不疼？」神父答應說：「你們看我受刑還敢恥笑我。我寔在可憐你們。」官說：「你別多說話，只管答應我，你們的耶穌保佑你不保佑你？」神父又說：「耶穌賞我力量，相幫我爲他的聖名忍受苦難，又賞賜我靈魂潔淨。這不算保佑我麼。你們只顧眼前不顧身後，不知道人一生當辦的大事是什麼，也不追究頭頂的天腳踏的地。眼看這奇妙的萬物，都告訴我們有天主。你們不肯認識他，也不管良心不安，實在叫人可憐。」



官因爲無言可對發了大怒，命打神父八十嘴巴，把臉打的鮮血直流。差人動心要給神父擦血。到底虐官不許，反叫把神父半死不活的再押起來。神父的臉腫的很利害，飲食不進口了。再過幾天，就是一千八百十五年陽正月二十七日，卽嘉慶十九年臘月十八日。神父在監牢獄裡去了世。自從神父被拿到致命死共有二十多天。差人先把神父的死屍埋在義地裡。道光二年，卽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上，教友們把他遷葬鳳凰山聖林裡。一千九百年，陽五月二十九日，是光緒二十六年陰四月間，教宗良第十三位，爲光榮趙神父，恭列他入了真福品。

## ●第八篇 四川神父眞福劉達陡致命

眞福劉達陡生於乾隆三十八年，是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三年。他本家在四川省邛州樓子山隔溪溝。父親是劉世則，母親楊氏。都貧寒，到底熱心守規敬主。簿主教給達陡付洗。

達陡二歲的時候，他父親去世。他母親因爲無依無靠，就帶着達陡再嫁了一個別的奉教的宋萬有。達陡就同他的母親上了全州冷靜溝，住在他後父那裡，相帮他種地。過了十八年，達陡整二十歲的時候，他母親及後父都去了世。達陡就跟着一位傳教的神父伺候他。神父見他誠實聰明，就喜歡他。因爲外國神父們來到中國很難。本國神父們很少，就想着達陡也許能得天主聖召。陞神父。爲此教

給他拉丁話，後來送他到落瀼溝修道院讀書。達陡雖拿着學問要緊，到底拿着德行更要緊。所以用心讀書，熱心修德。四川主教眞福徐加俾厄爾見他才德兼全，就於嘉慶十二年，是天主降生一千八百零七年，聖了他爲神父。那時候神父已經有了三十五歲。不久主教派他在川東，又在貴州相幫別的神父傳教。神父熱心掛念天主的光榮及別人的靈魂。爲此講道勸人不辭勞苦。風吹日晒仍然出外下會。又因胆子大不怕危險。教友們勸他小心躲避。神父答應說：「我不怕。我要致命，光榮天主。」一千八百十六年上，眞福袁神父在合州被押。劉神父一知道了，就捨着命上那裡去安慰了神父。聖教會遭了七年艱難，以後慢慢的就平安一些。那料想劉神父能被拿致命呢。到底道光元年，卽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陽六月初十日，

神父在趙家灣立石溝離渠縣城四十里，住在趙常林家，過聖神降臨瞻禮。那時候在趙家灣有個不守教規的人，大概因為給趙常林有仇，願意壞他的事。或是因為神父責備過他的壞表樣，就上衙門送信說：劉教士住在趙常林家裡。縣官就差了衙役捕役去拿神父。那時候在衙門裡有一個新奉教的差人，他趕緊的叫一個教友送信說：「今天黑夜裡官要拿劉神父，你快去告訴他，叫他躲避。」這個教友因為自己有要緊的事情不能去，所以託了一個別的教友去給神父送信。可惜，這個教友是慢性子人，走的太慢。第二早晨纔走到半路上，就遇見差人已經拿着劉神父回城。差人是黑夜裡出的城。天發亮的時候已經到了立石溝村裡的人，見了他們就想着是賊。各人都拿着兵器預備打賊，連神父也想着來的人是賊，要搶他。

的祭衣聖爵等物。差人闖進了他的屋門。大概神父手裡拿着一根棍子，卻沒有打他們。差人見他拿着棍子，一個人就用槍刺透了他的胳膊。從傷裡出了一些血。然後差人把神父同二十多教友們一齊鎖住了，解到衙門裡。在半路上差人要歇歇，就叫神父站在大街上，在太陽地裡晒着。又恥笑辱凌他十分利害。神父效法吾主耶穌的表樣，把這些苦辱都全獻於天主。

審問神父的時候，官先沒有用重刑。有一次正過堂的時候，忽然响了一大聲。是堂上的正梁斷了，把官嚇昏了。官疑惑這是鬼神的事情，所以不敢給神父加苦刑，反暫且起了敬畏他的意思。可是不久又變了心，叫差役把神父的祭衣穿上。一隻手拿着聖油盒子，一隻手拿着麵餅遊街。好叫衆人都看見。一個差人前頭敲鑼，使大聲喊

着說：「你們都看看這個盒子，是裝剋眼睛藥水的。這個圓餅是迷  
人藥的。你們千萬別隨他們的教啦。」衆人聽他那麼喊叫，也都跟  
着辱罵天主教。差役回了衙門，有一個差人，忽然肚裡疼的打滾，霎  
時間死了。大概是天主教要警戒官同差役難爲神父。到底官不動心，  
反叫把神父鎖在獄裡。陽十二月間，官把他解到成都。那裡的官審  
問了他以後，就奏明皇上，把神父又解回渠縣入了獄。直到致命  
那時候，在北京出了一些異怪事情。爲此皇上害怕，爲免一些災難，  
出了上諭，恩赦了許多犯人，也不敢批定斬絞及別的重刑。主教神  
父教友都盼望皇上也恩赦劉神父。到底天主的意思，是願意賞賜  
劉神父致命的大恩。

道光三年十月間，是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二十二年煉獄月裡，皇

上的旨意來到渠縣。官就坐堂，對劉神父說：「你死的日子來到了。」神父和顏悅色答應說：「這是我一輩子最有福氣的日子。我盼望的久了。」

說完這話就講了聖教會的道理，也告訴在跟前的衆人知道，天主的公義另外死後賞善罰惡。官恥笑他執迷不悟。神父對他說：「大老爺不信我的話。到底必要受天主的審判。」官就命差人把神父送到大街上，在五顯廟門絞死他。絞了兩次，神父纔斷了氣，靈魂升了天堂。是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神父纔有五十一歲了。

話說縣官爲異端的緣故恭敬劉神父的屍首，叫收斂在好棺材裡頭，埋在官山坪地方。那時候教友們雖然不敢到跟前去，到底老遠

跟着、把坟墓記清了。過了一年綏定府的教友們把劉神父的死屍搬到綏定、埋在孫神父旁邊。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川東范主教命張文佐神父開棺材、把劉神父的頭取出來、好送到羅瑪府、供在聖堂裡。因爲當時不能送去、就把他放在水雅宕地方。一千九百年間、又把神父的死屍都搬到重慶府埋在那裡。

教宗良第十三位、一千九百年陽五月二十九日、把劉神父同別的八位致命死的、列入眞福品。○望眞福司鐸劉達陡爲在中國傳教的教士們、及本國教民、轉求天主。



## ●第九篇 四川神父眞福袁若瑟致命

教宗良第十三位列入眞福品的司鐸內也有眞福袁若瑟。這位眞福人生於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是乾隆三十一年間，在四川彭縣。弟兄五個他最小。父母是老奉教的，熱心恭敬天主，也令兒們都從小熱心敬主守規。若瑟的脾氣溫厚，才分非凡。爲此本堂神父、梅司鐸，叫他念書。十六歲上打發他上落瀟溝修道院讀書。十年以後長上，叫他相幫黃神父。三年之久跟着他學習傳教，因爲若瑟熱心傳教，超性的學問也敷用的，所以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是乾隆六十年上秋裡四川主教眞福徐加俾厄爾聖了他爲司鐸，派了他在川東川北傳教。那個地方新奉教的多。神父勤謹講道理，勸他們當好教友。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即嘉慶元年，白蓮教匪徒從湖廣入四川達縣、同別的賊匪結黨，殺害川東川北無數的人，殺的教友們也不少。袁神父見教民遭這個大災難，心中難受。雖然自己也遭危險，到底仍然給教友們講道理行聖事，堅固他們的信德，勸他們依靠天主。嘉慶三年五月間，神父從重慶府步行回了達州，在那裡住了大概有九年。嘉慶十二年間，神父聽主教的命，管理廣安州、合州、定遠、銅渠、大足、榮昌、璧山等處的教務。不下會的時候，素常住在合州竹家巷。

嘉慶十五年，即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十年間，神父正在廣安州的時候，一個新奉教的背了教，稟明官說神父在那裡住。衙門裡的差人來了，神父就跑了。他們走了以後，神父仍然下會。但因為常明總

督很惱恨天主教，所以神父加倍小心，雖然遭了幾次被拿的危險，到底教友們常保護了他。

嘉慶二十一年（一千八百十六年）有一個女教友，名鄧二娘，因為不守教規，一位姓王的貞女勸他回頭。鄧二娘拿着貞女的話當耳旁風，固執於惡。為此貞女求了袁神父勸勸他。神父用慈愛的話責備他一番。鄧二娘心裡就拿定了主意要報仇。他打聽七月初七日，神父要到合州，所以他去告訴衙門裡的人知道了。神父來到了衙役就拿住他，把他押在獄裡。

官屢次誘惑神父背教。到底神父常說「寧死不背教」，過了三個月以後，教友們給衙役錢，叫他們解開了神父的銬鎖，放了別的刑具。這樣神父輕快一些。正那時候，天主也格外安慰了他的忠僕，賞

賜他心歡神樂。眞福劉達陡神父是袁神父的同窓。一聽得說袁神父被押，就從渠縣來，假充袁神父的哥哥，求差役許他進去。差役們許了他見神父同被押的教友們。

十月二十六日，袁神父被解到成都府。好幾個官過了他的堂。有時候叫他帶銬鎖，有時候給他解開了。官叫他說明中西教士們的姓名下落，到底神父不說。神父被拿的時候，祭衣等物以外，差役也拿了。他一總的書官看經本子，念了天主經，一念〈爾國臨格〉，就起了疑惑，恐怕說的西國人要來到中國霸佔江山。雖然神父給他說，不是這個意思，到底官不信，所以先打他二十嘴巴，然後叫他跪鐵鍊一次，石板三次。

神父該升天堂的時候，來到了。就是嘉慶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是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十七年，陽六月二十四日，聖若翰誕生瞻禮望日，差人把他解到法場裡絞死他。在差人裡頭有一個姓丁的，是合州人，他看神父的德行，聽他講的道理，就奉了教。後來他對教友們說：「袁神父和顏悅色說，自己甘心受刑致命，也勸了在跟前的教友們堅心依靠天主，不怕死。然後神父跪下念經，末了，就受絞刑。」絞第二次纔咽了氣。神父死了以後，先埋在官山，過了五年，就起了他的死屍，遷葬在鳳凰山。

教宗良第十三位在一千九百年陽五月二十九日，稱袁神父爲眞福人。○望眞福司鐸爲闔中國祈求天主。

## ●第十篇 四川神父眞福劉保祿致命

從前在四川瀘川府樂至縣有一家窮教友出奇的熱心。一千七百七十八年，是乾隆四十三年間，天主賞賜他們一個兒。領洗的聖名叫保祿。孩子長大了就稱叫翰佐保祿。小的時候給別人放羊掙飯吃。雖然在人跟前卑賤，到底在天主台前爲大。天主不但揀選了他，陞神父傳教，而且賞了他致命最大的恩典。保祿雖然給人家放羊做活，到底沒有耽擱教友的本分，用心學了經言道理。本堂神父看他熱心守規矩，又老實，謙遜，端正，良善，就估量他能陞神父相幫傳教。有一天把這個意思告訴他知道說，自己願意教給他中文拉丁話。保祿歡天喜地感謝天主，也感謝本堂神父。

保祿上學的時候已經有了二十五歲，讀書很難。到底也不畏難，求了天主相幫。主教仁慈寬免他一些拉丁話，許他學習中國話作的道理書，就能畢業陞神父。嘉慶十八年上果然賞賜他鐸德之品。那時候劉神父整三十五歲。主教遂就叫他管綿州德陽縣漢州新都縣那一帶的教友。神父聽命去了，在那裡盡心竭力傳教。不光給人講道理，而且拿自己的好行爲做衆人的榜樣表率。雖然登了司鐸高位，到底終身沒有忘記自己窮家出身，所以同別人來往甚是謙恭和順。富的窮的，尊的卑的，他都一樣待承。當嚴的嚴，當寬的寬。神父從小會忍耐勞苦。陞了神父以後也最喜歡貧窮德行。常穿粗布衣裳，吃家常飯，不嗑酒，守一些大齋，行許多別的善工。同人說話總不談論閑事，更不說別人的不好，也不忍教友們談論他人的是。

非○神父的表樣也該當令我們躲避批評別人的毛病。人都效法神父這個德行，在世界上必定更平安更素靜。

聖教遭風波的時候，神父不害怕，仍然熱心傳教，堅固教友們的信德。有時候打扮買賣人挑担子趕集，賣青菜糧食等貨。有時候在地裡相幫人做農工。黑夜裡就在教友家裡做彌撒，開工付洗。外教人都沒有猜思這個買賣人，這個做活的，是神父暗地裡傳教。魔鬼看神父這樣熱心堅固教友的信德，所以生大嫉妬，謀害神父。不久就得了意。就是嘉慶二十二年，即一千八百十七年，陽八月十五日，神父在德陽縣，在姓崔的教友家過聖母升天瞻禮，叫一個新奉教的做一個天棚，掛在祭台上邊。因為天棚做的不好，又因為那個人私落了材料，神父說了幾句不喜歡的話，減了他的工錢。那新奉教的



就生了氣，上衙門裡去，見了差人，告訴他們說：「崔家那裡藏着傳天主教的教士。」差役都盼望使神父的錢。雖然沒有縣官的命，私自去拿神父。那沒良心的新教友如同右達斯一樣領着他們去。陽八月十七日是聖母升天瞻禮後頭一個主日，神父正做彌撒的時候，差役來到了。教友們一見他們就東跑西奔。不過一個守貞的田姑娘，同兩三個別的女教友沒有跑。神父還沒有做完彌撒，就轉身對衙役們說：「你們等一會工夫。我做完了彌撒，有什麼事纔辦罷。」衙役果然沒有下手。神父不慌不忙，平平安安的做完了彌撒。衙役就上前去，把神父綁起來。也把他的祭衣等物都搶了去。神父臨走的時候對田貞女說：「你在天主台前好好的熱心罷。我這一去再不回來。」在外頭還有許多的女教友哭了。神父就叫衙役住一會。

工夫勸了教友們說「別哭，我如今享福去」

因爲差役私自去拿了神父，好使神父的錢。所以不送他到衙門裡，反收他在一座客店裡，等候教友們拿錢把神父贖回來。到底教友們已經逃散了，恐怕自己被押，所以也不敢歛銀子贖神父。獨田姑娘打發人去給神父送了一頂草帽子，好免晒的慌。又給了他一小塊銀子，神父但留下草帽子，把銀子還交給送信的人說「你們把銀子哀矜窮人罷，我用不着銀子」

衙役們等到晚晌，見沒有人贖回神父來，就把神父連他的祭衣等物都交給了官。官頭一次過堂問神父說「你是天主教人麼」神父答應說「是」官問「你是教士麼」神父又答應說「是」後來官指着祭衣說「這些衣服等物是你的不」神父說「是我的」官說「你細細的

看看這些東西是你的不是。神父答應：「東西都是我的。」官又說：「光有這些東西，也能定你的死罪。」神父答應說：「巴不得我有這個福氣纔好。這樣的福終是我所盼望的。」官叫他露教友們的名字。因爲神父不肯，所以官命打他四十嘴巴，押在獄裡。

那時候有兩位神父們，一位姓王，一位姓文。他們一知道劉神父坐監，就去安慰了他。劉神父趁着這個機會辦了神工。辭別的時候求了那兩位神父們爲自己念經，求天主賞賜勇敢受刑致命。過了三天，官把神父解到成都府。到了那裡，神父先被押，後來官把他過了好幾堂。過了五個多月，定神父絞罪的上諭下來了。官立刻就遵上旨。在城外東絞場裡絞死神父。是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十九年，陽二月二十一日。那時候神父纔有了四十一歲。神父的死屍先埋在

義地裡三年以後教友們把他遷埋在磨盤山聖地裡。一千九百年陽五月二十九日教宗良第十三位把他同趙奧斯定、袁若瑟、劉達陣三位致命的神父們一齊列在真福人內。

## ● 第十一篇 貴州教友眞福吳伯多

### 祿致命

貴州教務現今興旺。從前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在位的時候，那裡的教友們遭了一些艱難。而且有爲天主致命死的。聖教會如今富眞福人恭敬他們。其中頭一個是吳伯多祿。

伯多祿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是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在貴州省遵義縣龍平場地方。大號叫貴盛。他父母是外教人。年幼時他也敬邪神。到底天主賞賜他奉教的大恩。

伯多祿家道貧寒。所以給人家做活。因爲儉省，慢慢的就有了錢，能開一個棧房貨店。有一天四川省的一個教友，姓徐，下了他的店，住

了幾天。這個教友持羅神父的本分，在外暗地裡傳教，恐怕人認識他，所以他也賣棕圈。他看吳貴盛心裡寔在，有面子，就想著，這個人奉了教，必定能開一些堂口。

有一晚晌吃了飯以後，因為月明很好，徐教友就趁着這個月光，要給吳貴盛講道理。所以問他說：「今夜的月光很明，你也知道這個月光是從那裡來的麼？」吳貴盛一輩子沒有推論過這個事情，也沒有聽說過，月光是從那裡來的。所以說：「月光是月亮自有的光。」徐教友願意慢慢的令他知道，自己答應的不對。所以說：「屋裡的燈，不添油，不点火，不能自己發光。天上日月星辰，從古至今他們的，光絲毫不減。這裡頭必定有掌管他的。請你對我說，誰掌管這個事情？」吳貴盛想不出這個道理來。徐教友就對他說：「你不知道這

個事情，我却知道。吳貴盛悶的慌，叫他說明。徐教友就把天地萬物的來歷給他講了一番，對他說：「獨獨的天主是自有的，其餘別的都是天主造的，都蒙天主保存掌管。」吳貴盛聽了這些道理很動心。所以徐教友給他幾本道理書，叫他仔細看。

過了幾天，吳貴盛拿出兩千錢來，給了徐教友，求他去請神父來開教。徐教友沒有請神父，反請了四川省的一位會長，姓凌，上龍平場去。吳貴盛就想自己特特的給了徐教友兩吊錢的路費，叫他請神父。他沒請了來，就生了氣。兩天的工夫，不願意聽凌會長的道理。第三天他息了怒，却還是不叫凌會長自己講道理，反請了許多念書的人同凌會長辯明。儒教天主教那是真的，那是假的。凌會長賴天主相幫辯駁他們。吳貴盛就對凌會長說：「我也佩服你的道理也。」

願意領洗，說完這話就把家裡的邪神像、靈牌、等異端東西，都毀壞了。第二天上鄰居朋友們前去勸他們奉教。不久就在龍平場有一百二十八個奉教的。外教人可是煩惡這個事情，稱了天主教爲閻王教。

羅神父聽得說，在龍平場開了教，就很高興，但不喜歡吳貴盛傳教的樣子，不願意他硬勸人奉教，恐怕人奉教不是從真心來的。後來就冷淡出教。所以神父打發兩個別的會長，一個姓胡一個姓蔣，去勸了吳貴盛慢慢的善勸外教人奉教，不要相強。

一千七百九十五年間羅神父頭一次到龍平場，見那裡的教友們又多又熱心，就心裡很喜歡，很覺安慰。吳貴盛的信德很堅固。所以神父立他爲那一帶的會長。新會長的脾氣從小冒失，神父恐怕他



早晚惹出一些事情來，所以勸他改脾氣，也領他上四川重慶府那裡去，見了老奉教的好表樣。吳貴盛在重慶府住了一些工夫，慢慢的就知道，自己的行爲還不合吾主耶穌的教訓，所以加倍克制自己，勉力效法吾主耶穌的良善。第三年羅神父給他付洗，起的聖名叫伯多祿。

吳伯多祿領洗後仍舊熱心傳教，因此一千八百十一年上，在龍平場那一帶已經有了六百多教友。魔鬼生了大嫉妬，謀害教民，攔擋外教人奉教，因爲起了大風波，許多的教友逃跑避難。四月初三日那一天，吳伯多祿也想著躲避。那時候有一個教友請他嗑酒。正嗑酒的時候，縣上的差役進來。雖然伯多祿還能跑，到底情願意跟着差役進城，到了城裡縣官就坐堂。雖然用最大的嚴刑逼迫伯多祿。

背教、到底他寧死不背教

後來官把他解到貴陽府。真福人在那裡也受了一些刑罰，到底還是不背教。爲此省長又命解他回本縣坐監。真福人在監牢獄裡給他妻子寫了一封信，安慰他的憂苦，堅固他的信德，勸他不要戀愛虛假的世福世榮。又說自己心歡神樂，情願爲天主致命，好贖前罪，得入天國。

縣官再三再四叫真福人背教，踐踏十字架。到底他仍然情願死，不肯背天主。爲此官定了他的絞罪。致命前兩天，真福人蒙天主默示，知道了本月初七日要致命死。所以很歡樂。在監裡擺了酒席，請了親戚朋友並同坐監的教友們都吃席，也把自己致命的時刻告訴衆人知道。初六日獄官來查點犯人的時候，真福人對他說：「明天

我要出去。獄官不信。到底初六日晚响，刑部定眞福人絞罪的文書，送到了。第二早晨，皂班進監，把眞福人提到法場。眞福人臉上發顯極大的歡樂。一路不斷念玫瑰經，求天主賞賜勇敢致命。到了法場，他就跪到地下，仰望天，大聲喊說：「天堂，天堂我的家鄉。」後來又說：「我見天堂的光榮。我見救世主耶穌。」不久又說：「我見聖母同我的護守天神來接我。」他說完這話，劊子手就把他綁在十字架上，脖子上套上粗繩，使勁一扯，眞福人的靈魂就升了天堂。是一千八百十四年，陽十一月初七日，或嘉慶十九年，陰九月二十六日。伯多祿纔有四十六歲。

他妻子一知道他丈夫致命死了，疾速去領他的死屍，埋在龍平場。天主爲光榮他的忠僕，顯過聖跡。

良第十三位、於一千九百年、陽五月二十九日、把他同一些別的致命死的神父教友一齊、列入眞福品○望眞福吳伯多祿爲闔中國教內教外之人在天主台前做主保

## ●第十二篇 貴州教友眞福張若瑟

### 致命

眞福張若瑟在貴州省都勻府世家出身，是一千七百五十四年，即乾隆十九年間，名叫程萬，大號是大鵬，全家都是外教人。程萬小的时候讀書，因爲品行出奇的好，衆人都敬重他。到了二十歲就進了清水教，後來信了道教。四十歲的時候在水溝開了錢舖。又同一個姓王的合夥販買絲。姓王的大兒名叫王正，在北京中了舉人，奉了教。回家的時候帶來了一些道理書，給程萬看了。程萬越看越明白。天主教是真的，所以一心願意奉教。就是他的兄弟及別的親戚都相反。程萬奉教以先也有妻也有妾。如今就把妾嫁給一個姓杜的。

教友自己光同正妻度日

嘉慶二年，即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間，四川羅神父派了一位教友姓胡同幾個別的教友們上貴陽去，設立新堂口。他們見了程萬就勸他奉了教。過了三年，就是一千八百年間，程萬在遵義縣隆平場領了洗。聖名叫若瑟。回家以後住在六廣門外頭。他兩個兄弟都不奉教，常謀害他。那時候查拿白蓮教。他兄弟們就誤告他是白蓮教人。差役們去拿他的時候，他不在家。在旁處做買賣，所以沒有落在他們手裡。

不久若瑟又遭了危險。却虧了天主保佑，又沒有被拿。就是一個外教人要送他。若瑟跑到興義府。在那裡相幫湯神父教學。

嘉慶十六年，即一千八百十一年間，白蓮教又反起來了。官差同白

蓮教一齊也拿了一些教友們。省城裡的教堂也被外教人拆毀了。若瑟有了一個兒，大號叫德旺，是他妾從前生的。德旺也奉了教領了洗。聖名叫安當。那時候他纔有十八歲，同十一位別的教友們一齊被拿。官問德旺：「你的父親在那裡？」德旺答應說：「我實在不知道。到底他若有罪該受罰，小人情願替他受刑。」官定了德旺的充罪，充到龍泉縣。過了二年，德旺就去了世。真福若瑟得了信息，就喜歡他兒的福氣，又仍然勸化外教人。在馬鞍山及定番州兩處勸化了好幾十家子棄邪歸正。興義府的制台得了信，所以差了人拿他。若瑟就跑到四川重慶府見了主教。主教對他說：「這個時候不該棄捨你勸化的教友，你回去堅固教友們的信德纔好。」若瑟辦神工領聖體，以後就回了貴陽府。雖然也藏着，到底縣官得

了信，差了人去找他，也出了賞格，無論誰把若瑟送到，就要賞他三十兩銀子。一個外教親戚圖賞，暗地裡告訴官知道，真福人在那裡住。衙門裡的差人就拿了他。官看他年老，恐怕受不住內押的苦，就把他押在班房裡。後來解到臬台衙門。臬台審問他一番，就解他到巡府衙門，收在監裡。官勸他背教，到底真福人說：「寧死不背教。」若瑟的一個姪子知道他在監牢獄裡，就願意給他銀子。到底若瑟說：「銀子但能救我的肉身，不能救我的靈魂，所以不必給我銀子。」他的親戚朋友也看望他，勸他背教，到底真福人不肯爲暫時的假福失落永遠的真福。知府就定了他的死罪。制台也批准了。若瑟知道了，心歡神樂，感謝天主的大恩，加倍熱心預備死。獨獨的一條事情，令他難受，就是神父不能來給他開工送聖體。



過了三個月北京部文下來了。有幾個教友們可憐真福人去死的時候要給他一些酒噓。到底若瑟不噓，反說：「死的時候心裡要明白。」真福人上法場裡去的時候，思想自己能爲天主致命的大福氣，心裡甚是喜歡，喜的雙眼流淚。一個教友見了，就怕真福人難受。所以要安慰他。到底若瑟說：「老兄，我不是難受。我喜的流淚，你不要掛念我，光爲我求天主罷。」到了法場裡忽然天色大變了，颶暴風下大雨。真福人的兄弟姪子跟他去了。如今跪在他跟前，哭求他背教救命。真福人對他們說：「我死是爲天主，不是因爲犯了別的罪。所以你們不要流淚。」

念了經以後，劊子手就絞死他。是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第二天他的親戚來收斂，都驚訝他的容貌沒有改變。死屍還是柔軟，

好似活人一樣。他的姪子要燒紙。到底他兄弟說：「你的伯父在世沒有信這個虛妄事，所以你别燒紙。」第三天他們把死屍埋在廣門外，也給他立了碑。一千九百零九年五月初二日，教化皇比約第十位把張若瑟列在眞福品內。○我們要求眞福人在天主台前做中國主保，令教友們熱心前進，引外教人棄邪歸正。

# ●第十三篇

貴州教友眞福劉伯多祿

## 致命

劉伯多祿大號是文元，是眞福張若瑟的鄉親。生於一千七百六十年，在貴州貴陽府貴筑縣。長大了在省城外種菜園掙飯吃。父母親戚都是外教人。他自己也不認識天主。到了四十歲上纔奉了教。那時候婺州縣的一個教友，是冷依納爵，販買綢緞，經過貴筑縣，住在文元家裡。文元聽他講道理，心中感動，去見眞福張若瑟的行事上記載的舉人王正。王正堅固了他的信德。文元就領了洗。他父親知道了，就氣的打罵他，叫他背教。到底伯多祿堅心信天主。後來王正的舅父把他連伯多祿送了官。二位教友被押。官叫他們背教，到底

白白的費了心思。二位朋友寧死不背天主。幸虧王正的親戚朋友當了保人，他們兩個纔出了牢獄。

一千八百年間貴州教民再遭了風波。劉伯多祿又被拿，同五個別的教友充到黑龍江一個教友，因爲受的辛苦太大，死在半路上。別的到了黑龍江。伯多祿在那裡給一個很兇惡的旗人當奴才，受了他很大的難爲。從早到晚沒有歇息的工夫。有時候那個野人在伯多祿大拇手指頭上拴了繩，把他掛在梁上，使勁打他。有時候用污穢的東西淋在他頭上。後來伯多祿換了主。到底仍然受一些辛苦。三十年的工夫受的苦難一言難盡。到底他總沒有說一句抱怨天主埋怨人的話。反爲天主的緣故含忍，還勸化了一些外教人棄邪歸正。雖然得了幾次機會，到底沒有逃跑。道光十年，是一千八百三

十年間，因爲皇上恩赦了，伯多祿回了家，仍舊種了菜園，又不住的勸了外教人奉教，也給衆人立了好表樣。爲此教內教外之人，都愛敬他。

後來貴州的新臬台姓周，聽了別人的謗言，命貴筑縣官拿天主教。官果然拿了二三十個教友們，其中也有伯多祿的兩個兒，一個兒媳婦。伯多祿沒有被拿，他怕他們的信德不大很堅固，所以挑了担子，裝賣菜的人到衙門裡。到底差役猜准了他也是奉教的，立刻就把他送官。縣官一見伯多祿額上刺的有天主邪教四個字，氣的拍桌子說：「該死的老軍犯，前日因爲信了邪教，定了充軍的罪，回了家，還沒有回頭麼？」官說完這話，就命差役用大鐵鍊把伯多祿鎖在獄裡，把他的次子同大兒媳婦及別的教友們充到口外去。又在

伯多祿的右腮上刺了誑騙幼童四個字。在左腮上刺了左道惑衆四個字。也定了伯多祿的死罪。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皇上的批諭下來了。當天官就在絞場絞死伯多祿。絞死的時候忽然見一個火球，懸在伯多祿頭頂上。後來慢慢的升天去了。第二天伯多祿的妻子把他的死屍埋在菜園裡，也給他立了碑。

一千九百年五月二十七日，教宗良第十三位把伯多祿列在眞福品中。

## ●第十四篇 貴州教友眞福郝若亞

### 敬致命

眞福郝若亞敬同劉伯多祿一樣是眞福張若瑟的鄉親，也是他勸化的。他生在貴陽府修文縣札佐寺那裡。因爲家道貧寒，就從小給人做活彈綿花。後來做個小買賣，賣銅器。二十歲上見了眞福張若瑟，聽從他善勸奉了教。他父親一死，母子二人就搬到省城，在唐神父手裡領了洗。若亞敬也在那裡成了家。到底過了幾年，他的妻子得病死了。若亞敬沒有續娶。此後加倍用工夫念經，多行哀矜，克苦等善工。聖教會定的大齋，他守的很嚴，也不吸煙，也不嗑酒，又把自已的宅子獻於天主，蓋了聖堂。人看他的德行非凡，說他是活聖人。

嘉慶十九年，是一千八百十四年間，貴州教民遭了大難。若亞敬同二百多別的教友們被拿。官叫他們踐踏十字架。因為他們都不服，所以官生了大氣，把若亞敬同四十多男教友們，用了重刑後押在獄裡。把女教友同小孩子們及年老的人開釋了。

過了六個月，官把被押的四十四個教友們解到省城。他們在那裡受的刑罰不輕。雖然難受的發昏了多次，流了很多的血，到底沒有背教。有一次若亞敬跪鐵練，跪了十四點鐘的工夫，後來發昏了。却沒有說半句背教的話。官無法定了他們的流罪。在他們臉上刺了天主邪教四個字，一齊充到蒙古伊犁，叫他們給旗人當奴才，他們不但不難受，而且都喜歡能為天主受苦。

那時候在蒙古伊犁還有充軍的四川陝西神父們教友們。為此充



軍的也能在那裡望彌撒。而且還開了幾個堂口，請了神父們管着。道光元年，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間，回回教人又反起來了，把伊犁城四面圍住了。官打不過他們。若亞敬同別的教友們就進堂求了天主。然後稟准將軍可以出城開戰。天主必定要保護。軍兵果然去同回子打仗，得勝了他們，也得了他們撤下的許多牲口、糧食等物。將軍甚是喜歡，把這個事情奏明皇上。道光就下了一道諭旨，讚美若亞敬忠心保國，賞報他同別的教友們，赦了他們的流罪，許了他們回家，而且給了他們盤費。

那時候四川的張神父、陝西的何神父同教友們一齊走了。何神父給了若亞敬一些銀子。若亞敬到了家，就用這個銀子，在貴陽府貓巷買了一座房子爲教堂。

道光十六年，教友們圍着教堂要打一個土牆。有劉家的一棵皂角樹碍事。姓劉的不願殺賣給教友們。教友們無法，自己把樹砍倒了。姓劉的發大怒，領了一些人擁開了堂門，搶去了十字架、聖像等物。縣官知道了，就叫姓劉的把搶去的東西都還給教友們。別的東西他果然都還了，就是不願意還十字架。爲這個緣故，一位袁姑娘領着一些老太太們，到劉家坐索。正那個時候，死了劉家的一個人。劉家就把死人送到縣裡，誤告教友們殺了他。縣官不准他的呈子。姓劉的看沒有法子，就花了一些錢買賄了差役們。他們就拿了若亞敬同一些別的教友們，告他們奉禁止的天主教。官就過他們的堂，給他們加了一些重刑，叫他們背教。因爲他們都不隨他的惡意，所以官把他們解到省城。那裡的官也叫他們背教。到底他們勇敢奉

教

官定了若亞敬的死罪以後，把他們解到貴筑縣押在獄裡。若亞敬天天高聲唱歌讚美天主。皇上的批諭下來了，縣官叫差役把若亞敬提出來。在他背上插了斬條。上頭寫的天主邪教應該絞死。若亞敬上法場去的時候，一路和顏悅色念經。到了絞死的時候，忽然天昏地暗，同真福劉伯多祿致命的時候一樣。也有大球在若亞敬頭上發顯出來，一直的登到天去。是表明若亞敬的靈魂直升了天堂。這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陽七月初九日，即道光十九年，陰五月二十九日。過了六十一年，就是一千九百年，陽五月二十九日，是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教宗良第十三位把郝若亞敬列入真福品。○真福若亞敬爲我等祈

## ●第十五篇

貴州教友盧熱羅尼莫王

老楞佐、林亞加大致命

壹●盧熱羅尼莫大號叫廷美是安順府郎岱廳毛口場人同父母妻子兒女敬邪神因爲家道富厚小時上學讀書後來教學算命看風水三十八歲上信了清水教

咸豐三年有鎮寧州奉教的姓楊劉韓三家子搬到納所離毛口場很近在那裡種地有一天盧廷美的一個親戚盧廷陞聽見他們念經回家以後把這個事情告訴廷美知道第二天廷美上那教友家裡去打聽他們念什麼經信什麼教教友就給他說自己念經是恭敬眞天主也給了他兩本道理書一本是聖教理証一本是眞道自

証廷美看這兩本道理書。就明白天主教是善教，是真教，自己信清水教大錯了。所以立刻把家中神牌及一切神像都去了，供掛一尊聖像。又進省城見了神父，這時候駱神父（聖名叫多默）來到納所下會。廷美請神父在他家裡住，做彌撒講道理。也領着那邪教人見了神父，進了聖教。除此以外還勸了一些別的人奉教。他勸人的時候不多說話，見了讀書識字的人，就給他們道理書。看見了窮苦人就安慰他們，或哀矜他們衣食。又常勸了教友們不要打官司。有一個教友遞呈子告他的叔父欺負了他。到底廷美勸戒他說：「我們是奉教的，不該同別人結仇。」廷美同婦道人說話很謹慎，聽見別人說不好的話，唱淫曲，就直言責備他們。因為他熱心念經，好看道理書，嚴守教規，給衆人立好表樣，所以第二年駱神父給他付洗，叫

他熱羅尼莫。從此後熱羅尼莫加倍熱心恭敬天主勸化別人。從前他好喝酒。領洗後雖然沒有全忌。到底定了主意喝酒不要過度。熱羅尼莫的一個親戚盧永隆是廣西西林縣人。販賣綿花、沉香等貨。咸豐四年間他來到毛口場。熱羅尼莫勸他奉了教。後來也上他那裡去了。在西林縣領了許多的人進聖教。其中也有日後爲天主致命死的百老楞佐。熱羅尼莫也差人到興義府。請西洋馬神父來給新奉教的講道。付洗西林縣官知道了。就差人去把馬神父同熱羅尼莫傳來。幸虧了縣官的太太也是奉教的。官放開了他們兩個。熱羅尼莫還送神父到興義府。馬神父雖然這一次脫免死。到底咸豐六年間在西林縣死在木籠裡。（請看上頭第二篇）咸豐七年間熱羅尼莫路過一個地方。見那裡的人燒香。記念觀音菩薩的誕日。就勸

他們說：「這個菩薩是假的，不是真神。獨獨的造天地神人及萬物的大主宰，他是我們該恭敬的。」方纔說這話，就來了永寧州的差役，把他逮住解到衙門裡。州官阿額森過堂，叫熱羅尼莫背教，因為他不服，就把他押在獄裡。

當年十月間新官接印。熱羅尼莫的親兄弟盧廷祿遞懇恩呈子保了他。州官就放他回了家。到底熱羅尼莫沒有得長遠平安，因為不久起了風波，難爲了天主教。

述說熱羅尼莫致命的行事，以先，還要說同他一齊致命的一位男教友，同一位童貞女的行事。

式●在真福張若瑟的行事上，提出一個奉教的舉人王正。他同族的王賓是貴陽府貴筑縣人。聽王正的善勸，奉了教，在湯神父手裡

領了洗，叫老楞佐。他的妻子李氏，很嫌他奉教，天天同他吵鬧。老楞佐種菜園，販買皮蛋。雖然家產不寬綽，到底爲天主的緣故，好行哀矜。又喜歡在孤義院裡看顧病人，幫助臨終的人善死。他默想耶穌苦難，兇死很動心，屢次求了天主，賞賜他致命的大恩。天主果然聽了他的祈求。

咸豐元年在平越州甕安縣大開教。董保祿副主教差老楞佐上那裡去，堅固教友們的信德。過了五年，李萬美神父差他到興義府傳教。老楞佐在那裡勸化了十拉多家子奉教。以後就上了普安廳。不到一個月，就領了一百多人奉教。魔鬼看見聖教會的這個光榮，就生了嫉妒，引誘了幾個團長同別的人，把老楞佐趕出境去。老楞佐無法，回了毛口場，見了盧熱羅尼莫，同他商議着，要修一座聖堂。到



底因爲起了風波，二人沒有得意。○以下要續他的行事。先還要述說一位童貞女的事情。

叁●這位童貞女是真福林亞加大。他是興義府安南縣馬場地方的人。全家都是新奉教的窮人。到底亞加大生了纔有三天，就領了洗。他父親林國相，因爲不肯背教，官定了他的徒罪，發他到龍里縣。過了三年，又放他回了家。亞加大七歲的時候，學了問答早晚課。慢慢的還念了別的道理書。到了十七歲，父母要爲他定親。到底他情願效法聖母守貞不嫁。父母果然隨了他的意思。當年劉瑪竇神父到馬場下會。亞加大求神父許他守貞。神父知道他的德行非凡，就許了他。也叫他父親把他送到省城堂裡讀書。到底兩個月以後，在省城裡難爲天主教女學散了，學生都回了家。獨獨的林亞加大跟

着他的女老師，逃跑到遵義縣龍平壩，住在劉教友那裡。過了二年，亞加大也回了家。因為父母度日艱難，就勤做針繡及別的女工孝養他們。他父親一死，母子二人上了鎮寧州田機井，住在他哥哥林文亮那裡。

亞加大滿了二十五歲，劉多默神父看他的德行超衆，表樣極好，所以許他發了童貞願。亞加大爲效法聖母，又爲悅樂他的聖子耶穌，許了愿，要棄絕肉情的快樂，一心愛慕耶穌，永遠爲他的淨配，盡力效法卒世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淨潔。發了愿以後，聽神父的命，在安南興義兩個縣裡傳教。那裡的教友們都敬愛他。貞女有幾畝地，早已租給別人種用。年年收的租價，買了要緊的衣食。當本分不要神父的錢，而且還用自己剩下的錢爲光榮天主。比方在馬鞍山買了

一處宅子，修了一座小堂，好叫教友們在那裡念經，也叫神父下會的時候能做彌撒。

後來白主教（聖名叫斯德望）叫亞加大在省城裡管童貞院裡的女學堂。貞女在耶裡很好。主教很重看他的德行。教裡教外的人也都敬重他。貞女肚量寬宏，教友們來趕贖禮，他就很用心照應他們。若有遠來的教友，費用不敷的，他就盡力相幫他們。他吃素穿粗，守了很多的大齋，克苦肉身，不惜小費，到底很儉省。同人來往很謹慎。因為聖經上說：「空閒教過人犯了一些罪惡」，所以亞加大按着時刻教書念經，默想看聖書做活，好免空閒的害。

後來董副主教叫他在郎岱廳毛口場那一帶傳教，領那裡的夷人奉教。亞加大在那裡待了二年的工夫。雖然費盡心血，却因為風氣

還沒有開，人也愚蒙，所以穀領洗的新奉教的很少。咸豐四年貞女  
繼的回了家補養精神。那時候他去見了真福馬神父（見第二篇）馬  
神父見亞加大買的棺材說：「後來你同我一樣用不着棺材。」貞  
女一聽這話就把棺材賣了，對別人說：「我死後不要緊有好棺材，  
買七百錢的匣子也就行了。」

亞加大屢次說過：「升天堂有兩條近路，一條是守貞，一條是致命。  
到底致命的路是最近的，頃刻之間能走到。」他自己先走了貞潔  
的道路，後來也走了致命的路。就是咸豐七年間同盧熱羅尼莫和  
王老楞佐一齊爲天主致命。

肆●盧熱羅尼莫的叔父名叫盧三，起初給他和好，後來因爲熱羅  
尼莫不肯幫錢修理祠堂，又在祠堂後頭蓋了一座小教堂，盧三說：

害了祠堂的風水，恨了他入骨，同自己的堂姪子盧廷端商議着，在耶岱廳遞呈子告了他是邪教頭。又花一百兩銀子送給官。官立刻帶着差役上了毛口場。在店裡擺了公案，命差人把盧熱羅尼莫同王老楞佐一齊傳來。盧熱羅尼莫帶着中法兩國在道光二十四年（一千八百四十四年間）公定的條約去了，跪在公案前邊。官問說：「你們是天主教人，不」熱羅尼莫答應說：「是」官又說：「你們是本國人，爲什麼不信本國教，偏信外國教呢？快快的背教罷」熱羅尼莫又答應說：「天主教是善教，是真教，不做惡事，也沒有邪術，光叫人認識天地萬物的真主，也叫人知道自己是从那裡來的，該往那裡去。既然教給人這樣的事情，所以是真正聖教。爲這個緣故，道光二十四年下了一道上諭，准許本國百姓奉天主教」熱羅尼莫說完。

這話就把條約遞給官閱看。到底官不看，反說：「我可憐你這個人，這樣聰明博學，你爲什麼信邪教？」熱羅尼莫答應說：「天主教令人恭敬天地真主，孝敬父母，奉教人不好不盜，不嫖不賭，不害別人，不肯欺負人，又守王法敬官長，完銀糧。這樣的好教，我是萬不能背的。」

官還問了王老楞佐一番。以後就放他們兩個回家。二人回家以後，一宿沒有睡覺，光念經求了天主保佑。熱羅尼莫對他母親說：「艱難來到了，到底你們不要害怕。」又對他兒說：「別害怕。這一次不同在永寧州一樣，又開釋我。若是明天解我上郎岱廳衙門刑罰我，那也不要緊，但是願意你進城來看我。」因爲林姑娘也在跟前，所以熱羅尼莫也勸他說：「不要害怕。」貞女答應說：「我們可以預備

致命罷。

盧三見他的姪子，就挑唆官定他的死罪。官果然應承，叫刑役磨刀。第二天就把熱羅尼莫老楞佐亞加大三位傳到跟前。官問貞女說：「你姓什麼？是那裡的人？」亞加大答應說：「我姓林，是安南縣馬場人氏。」官問：「你在那裡做什麼？」亞加大說：「我教針繡，也講書教經。」官問：「你的丈夫在那裡？」亞加大說：「我是守貞的，沒有丈夫。」官一聽這話，就大聲說：「可見天主教不正，絕人的種類，罪大惡極。」亞加大答應說：「守貞不嫁，若有罪，爲什麼律例上許給守貞的建造牌坊，旌表他的貞節？難道皇上也有錯麼？」話還沒說完，官氣的拍案喊說：「糊塗該死的東西！」如今熱羅尼莫老楞佐二人齊聲說：「貞女說的不錯。」官又生氣說：「你們三個是該死。」

的。你們也曉得麼？他們一口同音答應說：「我們甘心情願死。」官立刻就叫刑役把兩個男教友捆起來。但不捆貞女，反命他自己走到法場裡。官也跟着去監斬。到了毛口河邊一棵樹底下，熱羅尼莫說：「這裡好。」官果然叫衆人止步。熱羅尼莫就對刑役說：「我可得了喜信啦。」說完這話就跪下念着經點頭。刑役砍了一刀，他的頭就掉了。老楞佐砍了三刀纔掉了頭。亞加大受的疼痛更大。刑役砍了第一刀，光打了貞女的臉上。第二刀砍在肩膀上。因爲衣裳碍事，刑役要脫他的褂子。到底貞女不許。第九刀他的頭纔砍下來。三位教友死的時候是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八年陽正月二十八號。貞女有四十一歲。熱羅尼莫老楞佐都有四十七歲。



熱羅尼莫的兩個兒、盧高盧綿把三個死屍抬了去，把父親埋在家後，把王老楞佐林亞加大埋在火神廟後官地裡。恐怕時長日久外教人搶三個死屍，所以盧高把他父親的頭拿出來了，藏在別的地方。別的教友暗地裡把老楞佐及亞加大的頭也拿出來了，藏在一個小洞裡。咸豐九年間孟神父（聖名叫若望）命四川教友張文灝把三個死屍起出來，連三個頭都搬到毛口場，放在木匣裡，搬到省城。董副主教驗看，把匣子關了，打上印字，藏在六冲關白主教坟墓裡。

一千九百零九年陽五月初二日，是宣統元年陰三月十三日，教宗比約第十位把這三位致命的教友列在眞福品內。○望三位眞福人保護本國強壯平安。

## ●第十六篇 四川張若瑟。貴州陳保祿。

### 羅若翰、王瑪爾達四位教友致命

壹●四川有一家子奉教的姓張熱心敬主。把天主賞賜的小兒抱到堂裡求神父給他付洗。神父求了聖若瑟爲小孩子的主保，叫他若瑟。大號叫文瀾。他過了十歲，神父就叫他在木坪學堂裡讀中國書學拉丁文。却因爲犯了學堂規矩，神父打發他家走。過了一些時候，因爲若瑟敗了毛病，又誠實又熱心，願神父派他教給奉教的小孩子們問答經言。若瑟雖然很勤教經，到底如同魚在乾地裡一樣，常想上學陞神父。所以求了願神父，代求管學堂的神父同本省主教寬免從前的過犯。神父見他真心悔改，就代求貴州省裡的神父，

許他再到六冲關學堂讀書。神父應許了，到底若瑟的年紀太大（已經有了二十六歲）所以讀格物學及超性的道理書太難爲。此過了一年就下了學，在外頭治病，代洗外教嬰孩。代洗的本分他盡的很熱心。無論上那裡去，常帶着藥，遇見未領洗的嬰孩有危險就給他代洗。後來他跟着孟若望神父在外開教。神父重看他順當，聽命熱心盡本分，教友們也都喜歡他愛人。

咸豐九年若瑟在毛口塲講道教經。在真福盧熱羅尼莫的行事上已經提過孟神父叫張若瑟把盧熱羅尼莫王老楞佐林亞加大三位致命教友的死屍取出來，暗葬在六冲關。若瑟洗洗死屍的時候對孟神父說：「爲天主致命真是極大的恩典。我怎麼能得這個恩典？」神父喜笑說：「別妄想能成致命的聖人。天主所揀選的人比

你好的多了。若瑟答應說：「我想天堂上聖人當中也有比我更不好的。從前我犯罪得罪了天主。到底我盼望受苦補贖我的罪。」遷埋了三位致命教友的死屍以後，若瑟在青巖城外姚家閣入了大修道院。在那裡念了幾個月的超性律學書，以後本省裡就起了風波拿天主教。

（續若瑟怎麼致命死以先，還要說同他一齊致命死的三位教友們的行事）

貳●陳保祿大號瑞英，本來姓夏，却因為他的義父姓陳，他也改了姓。他本家在貴州興義府新城縣。全家是外教。瑞英在陳家那裡很早娶了親，却因為他義父分家產不公平，瑞英把妻子撇在那裡走了。過了幾年，在馬場一個奉教的勸他奉了教。李萬美神父知道

了他從前的事情，就對他說：「你必須把你的太太接回來，同他一齊度日。」因爲他太太不肯去，神父就打發瑞英上六冲關教堂預備領洗。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耶穌聖誕瞻禮上，瑞英果然領了洗。聖名叫保祿。那時候他纔有十六歲。因爲保祿領洗後很熱心，有好信德，所以主教早給他堅振。下年復活瞻禮上也許他初次領聖體。他領聖體領的出奇的熱心，終身沒有忘記這個大福氣。後來神父看他有些微冷淡，光提醒他初次領聖體的那個熱心情形。保祿就害臊，後悔的雙眼流淚，勉勵自己仍舊熱心。保祿很盼望陞神父，爲此求了神父許他入修道院。神父答應了。到底保祿進修道院以後第二年，就是咸豐十年間，聖教會遭了艱難。

叁●眞福羅若翰大號叫廷陰，生在貴州貴陽府青巖縣高寨，於一

千八百二十五年。小時念過書。後來教書看病。過了幾年就在家裡事奉父母種地。他的表樣很好。衆人稱他爲善士。後來有一個教友。姓韋。勸他同父母妻子兒女都奉了教。因爲廷蔭好守教規。咸豐五年間。神父給他付了洗。叫他若翰。那時候他有了三十一歲。若翰領了洗以後。加倍熱心前進。另外好代洗臨死的嬰孩。後來因爲姚家關蓋了堂。若翰挪上那裡去。願意離的堂很近。好聽道理。念經望彌撒。到底天主願意他致命升天。不久若翰同張若瑟陳保祿被拿。還有一個潔婦。同那三位一齊致命死。

肆●這個潔婦就是貴州省遵義府人氏。在家姓羅。出家後姓王。後來婦妻二人搬到貴陽府青巖縣。在那裡種菜度日。他丈夫死了以後。自己開了一個小店。紡綿織布。

他姪子的媳婦黃氏奉教。咸豐三年間，勸他也奉了教。因爲他學的道理經言足數，當年耶穌聖誕瞻禮領了洗，聖名叫瑪爾達。奉教以後，他十分熱心。那時候在青巖城裡還沒有神父，所以節婦每逢大瞻禮，常背了鋪蓋衣服，帶了乾糧，拄着拐棍，步行到省城望彌撒領聖事。過了幾年，因爲常走遠路，趕瞻禮太難，就把家產交給他姪子。自己進省，求了神父，許他在堂裡住，相幫在貞女院裡做活，情願不要工錢。神父答應了。節婦在那裡很勤勵，盡本分，相幫管嬰孩院，拿着母親的心疼愛這些苦孩子們。因爲在堂裡花的錢都是外國熱心教友們獻於天主的，所以王太太很儉省，常說：「聖教會裡的錢好似聖物，不可浪費。」

咸豐十年間，胡主教在姚家關蓋了一座聖堂。節婦聽命搬到那裡。

去。在堂裡做活。到底第二年，就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間，官府難爲聖教，把姚家關新堂拆了，把張若瑟、陳保祿、羅若翰三位學生提拿了去。雖然節婦沒有被拿，到底後來三位學生致命死，當天他也爲天主致了命。

伍●咸豐十年，卽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六十年間，法國欽差同中國總理衙門定了和約，准許在中國傳教，又保護主教神父教友，因此做官的不大敢明明的難爲天主教，却還有不顧條約的。其中也有貴州提台田興恕，暗地裡命手下的兵到老古巷天主堂裡去搶竊聖物。他們遵命，把堂裡的苦像聖像等物毀壞了，扔在污穢的地方。也闖進了童貞院，翻了童貞女們的東西。要拿的就拿，不要拿的就毀壞了。一個奉教的太太要阻擋他們，幾乎被他們打死了。本主



教同神父們不敢惹那些惡徒。爲此提台更大胆，往各處送了密信，叫害天主教

那時候在青巖城裡的總團長姓趙名畏三。別人叫他三閻王。提台知道他無惡不做，橫行霸道。所以暗地裡給他送信，叫他把大堂裡的神父學生一齊殺盡。這個惡命很如趙畏三的意。所以五月初二日他差人到姚家關，把張若瑟、陳保祿、王保祿、楊若翰四位學生，同羅若翰解到城裡，逼迫他們背教，限他們三天的期。若不背教，就該掉頭。羅若翰大胆明說：「奉天主教的人是恭敬眞神，並不爲非作歹。爲什麼要砍我們的頭呢？」官當天就放他們回了學堂。到底過了幾天，趙畏三又差兵到姚家關，對羅若翰說：「大人叫你來。」若翰答應說：「我沒有犯過罪，爲什麼又叫我去？」兵又說：「大人叫你

來，你快走罷。若翰無法，跟着兵去了。在路上還遇見張若瑟同陳保祿兵也叫他們兩個同着進城。趙畏三在一總的團長跟前問了羅若翰背教不。若翰說：「不必問我。這兩位先生（說的是張若瑟、陳保祿）怎麼樣，我也是怎麼樣。」趙畏三就問他們兩個：「你們背教麼？」他們都說：「不。」趙畏三又說：「你們不背教，就該砍頭。」三位教友一口同音說：「寧死不背教。」趙畏三就把他們關在一個廟裡。胡主教得了信息，就往上告，求開釋被押的。到底官都怕田提台同趙畏三，連回信也沒有給主教。

趙畏三加倍難爲了那三位教友，千方百計叫他們背教，又爲嚇唬他們撒謊說：「主教神父們都殺盡了。你們背教，我就能救你們不死。」到底三位教友齊聲說道：「我們奉教不是爲主教神父們，是

爲永遠的天堂。所以背教這一句話萬不可提。趙畏三就說：「你們不聽說，明天就殺你們。」他們答應說：「好罷。我們情願死。」趙畏三寫了一張背教的憑單，叫三位教友畫押。到底他們寧死不畫押。所以再被關到廟裡。他們在那裡困苦不堪。房頂漏了，地下又髒又潮。因爲沒有床就睡在地下，石頭當了枕頭。無數的乾蛋黑夜白日難爲了他們。羅若翰長了一身瘡。虧了王瑪爾達常給他們送了飯吃。他們沒有餓死。因爲他們的衣裳破爛了，胡主教給他們送了衣裳。有一天他們正吃晌飯的時候，在四個城門一齊放砲。許多的人擁進廟，大聲喊說：「田大人殺天主教人。」三位教友就不吃飯，立刻跪下念經。王瑪爾達知道了，疾速跑到廟間，對他們說：「我願意同你們一齊致命死。」到底這個事都是田提台的計策，不過要嚇唬

被押的、還不肯殺他們

胡主教派董保祿神父上青巖去對趙畏三說：「這個辦法很不合條欸。當開釋被押的教友們。」趙畏三糊弄神父答應，要開釋他們。到底神父一走了，就叫把廟前後門都封鎖。王瑪爾達仍然來要給三位被押的送飯吃。兵不叫進去。因為趙畏三出了命該活活的藥死那三位人。王瑪爾達看沒有別的法，就跑到家裡去，拿了一柄大斧，急忙回去，要劈開廟門。團總連兵見他這個大胆就躲避了。看門的也給他開了門。

有一天瑪爾達見那三位教友們十分困苦，就上前去吵嚷團長和兵們。兵還是不許他進門。把瑪爾達氣的打了他們幾下子。然後進了門，安慰了被押的。第二天他後悔了。上石頭寨去要辦神工，告自

己生氣打人的罪。李神父安慰他。瑪爾達仍然給三位被押的送吃的穿的。有信也都是他送來送去。他爲他們操的心受的毀謗辛苦。光天主知道是多大的。天主也賞報他的功勞。

那時候青巖城裡的人天天造謠言。有時候說「洋兵來了同中國打仗。」有時候說「天主教要反起來。」這都是爲害聖教並坐監的教友。胡主教又寫了一封信求趙畏三開釋被押的。到底趙畏三以主教的話爲耳旁風。也不給他回信。

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田提台帶着好幾百親兵。要去拆毀老古巷天主堂。那料想離省長衙門不遠。他騎的馬驚了。跑到衙門裡。省長出來看提台受驚。就留他喝酒。喝完了酒。北京的批諭來到了。命他開釋三位被押的。田提台心裡很不如意。所以撒謊說「那三

個人昨日已經斬了，批諭來的太晚。隨後回了家，命趙畏三疾速把三位被押的教友斬首。第二天（就是六月二十一日）這個信到了趙畏三手裡。他就把張若瑟、陳保祿、羅若翰解到法場裡。他們三位都很喜歡，一路念經求天主賞賜勇敢致命。到了法場裡都跪下甘心受刑，一刀頭就掉到地下，靈魂升了天堂。

張若瑟有了三十歲，陳保祿年二十四歲，羅若翰三十七歲。他們上法場去的時候，王節婦不在那裡。正在河裡洗洗他們的衣裳。他一聽得別人說三位被押的斬死了，就把衣裳留在那裡。立刻跑到法場裡，責備官殺了無罪的人。趙畏三生氣，叫他背教。因為節婦寧死不背教。趙畏三叫劊子手砍他的頭，砍了三刀頭纔落到地下。王瑪爾達就在天堂上過主保瞻禮。因為當天聖教會過聖女瑪

爾達瞻禮。是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號。那時候瑪爾達大概有六十歲。

陳老楞佐神父聽胡主教的命，買了四個棺材，把四位致命教友的死屍，埋在青巖堂地裡。○一千九百零九年五月初二日，即宣統元年三月十三號，教宗比約第十位，把那四位教友列在眞福品內。○望他們的表樣堅固我們的信德，他們的轉達扶佑我們的軟弱。

●第十七篇 眞福吳瑪爾定。張若望。陳

若望。易路濟亞在貴州致命

同治元年貴州四川二省。每省兩個教友一齊爲主致命

壹●頭一個是吳瑪爾定。本家是貴州安順府青鎮縣朱昌堡全家熱心奉教。種地度日。弟兄幾個數着瑪爾定小。瑪爾定自幼忠信老實。爲此衆人喜歡他。二十一歲上他娶了姓張的女子爲妻。這個人很不安分。偷跑了兩次。瑪爾定忍受了。而且隨他的意思搬到省城裡。在那裡做了買賣。盼望他妻子改過。到底他固執於惡。道光二十九年白主教許瑪爾定進了天神會。這個會代洗臨終人爲業。瑪爾定先在青鎮縣黔西州各鄉施藥代洗。又勸化了一些人奉教。咸豐



元年白主教叫他同一個別的醫生王方濟各在都勻府城裡開醫院。不久有惡人誣告他們兩個。本府姓羅傳他們，命他們背教。雖然受了重刑被押，到底都不肯背教。末了官就開釋他們，到底禁止他們在城裡住。咸豐六年瑪爾定同姓周的教友要上桐梓縣去施藥代洗。路過遵義府城，在那裡一個新奉教的魯懷志把他留在家，請他講道理。有一天他們正大聲念經的時候，忽然來了縣衙門裡的差役，擁進魯家的門，拘拿瑪爾定同周魯二位教友，把屋裡的聖像，經本子，道理書，藥藍子都搶了去。到了衙門，縣官就過三位教友的堂，見了那些東西，就問他兩個：「你們是從那裡來的？」他們答應說：「是從省城來的。」官又問說：「你們來到這裡幹什麼？」他們說：「看病施藥。」官還問：「你們既然施藥爲什麼在魯家那裡念

經。他們說：「這是我們的教規。有道理書在這裡。請大老爺閱看。」說完這話，他兩個就把天主十誡的道理講給官聽。又讚美聖教的好處。官說：「你們的教雖好，到底我不許在城裡施藥。明天我把你們送到省裡。」說完這話，就把他們押在班房裡。差役叫他們叩拜菩薩。到底他們說：「這是無靈的木像，我們可不肯叩拜他。」第二天差役把他們送到省城，四天就到了。在那裡放了他們回家。

咸豐七年瑪爾定同周教友到平越州甕安縣。雖然那時候賊匪亂，到底他兩個代洗的孩子們很多。有一天在甕安縣，百姓看他們的招牌就疑惑是探子。所以把城門都關了，要捉拿他們。到底二位教友得了信息，所以從城牆下去跑到了省城。

咸豐十一年瑪爾定上開州各處施藥代洗。到了年底預備回省過

年同黃若翰路過夾山隴。見了後來爲天主致命死的文神父。文神父把瑪爾定留下講道教經。直到致命的時候。

貳●同吳瑪爾定一齊致命死的張天申也是貴陽府開州夾山隴人。生於一千八百零五年。是嘉慶十年間。幼時學了木匠活。衆人都知道他忠誠正直。頭一個妻子生了三個孩子以後死了。天申又娶了一個羅氏。他生的女子更多。全家老少共有十五口人。到底一些孩子們死的很早。天申田畝不多。顧不上吃穿。有時候很愁悶。因爲還不認得真天主。所以光依靠神仙。在家裡造了一座佛堂。供了觀音菩薩。天天拜佛念咒。因爲他是老實公道人。天主可憐他。開明了他的心。

那時候在開州有一位傳教的先生姓唐。把天地的來歷。萬物的根

源萬民的終向、靈魂的尊貴、奉教的好處、神仙的邪妄、都給他講明白了。天申越聽越信。同先生一齊上省城求主教神父許了他奉教。後來領了妻子同一百多別的外教人進教。胡主教得了信很喜歡。命真福文神父上那裡去堅固新奉教人的信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陽二月十七日。是同治元年正月十八號。文神父給天申付洗。叫他若望。若望心滿意足，誠心感謝天主的大恩。許於天主要恒心爲善至死事主。

魔鬼自古以來煩惡人熱心恭敬天主。爲此常謀害教友。所以也謀害了若望。却他的惡計仍舊爲若望光有好處。安置他在天堂上的高位上。

叁●四川成都府有一家子外教人姓陳生了一個兒，名叫顯恒。叫

他讀好幾年書。父母死了以後顯恒不能念完書，所以種地度日。後來他姐姐嫁了在貴州候補的一個官。過了幾年這個人死了。顯恒的姐姐同他兩個小孩子願意回家。顯恒知道了就去接他。到了貴陽府聽得說他姐姐在省城裡已經進了尙節堂。天主的意思是叫顯恒在貴陽城裡見一些教友們，聽他們講聖教會的好處。他隨從天主的指引奉了教領了洗。聖名叫若望。那時候他已經有了三十歲。梅西滿神父叫他在安順府堂裡當厨子。後來因爲他學過醫理，神父叫他在那裡施藥代洗臨終的嬰孩。咸豐十一年神父叫他跟着自己下會。當年十二月裡他從遵義府大坪上起身到開州夾山隴，在張若瑟家裡住下。因此同他一齊也得了致命大福。

肆●嘉慶坐朝廷的時候在四川綿州黃龍城有一個和尚，姓易名

清榮因爲姓崔的教友給他講道理又拿着道理書給他看。他就還俗奉了教。崔教友看他熱心，就把自己的閨女嫁給他爲妻。他生了兩個兒三個閨女。最小的叫貞美。貞美小時領了洗，聖名叫路濟亞。後來跟着一位田貞女十分用心學習道理經言。天主早已光照他。明白世上的富貴快樂都是虛假的。一心事奉天主纔是真光榮。所以到了十二歲，他拿定主意要效法聖母守貞。父母已經給他定了親，到底路濟亞堅心不願意出嫁。因爲親家不願意退親。路濟亞進退兩難。所以想了一個古怪法子，別人不可用的。就是忽然裝瘋癲，披頭散髮，糊言亂語。叫衆人都想他真瘋了。親家得信息，就來了人看看。路濟亞在他跟前故意的辦了一些糊塗事情。爲此男家甘心情願退親還帖。退了親以後，路濟亞再不裝瘋了，歡天喜地感謝天。

主。神父這就又許他讀書。因爲他的才學很好，後來也命他教書。

路濟亞還有他老母親，爲這個緣故，他進本分餘下的工夫，織布針繡，好賺幾個錢孝養他。到底他這樣善用工夫，還有別的意思。聖經上說：「空閑教過人，犯了許多的罪。」俗話也說：「空閑是萬罪之根。」路濟亞怕空閑的時候，受誘惑，傷損貞潔，或犯別的罪。爲這個緣故，不敢游手好閑。○不拘那個人，要免落在誘惑裡頭，另外童貞要保存貞潔之無價真寶，必須效法真福易路濟亞，善用工夫，躲避空閑。路濟亞看致命聖人的行實，早已盼望爲天主致命。

有一天路濟亞問他二哥：「中國致命的聖人那一省裡最多？」他哥哥說：「在貴州省裡。」路濟亞就說：「我要搬那裡去，好做個致命的聖女。」他二哥答應說：「這個事情不容易，路也太遠。」路濟亞

沒有說什麼，到底心裡仍然盼望爲天主致命。不久本堂神父派他到綿州城裡在他大哥家裡教書。

這個時候在四川大荒年，路濟亞的二哥領着妻子到重慶府行醫賣藥。過了三四年，因爲發了財，把他母親同他妹妹也接到重慶府。那裡的劉瑪竇神父見路濟亞的才德很好，就叫他在臨江門外濟孤寺教書。

咸豐三年，因爲母親死了，路濟亞跟着他二哥上了貴陽府。在那裡同在家裡一樣熱心事主，講道勸人，克己苦身。見了窮人就可憐他們。他默想吾主耶穌的苦難，致命聖人的行事，就加倍切望捨生致命，常求了天主賞賜他這個大福氣。有一次得了病，恐怕不能同他主保聖女路濟亞一樣致命死，所以求天主說：「天主別叫我這就



死。我還願意爲你致命。

後來神父叫他上甕安縣木老坡那裡去教書。二年以後忽然徒匪作亂，路濟亞同衆人到清水江避難。後來聽神父的命在省城童貞院裡教書。有一天在那裡中了菌毒，害了重病，說了糊話。女院長請的醫生因爲醫理平常，說是個邪病。路濟亞吃了他的藥吐了許多的血。後來因爲他糊言亂語大聲唱歌，有人求長上打發他回了家。貞女雖然受了冤屈，到底沒有說一句抱怨長上或別人的話。也沒有在神父跟前給自己原情。他的二嫂同兩個姪媳婦生了大氣，要替他報仇。到底路濟亞禁止說我的名聲，雖然失落了，到底肉身靈魂都沒有失去。我能做點補贖。你們不要報仇。報仇是天主不喜歡的事情。你們不信我的話，必定要得罪天主。

可見路濟亞真謙遜會忍耐。把自己的名聲託付於天主。爲這個緣故天主補還了他的名聲、光榮了他的德行。

咸豐十年胡主教知道路濟亞包屈。所以叫他回童貞院。家裡的人還是生氣、不願意他聽主教的命說：「我們也有吃的也有穿的，你不必去。」一時趕你出來，一時叫你回去。這樣太容易啦！路濟亞答應說：「趕我出來我就出來，叫我進去我就進去。我願意效法耶穌聽長上的命。你們不必阻擋。」他果然回了省城童貞院，仍然用心出力。後來胡主教叫他在貴定縣相幫文神父。親戚又要阻擋。到底他說：「你們不知道吾主耶穌的話麼？他對宗徒們說：『聽你們的命是聽我的命。』所以我應該聽主教的命。」隨就起身走了。○可見貞女聽命是從信德來的。把不得我們都有這樣的信德，以長上的命

爲天主的命纔好。另外講道理教經的該聽主教神父的命。主教神父派他上那裡去，必須聽命上那裡去。而且叫離開很如意的地方換到很不如意的地方，也該捨己聽命。不然不但不得天主降福，反招惹天主降罰。

路濟亞在貴定縣大概住了半年，就聽主教的命上開州去教書。不久他致命的盼望也滿了。

伍●那時候開州的總團長屠貴長恨天主教，謀害教民。張若望領洗的那一天他得了信，立刻就稟報州官，領着一總的團兵，拿了一個新奉教的，把他拴在一棵樹上，叫兵使鞭子打他。開州的文神父，看起了風波，恐怕教友害怕，所以不肯棄捨他們，却把自己的護照拿出來，預備着有危險的時候要給人看。到底州官是從前在毛口

場殺了真福盧熱羅尼莫王老楞佐林亞加大的戴官。是聖教會的大仇人。他一知道了文神父在他的地方大開教，就稟報了田提台。這個田提台不是別的，就是一千八百六十一年間殺了真福張若瑟陳保祿羅若翰王瑪爾達的惡官。有這兩個冤家，教友們還有什麼盼望呢。田提台就叫戴官拘拿文神父同一些教友們。同治元年正月二十日，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陽二月十九日，忽然來了戴官的二少爺同一些兵，把張若望的房屋圍困了，把張若望陳若望吳瑪爾定拿住了。文神父看這個光景，就急忙把門插緊了，把祭衣等物都藏在床底下，拿出皇上的護照來。這個時候兵已經破開了門闖進了屋，把神父拿住了。張若望的閨女見神父受這個冤枉，就吵嚷了兵打了他們。兵就把他打倒了。他到底跑起來又打。

神父見了，就勸他說：「別這樣辦。」兵就把神父的雙手反綁。幾個兵去了拿易路濟亞。後來把神父同這四位教友解到城裡。一路難爲他們。戴官的二少爺格外的野蠻。把文神父的辮子拴在馬尾上，自己騎着馬用鞭子使勁打神父。馬跑的很快，把神父的辮子扯下來了。神父在路上受的苦一言難盡。別的兵把陳若望推倒水裡，後來弄他一身泥。

到了城裡戴官過堂。先叫文神父跪下。文神父說：「我是客，不是中國百姓，也不是犯人，不該跪下。」在旁邊的一個兵就使鐵練打他。神父疼的發昏了。兵扶着他起來。神父就把皇上的護照拿出來遞給官看。到底官說：「我不要再看這個。我要你背教。你不背教立刻就斬頭。」神父說：「要殺就殺罷。」

然後官問張若望、陳若望、吳瑪爾定說：「你們要背教麼？」三位教友齊聲答應說：「萬萬不能。」戴官就定了他們的斬罪。衙門裡的幾個差人格外勸張若望說：「你光說一句後悔的話，我們就保出你去。」若望說：「我情願受萬刀萬死，就是一句後悔的話，我不肯說。」戴官就命差役把四個人的衣裳脫了去。真福文神父說：「中國是文禮之邦，怎麼有這樣的情理？」到底差役偏把他們的衣裳脫了去。把四位真福人抬到法場裡去。神父教友們一路常念經，求天主賞賜勇敢致命，可憐中國教內教外之人。到了法場裡，都一齊受刑。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陽二月十八日。那時候張若望有了五十七歲，陳若望四十二歲，吳瑪爾定四十五歲。

陸●戴官從法場回衙門的時候，天已昏黑，就過易路濟亞的堂。對

他說：「我有心救你，但要你答應兩件事。一是背教，一是出嫁。」貞女大胆明說：「天主的相幫，兩件事情我都不能答應。」官說：「我限你一夜的空，你可仔細思量這個事情。」路濟亞說：「明天要答應的，我今天早已答應。要殺就殺罷。」司押是路濟亞二哥的朋友，勸貞女背教救命。因為貞女不肯犯這個極大的罪，所以司押託了一個會說能道的婦人，一夜的工夫千言萬語勸了他，到底都是白費心思。

第二早晨張若望的閨女，因為要打聽他父親的事情，進城見了易路濟亞。貞女對他說：「張姑娘，你的父親昨天晚晌被殺了。我也脫不了死。煩你把我這個小苦像，我的念珠，順便交給我的二哥作個永遠的記念。以後我用不着了。」

吃早飯的時候戴官傳了路濟亞問他說：「今天你後悔奉教麼？」貞女答應說：「昨天我已經稟明大老爺。我奉教已經四十七年了。這樣真教我奉到死。」戴官生大氣，命差役把貞女的衣裳脫了去。抬他到法場斬頭。貞女大聲喊說：「這是什麼道理。公堂上這樣不要廉恥。那個不是父母生的。你是民的父母。爲什麼這樣無禮？」官就光叫脫他的外衣，留他的裡衣。又對貞女說：「立刻就斬首。你知道麼？你還是不肯教麼？」貞女答應說：「萬不能背教。」戴官就喊說：「殺。」差役隨時把貞女領到法場。劊子手砍了好幾刀，貞女的頭纔掉到地下。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即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官出命叫把五位致命人的頭掛在城牆上，好警醒衆人不隨外國教。



過了好幾天胡主教知道了文神父同四位教友死了。就派了一個窮教友上開州去尋找他們的屍首。到底屍首已經被狗吃了。主教又派了五個壯實的教友們去。半夜間爬城牆上。把五個頭拿下來。當夜又回了省城。主教恭恭敬敬的接了聖髑。放在五個匣子裡。刻上姓名。把五個匣子放在一個大棺材裡頭。一齊都埋在白主教的坟墓內。

路濟亞致命的時候戴的帽子。因為劊子手砍錯了幾刀。染了一些血。貞女的二哥立刻把帽子拿家裡去了。這個時候他的兒媳婦病的很重。預備臨終。他公公把他妹妹的帽子放在病人頭上。叫他念天主經。聖母經各五遍。病人以先不能睡覺。如今睡了兩點鐘的覺。過了幾天病也全好了。

一千九百年五月初二日、聖教會過大赦年那一年教宗比約第十位把爲天主致命死的五位教友列在眞福品內○望天主賴他們轉達堅固中國教友的信德、令外教人棄邪歸正

## ●第十八篇 眞福白老楞佐在廣西

### 致命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教宗良第十三位列入眞福品內的教友裡頭也有在廣西致命死的白老楞佐，名叫滿。他本來是貴州人生在大定府永城廳阿吉寨。是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間，因爲父母死的時候沒有留下家產，滿給別人做活度日。咸豐元年間他搬到廣西，在西林縣堯山做工過活，因爲他忠厚老實，衆人都喜歡他。那時候他還沒有成家。到底不久就娶了姓趙的閨女爲妻，也住在他親家那裡。後來有人勸他信了持齋的道門，吃素念佛。

咸豐四年正月裡西洋眞福馬神父從貴州到廣西傳教（請看第二篇）

那時候在堯山頭一個奉教的是真福盧熱羅尼莫。白滿當年也奉了教。後來在臨近的莊村也添了許多新奉教的。

咸豐五年聖若瑟瞻禮上馬神父頭一次付洗，共總有八十九個人。還有許多領洗的嬰孩。白滿因為給別人做活，沒有大工夫學經問答。所以咸豐六年正月初十日（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陽二月十五日）纔領了洗堅振聖事。領洗的聖名叫老楞佐。老楞佐心歡神樂，感謝天主的大恩。又加倍熱心恭敬天主守規矩。再過了兩個主日。就是正月二十五日。天主還賞賜他為信德致命的大福。

正月十九日兩個教友們，恐怕起風波，請了真福馬神父回貴州避難。神父不肯避難，到底同白老楞佐和一大些別的教友們進了西林城，暗住在一個奉教的貢生姓羅那裡。不知道是怎麼樣，就是本

城裡的袁司押得了信息，就帶着一些差役上羅貢生家裡去。馬神父和白老楞佐以外，還捉拿兩個教友解到衙門裡。

縣官立刻坐堂問老楞佐說：「你爲什麼同馬顏來往？這個馬顏是山東的匪徒，聖教會的仇人，糊弄官說馬神父就是那個馬顏。」老楞佐答應說：「小的是個苦力服事馬先生的。」官問說：「你是本縣的百姓，爲什麼服事這個馬顏？」說完這話就叫打他三百大板子。打了以後又問他說：「你如今還是要服事那不敬祖宗的馬顏麼？」老楞佐答應說：「還是要服事馬先生。」縣官氣的把他掛在梁上，大概有兩點鐘的工夫。雖然這個刑罰很重，到底天主堅固老楞佐沒有出一句喊苦的聲。爲此官把他放下來，又問他說：「你如今後悔不後悔？」老楞佐因爲受的刑太重，已經昏倒地下不醒人事，不能答應。官放

大聲問：「你後悔不後悔？」老楞佐還是不能答應。醒過來以後纔知道了官問他什麼，就說：「我不能後悔。」有幾個同姓的外教人勸他說：「你心裡信天主，嘴裡光說一句後悔的話，就不受刑罰。」老楞佐還不等他說完話，就勇敢明說：「我萬不能背天主。情願同馬神父一齊致命。你可對我的妻子說，我死了以後該謹守天主的規矩，教給兒女天主的道理罷。」老楞佐勉強說話，却因為受的難為太大，沒有力氣也沒有精神，又歪倒地下。到底又勉強着放大聲說：「感謝大老爺的恩。小的奉天主教，雖千刀萬剮也不能奪我的信德。大老爺要殺就殺。而且把我的岳母妻子兒女全家都殺盡，我也不後悔，萬不背教。」官聽說這個話氣的叫差役用老楞佐的辮子同一塊木頭杜住了他的嘴，不叫他說話。隨後就叫領他到法場裡。

斬首。馬神父見了，就給他念了赦罪經。老楞佐出衙門的時候，他的岳母同一些教友們站在門外。他就給他岳母磕頭辭別他。到了南門外，老楞佐再把自己的性命獻於天主。劊子手砍了他的頭，他的靈魂就升了天堂，享永福永樂。老楞佐死的時候，纔有三十五歲。可惜，教友們都不敢偷埋他的死屍，所以禽獸吃了他。雖然沒有他的聖髑，到底我們不要忘記廣西首致命的真福人。求天主看他致命的功勞，常保護中國教民平安。

## ●第十九篇

眞福節婦曹依擲斯在廣

### 西致命

在廣西興義府致命死的教友裡頭也有一個節婦姓曹。是老奉教的。聖名叫依擲斯。乳名叫桂英。他生在貴州楠木廠吳家寨。到底老本家在四川。家道很貧乏。他父親賣葯。母親善教訓。桂英同他的哥哥。依擲斯纔有十六歲。雙親去了世。撇下他兄妹兩個。有一個奉教的葉太太可憐依擲斯。收他在家裡教他針繡。却因爲依擲斯的眼不好。不能學這個活。那時候白主教頭一次到了興義府。見依擲斯無依無靠。就送他到馬鞍山女學堂裡讀書。依擲斯的聰明出奇的大。一年裡頭看完了許多道理書。也明白了裡頭的意思。爲此一些



同窗生了嫉妬相反他。到底依擲斯總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反含忍。把凌辱都獻了於天主。第二年神父叫他相幫眞福林亞加大在興義府女學堂裡教書。

那時候一個不安分的教友姓袁名老四。在主教跟前假裝熱心。好娶依擲斯爲妻。主教果然勸了依擲斯嫁了這個人。行了婚配禮以後袁老四就露出自己的狠心來。常常的難爲了他的妻子。若不就打罵。叫他做活超過他的力氣。後來也不許他念經。也不准他主日瞻禮上罷工望彌撒節。婦寧受欺負。不肯犯天主及聖教會的誡命。因爲在家裡不許念經。就上別的教友那裡去念了經。有時候餓的吃了野菓及草根。袁老四看他妻子仍然念經守主日。就把他趕出門外。不許他在家裡住。節婦一心依靠天主。給教友們做活掙飯吃。

他丈夫知道他賺了幾個錢，就給他奪了去。在地裡忙的時候也叫他回家幫忙。活做完了，又把他趕出去。後來袁老四得了重病，他妻子忘記自己受的冤枉，黑夜白日伺候他，常爲他求天主賞賜真心回頭。不久病人死了。節婦加倍爲他念了經，求天主賞賜他早升天堂。又定了主意要爲天主的緣故守節。因爲他大嫂也把他趕出門外，他仍舊給別人做活度日。

咸豐四年，李主教看他很苦，就派他到西林縣堯山寨教經。節婦還沒有到那裡，就在揚雍地方遇見真福馬神父、盧熱羅尼莫。同一些別的教友被解到西林縣城。因爲節婦同他們說話，衙役就知道了他也是奉教的，所以把他帶了去。幸虧了官的太太奉教，官放他們回家。節婦就上了堯山寨，勸化一些外教人奉了教。

咸豐六年正月裡來了衙門裡的差役。又把節婦同幾個別的教友解到城裡。官問節婦說：「誰叫你奉洋教呢？」節婦答應說：「是我祖傳的。」官又問：「你上這裡來做什麼？」節婦說：「我來教婦女們奉真教，敬真神，救靈魂。」官又問：「你是馬顏的妻子麼？」節婦說：「不是的。民的父母怎麼能說這樣糊塗話呢？」後來官還要知道馬神父有多少銀子。節婦答應：「我怎麼知道呢？」末了官說：「馬顏傳的教，你背不背？」節婦大胆說：「我萬不背教。」官就叫差役使鞭子打他的背。打了一千多鞭子。雖然肉爛皮破，渾身流血，到底節婦含忍，沒有說半句背教的話。

到了正月二十二日，官又過節婦的堂，逼迫他背教。因為節婦不肯，官說：「你是該死的，却要那樣死法。」節婦答應說：「馬神父怎麼

樣死我也是怎麼樣死罷。過了晌午官又要強逼他背教。節婦說：「寧死不背教。」官就定了他的死罪，叫他同馬神父一齊在義門裡頭站木籠。第二天馬神父已經站死了。節婦還有氣，站了三天，纔咽了氣。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陽三月初一日。卽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五號。那時候節婦纔有了二十三歲。教友們不敢埋他的死屍，所以禽獸吃了他。

定節婦死罪的官張鳳鳴受了天主罰。上司壞了他的官，壞到底。他的子孩永遠不能入學做官。後來他窮的不堪，死的很苦。常謀害聖教的白二白三在咸豐八年間被西林縣大團總殺了。捉拿節婦的差頭黃財在反亂的時候被人家殺了。別的差役王明是火燒死的。總沒有一個不受罰的。他們所難爲的，所殺的節婦同別的致命死

的人在天堂上得了永福。在世上聖教會永遠恭敬他們，求他們保護。

## 終詞

大概教友念完了這本聖書動心。敬重爲天主致命死的主教神父教友。他們同我們一樣軟弱，有私慾偏情，受過誘惑。到底全能的天主賞賜他們勇敢明認自己奉教，寧死不背教。大概我們不得爲天主致命的大恩。到底同他們一樣該求天主賞賜勇敢，好忍耐世苦，謙遜受別人輕慢凌辱難爲。另外要緊該求天主相幫我們嚴守教規，不怕守規矩盡本分的難處。

有些人默想祈禱的時候，或高興的時候，心裡盼望把不得自己能同聖人聖女們一樣，爲天主致命死。恐怕這個意思是魔鬼的誘惑，不是天主的指引。致命死不常要緊。到底謙遜忍受奉教盡本分的

難處。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常是很要緊的。所以教友先該發奮忍受這些難處。等候天主賞賜致命死的大恩。一個教友不忍耐奉教盡本分的難處。怎麼能爲天主致命呢。

致命聖人聖女。暫且受了一些利害的苦。到底如今在天堂上享無窮平安光榮福樂。從此看出來。聖經上說的很不錯。這世上的苦。難比不上天主要賞給我們的光榮。所以我們遭難受苦的時候。不該敗興抱怨天主。更不該冷淡背教。反該想這個苦辱是我們升天堂享福的門路。也該求仁慈的天主賞賜我們信德勇敢忍耐。

24  
609118  
97

97

13  
X.5

609118

97

97

13